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建成博士

臺灣及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
之比較研究



研究生：高幼蘭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臺灣及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之比較研究

摘要

原住民幼童教育是民族文化命脈與希望所繫，如何建構適切的原住民幼童教育內涵與精神，實有從傳統幼童教育脈絡中探尋的必要。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對於研究動機、目的、方法、步驟、研究範圍、研究限制做說明。第二章則分別介紹臺灣和紐西蘭原住民的概況，以為研究背景的時空定位。第三章探討和比較台灣及紐西蘭 1890 年至 1940 年原住民幼童教育的相關文獻，以作為研究的基礎。第四章和第五章則實際分析和比較台灣及紐西蘭原住民耆老的幼童教養經驗，理解傳統原住民幼童教育，以形成第六章看待原住民幼童教育的新視框、新方式。

本研究主要採貝瑞岱（G.Z.F. Bereday）的比較研究法，論文資料的蒐集採用晤談法，並輔以實地文獻蒐集、觀察，進行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比較研究，以達成本研究主要目的：紀錄和保持原住民耆老的幼年生活經驗。其次，和紐西蘭現存文獻資料比較幼童生活經驗的差距，以為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初步性的探索，並作為我國實施原住民幼童教育之參考。

對照二國原住民耆老的幼時生活經驗，本研究所得之啟示為：當前原住民幼童教育需透過正式教育，讓未來原住民幼童教育者，皆能了解傳統泰雅幼童教育面貌。老人們的幼童教育經驗有一些啟示：

- 一、 原住民老人生態智慧是幼童教育的根基。
- 二、 自然環境對原住民幼童是重要的教育場域。
- 三、 教育的實施應還給原住民幼童文化延展的空間。
- 四、 原住民幼童教育必須由全民共同承擔。
- 五、 原住民幼童教育應重新凝聚部落社區的共識。

關鍵字：臺灣原住民、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泰雅族、毛利族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and New Zealand

Abstract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plays a key role for national culture and hope. How to construct an appropriate context and spirit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the cultural roots of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This essay contains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a preface which demonstrates the motive, purpose, methods, procedures, ranges, and limits of the research. The second chapter is to introduce the general situations of Taiwan's and New Zealand's indigenous people. Both their situations are presented as the research's background for its time and space orientation. The third chapter is to discuss and compare both their literatures of their childhood education during 1890 to 1940,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The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are to actually analyze and compare both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from indigenous elders,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respectively. The sixth chapter, through the jobs done in chapter four and chapter five, gives a whole new vision and way to look 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The Bereday's comparative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methods such as narrative,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 are used in chapter four and chapter five respectively for the research's purpose.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gather the essay's data. Also with the help of my on-site collect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ir local literatures, I can employ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on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to carry out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The purposes are: first to record and retain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indigenous elders, second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erved literature and the life experience of current New Zealand's indigenous people, third to make the initial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fourth to use the gathered data as our reference to implement ou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comparison with both elder's childhood experiences, the study find that the current indigenous childhood education, which has to b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can make the future teachers realize the authentic outlines of the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Moreover, some inspirations from the interviewed elders are as the fallows:

1. The wisdoms of indigenous elders on the eco-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for indigenous children's education.
2.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deemed to be a very important educational field for indigenous children.
3. When practicing indigenous education, we should render a space to the indigenous children.
4. All of u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indigenous children's education carefully.
5. Re-integrating the consensus of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mong the tribal communities is necessary.

Keywords :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 New Zealand indigenous people ,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tribe of Taiyal , tribe of Maori

致 謝

「當我看到一張臉，就會想起一個名字，連結過去，延續生命。」
--毛利諺語。論文的研究是個開始，打開通往廣闊世界的大門。感謝祖靈的引領，在每當論文進行遭遇困頓時，一次次的指引我走上應走的方向。

感謝許多師長的指導，尤其是論文指導教授張建成老師，不辭辛勞，修改學生的論文，更多次親赴埔里山城，給予學生最大的支持與努力的空間。論文口試委員李奉儒老師、翁福元老師、姜添輝老師以及范信賢老師、湯仁燕老師給予論文許多寶貴的修正方向與建議。比較教育所求學過程中楊瑩所長、江芳盛老師、鍾宜興老師、姜麗娟老師、許維素老師、方永泉老師、林志忠老師、黃淑玲老師，用心良苦的諄諄教誨。

論文的完成承蒙許多人的協助。平靜部落陳正亮主任、曾太太、蔡少聰主任，春陽部落阿真阿姨，雙龍部落米牧師、松長老、湯淑蓮老師協助訪談的進行。紐西蘭的參訪，幸有好友小君、Phil Tchernegovski 一家人、陳姊、Debbic 和 Tiffeny 姊妹協助食宿、交通、行程以及圖書館的安排，奧克蘭大學 Mere Forbes 老師、奧克蘭教育學院林爽老師、Te Kura o Hoani Waititi Marae 創建人 Pita Sharples 博士、校長 Bev Manahi 女士協助對紐西蘭毛利教育的了解。

外國語文學系蘇子中老師夫婦、同事翁聿復老師英文的修改，林香蘭老師日文資料的翻譯，均有莫大的助益。謝振賢校長、劉慶宗校長、斐敦學姊、廷傑學長、玫文、莉珺、毓真、思涵、永健、政道、蕙華、梅華、淑貞以及同事家彥、林榛更是背後源源不絕的推動力。

最後，感謝上天賜與我親愛的家人和外子 Wadan，無怨無悔的一路伴我走過這一段艱辛的路程。Mahuwaisu ! Kia ora rawa atu !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4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11
第三節 名詞釋義與研究範圍.....	14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6
第二章 研究背景	18
第一節 臺灣原住民的概況	18
第二節 紐西蘭原住民的概況.....	33
第三章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文獻之探討	46
第一節 臺灣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	46
第二節 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	51
第三節 比較與討論.....	58
第四章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之分析	60
第一節 臺灣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分析.....	61
二、傳承編籃技能的 Basau	64
三、悠遊自然生活的 Wugan	67
四、活潑淳樸的三個 Bubu Rudan.....	73
五、勤勞孝順的 Bagan	85
第二節 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分析	90
一、編織高手的 Rangimarie	90

二、承繼文化的 Heeni	95
第五章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之比較.....	107
第一節 原住民幼童對生活世界的回應.....	108
第二節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之教育關係人.....	114
第三節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觀念與價值.....	119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24
第一節 結論	124
第二節 啟示	129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131
附錄一：訪談對象、時間、地點.....	132
附錄二：訪談記錄表.....	133
附錄三：訪談問題之一.....	134
附錄四：訪談問題之二.....	136
附錄五：訪談問題之三.....	139
附錄六：訪談問題之四.....	140
附錄七：訪談問題之五.....	141
附錄八：訪談問題之六.....	142
附錄九：布農幼稚園鄉土文化教學實施大要	145
參考資料	146

圖 表 目 次

圖 1-1 臺灣和紐西蘭的語言淵源圖.....	8
圖 1-2 論文架構圖.....	13
圖 2-1 各縣市原住民分布長條圖.....	20
圖 2-2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分布圖.....	21
表 2-1 日治時期生番的人口與分布表.....	22
表 2-2 全國山地鄉、平地鄉、都會區原住民人口分佈統計表.....	22
表 2-3 原住民地區公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比例統計表.....	30
圖 2-3 從臺灣到長白雲（紐西蘭）的遷徙圖.....	35
圖 2-4 毛利與非毛利幼童的就學率.....	40
圖 2-5 紐西蘭學前教育機構幼童入學情形.....	41
圖 2-6 毛利人口分布地區長條圖.....	43
圖 2-7 毛利族北島族區圖.....	44
圖 2-8 毛利 1870 年各部族傳統分佈位置圖.....	4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我，身為原住民的困惑與關懷

身為一名泰雅族原住民，我的親戚中有半數以上是原住民。我回憶與原住民親戚接觸的經驗和印象，除了幼年時期陪同母親返回外公家過山地的新年；一直到後來出外求學、工作後，就只是婚喪喜慶或是經濟生活困頓需週轉時，才有機會和親戚們碰面接觸。從小接受的漢化教育，讓我害怕酒醉的外公到我們家，因為我不了解外公為什麼要終日以酒渡日，更羞赧於親戚們身上的異味和旁若無人的招呼。真的，那時真的不了解這些族人們的生活、價值和生命的經驗。

真正開始對原住民的身分產生認同，萌發於師專就學期間的山青社活動。當時，我和來自各個縣市不同族群相近年紀的原住民青少年一同聚會、活動、表演，並到不同族群的原鄉拜訪。和我同鄉同窗九年後來又同事的原住民同學 Ruby、同窗八年的 Dewas 以及許多 Taiya（泰雅）、Bunun（布農）和 Saisiat（賽夏），Mugan（平地人），我們一起到過很多部落，記憶中有屬於泰雅族的親愛、力行、清流、春陽、廬山、平靜、南豐、象鼻、松鶴、白冷、富士、銅門、萬榮；屬於邵族的德化；布農的東埔、地利、潭南、雙龍、久美、羅娜、海端；賽夏的南庄；達悟的東清、椰油、椰銀、紅頭；卑南的南王；阿美的都蘭、奇美、太巴朗……和許多不同族群的朋友們短暫卻又熟悉的相聚。

許許多多關於幼時原鄉的模糊記憶，以及長大後拜訪原鄉的實際經驗，想起了族中老人正一步步的邁入風燭殘年，而年輕人卻早已向著有現代生計可追求的地方靠攏，眼見著就要來不及去珍存下自己文化中最寶貴的祖先知識。讓我常常和許多朋友討論關於原住民的前世、今生與看不到的未來。究竟，苟延殘喘、支離破碎的傳統原住民

文化該何去何從？

這些原住民老人家看似平凡、衰敗的身軀背後，究竟承載了多少的族群記憶？我發現，我很難去整個挖掘出來。一方面，我不會說族語，我擔心根本無法真正的了解族群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我也沒有把握真正能去面對文化中殘存的真實面。

我再度面臨自小到大的族群認同問題，我是誰？哪裡是我真正的原鄉？即使我有原住民身分，又一直很關心原住民的處境，竟還是有著「我們活在不同世界」的慨嘆。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深入原住民實際的生活經驗與文化的脈絡，搭起「失根的現代原住民」與「傳統原住民的生活世界」之間的橋樑，並理解其中所蘊含的文化意義，讓原住民未來要走的路能更可能趨近「內在自生力量」的持續狀態？這些，一直是我對原住民生活世界的關懷。

我相信：研究者要選擇怎樣的教育研究取向、探究方法和書寫形式，除了從理性邏輯上思考解決研究問題的適切性外，它也是研究者個人關懷、價值信仰和生命基調的呈現，而這些正是教育研究的生命力和動能所在。如同尼采所說：「我明白了迄今為止的所有偉大的哲學都是些什麼樣的東西：它們原來都是它們作者的個人坦白，都是一種無意識的、未被注意到的傳記」(Miller 著,高毅譯,1997:646)。對我而言，透過敘事探究，特別是生命經驗取向的研究，我不僅希望能從內部 (inside) 探究傳統原住民是如何看待歷史演變下的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生命歷史及其生活的現場，我也同時在探索、反省自己做為一位原住民的生命基調與價值情懷。沒有這些研究關懷，我的研究將會失卻生命力、動能與實踐的力量。

回顧求學歷程，比起許多年輕失學的原住民，一直以來，我都以此身分在求學過程中得到一些學習優待，也因此擁有更大的向上學習的機會。隨著年紀漸長，對自己原住民的身分更多的認同後，常思

考的是臺灣的原住民在傳統文化迅速凋零的時代裡該何去何從？在臺灣有幾千年歷史的各個族群文化就這樣消失了嗎？當初馬偕醫生來臺所見原住民，所讚美的「上帝派來的天使」到哪裡去了？而身為原住民的自己又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對原住民民族真正有所助益？

二、曙光的初露

臺灣這樣一個自古來移民的社會，在地的文化與殖民的文化一直不斷的衝突融合，臺灣原住民在其中獨占了十分之九的而又變化最多的時段，諷刺的是做了幾千年的主人，在近三、四百年內竟淪落為被統治者（潘英，民 1998）。在臺灣整體教育中原住民更是因為只占了 1.8%的人口而經常處於邊緣弱勢遭到長期的忽略與淪喪。原住民教育成就的長期失利、社經地位低落、教育程度與非原住民落差加大，使得民國七 0、八 0 年代學界開始檢討發現政府的措施加強了原住民教育成就的一路下滑，並衍生原住民教育問題的惡性循環（黃森泉，2000）。

當原住民文化正快速消失之時，臺灣原住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認同，亦開始普遍渴望提升和存續。近年來原住民出席世界原住民會議及參與社會運動和訴求，均已是不容忽視的聲音。改善原住民教育問題是當務之急，並且是原住民社會文化未來發展的基本因素。

我在民國 84 年 12 月的師友月刊上，看到遠在中央山脈另一邊的臺東延平鄉，一位布農牧師--白光勝牧師眼見自己族人的新生代，因為山地教育環境的品質不佳，而失去基礎教育的機會，不僅布農文化無法傳承與教養，且因孩子們徒有外表像布農族，卻缺乏應有的內涵，常常在學習上甚受挫折。經過六年的籌畫與奔走，終於在民國八十一年成立全省唯一立案的布農幼稚園¹，照顧、教導布農的小孩。

¹ 布農幼稚園鄉土文化教學實施大要見附錄九

雖然布農幼稚園在民國 87 年暫時劃上休止符，但是「布農幼稚園」為臺灣第一所由原住民自身成立的幼稚園，我深深覺得原住民的文化與傳承開始有了曙光，因為在孩子身上我們看得到希望。

在所有教育中，幼童教育是其最基本之基礎，是人生重要的階段，其成敗對一個人未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幼教之父福祿貝爾曾言：除非幼兒教育改革，否則堅實而又珍貴的基礎都要空無所有，全部的教育也不能有恰當的根底。幼兒教育小可影響一個人一生的思想行為，大可影響一個國家民族的興衰絕續（盧美貴，1992）；因此，重視並加強幼童教育，尤其是弱勢族群的幼童教育，已成為當前世界許多國家教育之趨勢，如澳洲、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

臺灣山區原住民由於經濟生活條件差，年輕一代通常需離鄉背井工作以維持家計，且隨時代的變遷，傳統的規範早已不在，離婚率高，單親家庭多，往往形成隔代教養，不僅親子間溝通不易，文化的傳承與保留更是難以實現。因此，在許多國家的政府政策中均有加強原住民地區幼童教育的各項做法與措施。但是，究竟要如何做才是切合原住民利益的幼童教育？怎樣才能真正貼近原住民被教育者的經驗？仍亟待研究。

同樣位於環太平洋地區並與臺灣原住民同屬於南島語族²，具有近似的血緣和語言關係（見圖 1-1）的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Maori³），曾因為土地戰爭，在一八九六年人口銳減到一半以上，僅剩四萬九千餘人。是什麼力量使得當時人數和現在臺灣布農族人數差不多的毛利人，在這一百多年間改頭換面，重新強盛起來？

² 目前南島語族範圍的最北邊為台灣原住民，最南方為紐西蘭的毛利族。

³ 毛利人稱人為 Tangata；Maori 是普通的意思，二字合起來 Tangata Maori 是普通人的意思，作為和歐洲人的區別。

回顧毛利社會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族群意識抬頭，各方面都發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尤其是原住民教育成功發展的例子，如語言巢幼稚園（Te Kohanga Reo）的成立，使毛利人的子女得以受到主體性的教育，並重振毛利文化的傳承。許多新一代的毛利人一方面爭取回原有的土地，另一方面則推動族群文化的復興，開始珍惜傳統文化並學習族語。紐西蘭毛利族的經驗特別值得擁有多種原住民族群的臺灣研究和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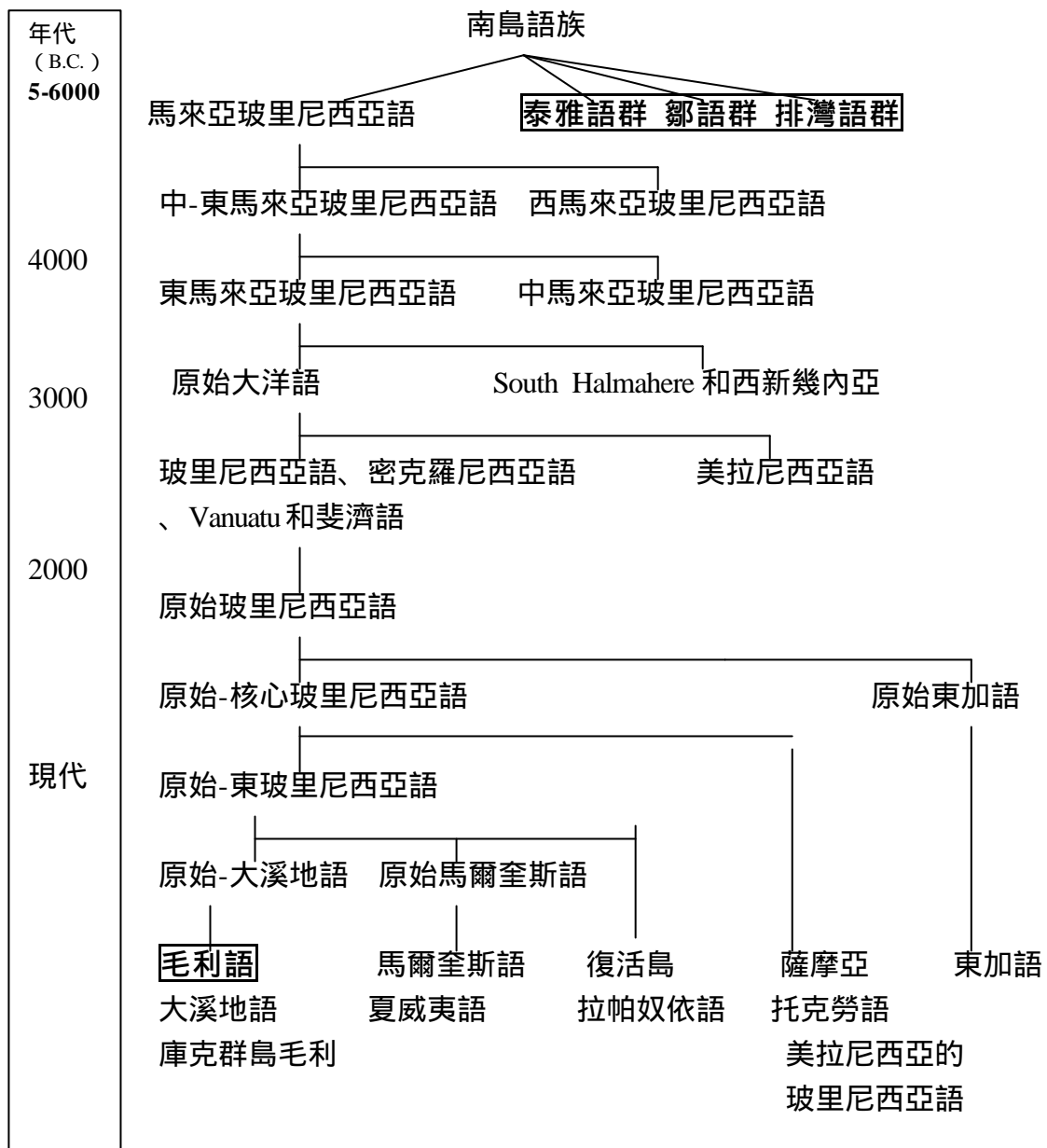


圖 1-1 臺灣和紐西蘭的語言淵源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仁癸,1997;Nigel Prickett , 2001

毛利人希望子女從毛利民族學校畢業以後，能成為真正的毛利人，而非有學養的毛利人（即被白人文化同化的毛利人）。因此，毛利民族學校的宗旨是傳承族群文化、建立族群認同、並協助毛利學生適應社會。毛利人以身為原住民為榮，他們產生一種文化復興的使命感，興起一股珍惜傳統文化、傳承傳統文化的行動。而這種族群自我認同的態度，不僅使原住民恢復其應有的尊嚴，也促使白人主流社會給予相對的尊重（譚光鼎，1998）。雖然，我國當前原住民幼童教育的發展，想要完全仿效毛利人而實施獨立學校制度，仍存在著許多的困難，但是，毛利族人此種原住民族教育的發展，相對於我國原住民幼童教育的起步，實在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紐西蘭在原住民的自覺下進行鬆解種族中心主義外衣的限制，喚醒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社會、生活與思考方式等存在的重視。而相對的，紐西蘭社會對各種不同民族抱以包容的態度，多元文化教育的主張免除對不同民族的偏見與歧視，進而探索文化世界的多采多姿，共生共榮。

原住民文化是否能復興成功，端賴原住民族人是否覺得自己的文化值得繼續流傳下去。除此之外，更需主流社會對弱勢的原住民有更深入的認識與共同負起拯救的責任，打破傳統偏見以及受狹隘情感影響的教育，探索其他民族文化與遠景，允許個人在完全意識中做抉擇。在不斷接觸自己與他人文化中，充實心靈，精鍊及拓寬觀點。原住民幼童教育是弱勢中的弱勢，亦是民族文化命脈與希望所繫，如何建構適切的原住民幼童教育內涵與精神，實有從傳統幼童教育脈絡中探尋的必要。

三、研究目的

緣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 (一) 探討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文獻，以理解其幼童教育的發展歷史與概況。
- (二) 透過訪談，理解臺灣原住民長者有關傳統幼童教育的生命內在經驗。
- (三) 透過文獻，分析紐西蘭原住民長者的傳統幼童教育經驗，以做為比較的基礎。
- (四) 從臺、紐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闡釋比較研究中獲得啟示，作為我國實施原住民幼童教育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採貝瑞岱 (G.Z.F. Bereday) 描述、解釋、並列、比較四階段的比較研究法 (Comparative Method) (洪雯柔, 2000), 特別在第四章及第五章因為資料呈現無法完全從事對稱比較, 故分別配合使用分析、並列和闡釋比較的方式, 著重對比較點 (comparative point) 的陳述, 以作成論文之分析和探討。論文資料的蒐集採用晤談法, 並輔以實地文獻蒐集、觀察, 進行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比較研究, 以達成預設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步驟如下:

- (一) 蒐集相關資料: 利用網路連線、線上書目檢索與光碟索引方式, 蒐集國內外有關原住民幼童教育相關書籍、論文、法令規章、期刊、報告等資料, 並透過實地到紐西蘭訪察機會, 到各大圖書館、書店蒐集紐西蘭毛利族人幼童教育經驗的敘事文本。
- (二) 進行文獻探討: 參考國內外學者針對原住民幼童教育的論述, 以及官方文件、研究報告, 構成發展背景介紹, 從事理論的探討。
- (三) 實地晤談: 聯繫願意接受晤談之臺灣原住民長者, 實地參訪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地區的幼童教育機構, 並做實地的經驗訪談。臺灣的訪談對象選擇南投縣境內泰雅族賽德克和布農族部落約八十歲左右的老人, 配合族語翻譯人員的時間, 大部分在星期六、日實際到他們所住家中進行訪談。紐西蘭的訪談對象受限時間與語言能力不利訪談關係建立, 故只在毛利地區進行風土民情的體驗和了解, 並對現在毛利幼童教育環境進行了解。
- (四) 資料整理: 訪談資料的整理, 因原住民語語辭、語意和語法的使用逐字翻譯成漢字, 將是支離破碎難以理解,

故採逐段翻譯，亦即以受訪人完整表達意思為一翻譯單位。紐西蘭毛利族人的部份，則透過毛利學者建議，選取與泰雅族受訪者幼時教育經驗相近似之敘事資料，作為比較分析的參考資料。

- (五) 描述與解釋資料：針對我國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的敘事資料，進行資料的描述和分析解釋。
- (六) 並排資料：將我國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資料做一水平式排列，並找出比較點。
- (七) 比較資料：根據資料比較點進行闡釋比較。
- (八) 結論與建議：依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論文研究架構參見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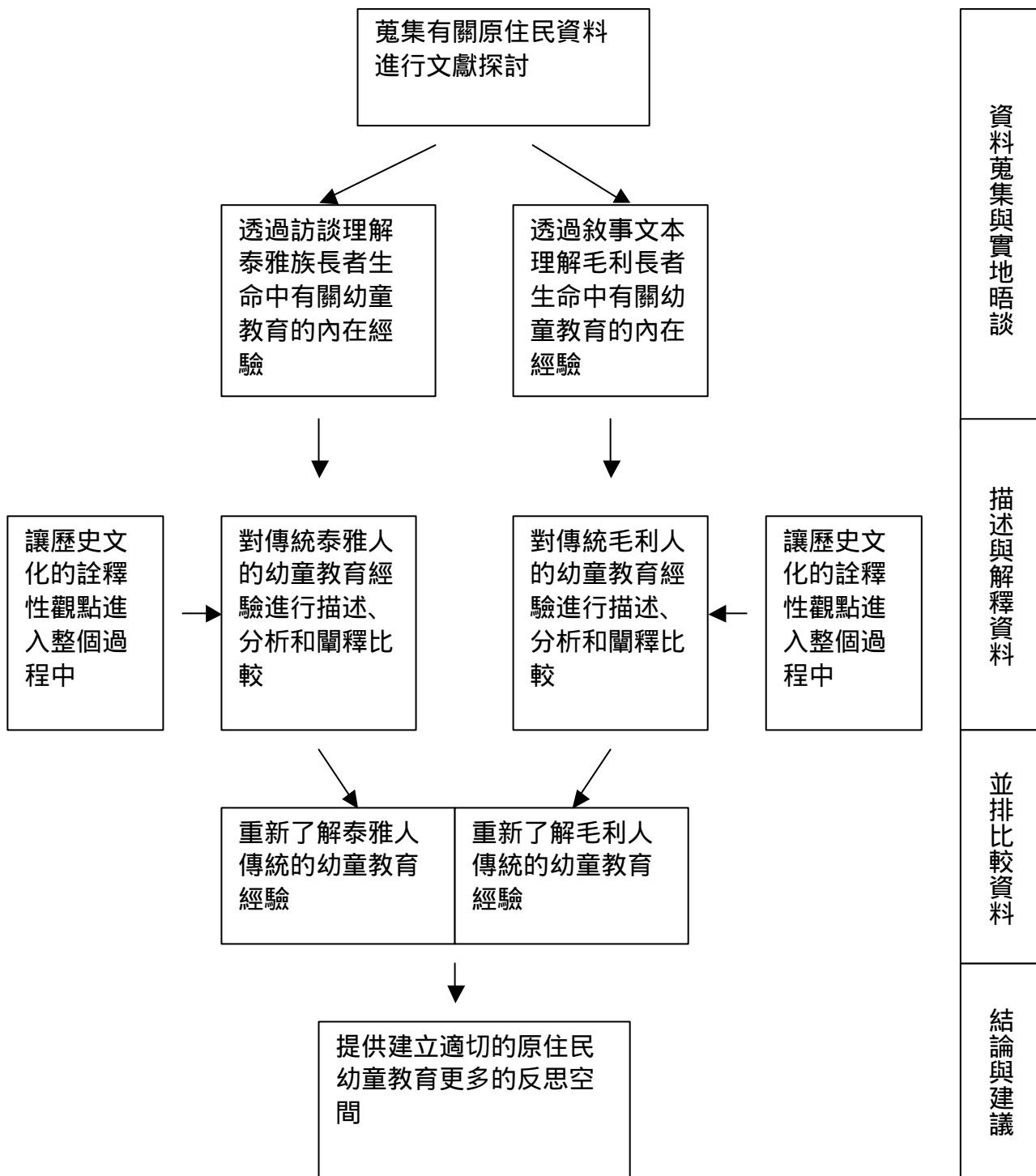


圖 1-2 論文架構圖

第三節 名詞釋義與研究範圍

臺灣原住民：本研究所稱臺灣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定義為原住民⁴者。因中華民國政府所管轄之臺閩地區的各部落族群繁多，本研究只以居住在原住民地區的古老民族泰雅族⁵為研究對象，泰雅族傳統分布區為臺灣省中北部山區，包括南投縣埔里鎮至花蓮縣卓溪鄉連線以北地區。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以及內政部民國九十一年度的統計資料，臺閩地區原住民人口為 42 萬 3 千多人，占臺閩地區總人口 2240 萬 5 千人的 1.8%。其中泰雅族約 9 萬 1 千多人，泰雅族約佔臺閩地區人口數的 0.4%。

紐西蘭原住民：本研究紐西蘭原住民，指紐西蘭居住人口調查局（Zealand Official Yearbook, 1996）1991 年採行的種族認同標準界定之毛利人。根據 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01 年統計資料紐西蘭毛利人 52 萬 3 千人，紐西蘭人口 379 萬 2 千人，毛利人占總人口數 14%。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原住民傳統時期，依台灣原住民被殖民先後而各有所差異，以古老的民族泰雅族而言，民族文化真正受到外來文化殖民則是在日治時期，之前則過著傳統的生活方式。真正傳統原住民對於幼童並不是以年齡來區分，大部分是以身體發育的成熟度、經過成年

⁴ 依原住民身分法：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平地原住民指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⁵ 泰雅（Taiyal 或 Tayal、Atayal）是人的意思，台灣原住民泰雅族根據口述歷史，皆從現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如 Binsabugan（賓沙布幹）、Maliba（馬力巴）、Doda（平靜）、Tarugu（靜觀）等地散居到台中、苗栗、新竹、桃園、台北、花蓮、宜蘭等地。（娃利斯·羅干，1991）

的儀式來看待成為大人與否。本研究訪談及敘事資料蒐集的對象為現約 80 歲左右的老人家，所盡量回憶的幼時經驗，其幼童時期的生命經驗中，正殘留泰雅族傳統幼童教育的印記。故所指的傳統幼童教育為 1890 年至 1940 年大約日治時期，孩童未成年前的幼童時期所受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

第四節 研究限制

- (一) 本研究焦點在探討臺灣與紐西蘭二國原住民傳統的幼童教育，國內有關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研究資料不足；而紐西蘭原住民資料，藉網路蒐集，又屬官方資料為多。雖以二個星期時間實地到紐西蘭蒐集相關原住民學前教育的資料，但實地訪查時間仍嫌不足。
- (二) 研究計畫實際晤談部份，除了尋求及聯繫有意願受訪的原住民困難外，在臺灣的部分，因為研究者本身無法以原住民語言交談，族語翻譯與協助資料轉譯的工作，是商請母親與族人擔任；在紐西蘭長者的部分，因為時間、語言及研究關係難以在短時間內克服或建立，則是透過當地毛利人的推薦，選擇 Rangimarie Recollections of Her Life 和 A Tainui Elder Remember 二本現有毛利相關著作，蒐集相近於臺灣原住民長者生長年代的生活史或回憶錄，儘可能汲取有關毛利長者幼童時期所受教育部分，與從台灣泰雅原住民長者幼時經驗的發現作對照，並做為敘事與分析的材料。
- (三) 與其說是嚴謹的比較教育研究，不如說本研究的基本意義在於：趁原住民長者還在時，留下他們的生命記憶並盡量保存下來。故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紀錄和保持原住民耆老的幼年生活經驗。其次目的，是和紐西蘭現存文獻資料比較幼童生活經驗的差距。故嚴格來說只是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初步性的探索，無法完全呈現原住民傳統幼童的生活和教養經驗。
- (四) 由於研究者和泰雅耆老生活經驗和語言認知上有很大的差距，故在詢問相關訊息時常面臨困難，有許多以現代名詞無法進

行的詢問，或彼此對同一詞有不同的理解，需旁敲側擊或多方進行了解。

- (五) 研究對象由於研究者以訪談加上生活敘事的方式進行研究，故只能就所選擇的七個敘事說故事做詮釋比較，勢必無法涵蓋所有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全貌，研究僅做為更廣泛深入研究的累積，提供相關研究更多面向的參考。

第二章 研究背景

台灣原住民族和紐西蘭民族均屬於南島語系。南島語族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民族；分佈地區西起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越過印度洋直抵太平洋的復活節島；北起台灣，南到紐西蘭。台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紐西蘭則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南端。臺灣和紐西蘭原住民族目前仍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不過也正面臨急速現代化的問題，例如：平埔族大多已失去原有的語言和習俗。

為了要在大社會中生存，許多原住民不得不放棄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學習主流社會的價值和習慣，因此原住民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強勢影響下，不但趨於衰頹，而且有滅絕之虞。對主流社會的人們而言，原住民現在所保有的一些儀式和習慣，只具有櫥窗展示的功能，而不具有深層的文化意義。最後結果不僅是少數族群文化的處境堪憂，而且原住民本身也不容易在大社會中取得較佳的地位（台邦 撒沙勒，2000）。

第一節 臺灣原住民的概況

一、居住環境與人口分佈

臺灣原住民世居於臺灣島上。臺灣島北起富貴角，南迄鵝鑾鼻，縱長約 394 公里；濁水溪出口至秀姑巒溪溪口的橫長約為 140 公里。四面環海，海岸線長 1139.25 公里。北回歸線橫穿玉山山下。由於地理位置處於亞洲熱帶邊緣，氣候受季風、地形的影響而有諸多變異。地理上臺灣的位置雖近熱帶，但是境內高山地區卻提供了北方溫帶及寒帶植物的的生育地區，而南部恆春半島及蘭嶼、綠島，則為熱帶植物的北限。

臺灣島位於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碰撞擠壓處，長久以來一直以每百萬年升高五十公尺的速度在快速的抬升地殼。地體構造演變急

遽，臺灣大地的五嶽三尖、十峻、十崇、九瘴、八十四峰等二百多座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以及十九條主要河川、三十二條次要河川、一百多條普通河川。原住民世居的山河環境可說是「山高、坡陡、地狹、土薄、雨驟、水急、風狂、溪淺」，生育立地極不穩定（陳玉峰，1995；徐仁修，1987）。現在大多數人口居住的低地則素以高溫、多雨、多風、高溼度著稱。

臺灣原住民目前的總人口數為 42 萬 3 千多人，和 1915 年日治時期的調查 13 萬 1 千餘人比起來看似很大的成長，但對今日擁擠的臺灣島而言只不過是 2240 萬 5 千人中的 1.8%，仍舊處於邊緣弱勢的困境。臺灣原住民目前所在的分布（見圖 2-1），其實和日治時期（圖 2-2，表 2-1）集體遷村後相去不遠，最大的差別在於當時的部落，不是換了名字就是消失了，且許多年輕原住民離開原鄉到都市生活、定居（表 2-2）。但是，大部分的原住民（約 38%）仍別無選擇的住在過度開發的崩山壞水中。僅占臺灣 1.8%的人口，卻散居在 60%的土地上，大部分過著低於一般水準的生活，昔日美麗的家園早已不復存在，平地人的農業上山，原住民的勞力下山。失去了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約 33%）留在都市的邊緣地帶，且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大多是原住民的青壯年，在水泥叢林中為自己的後代紮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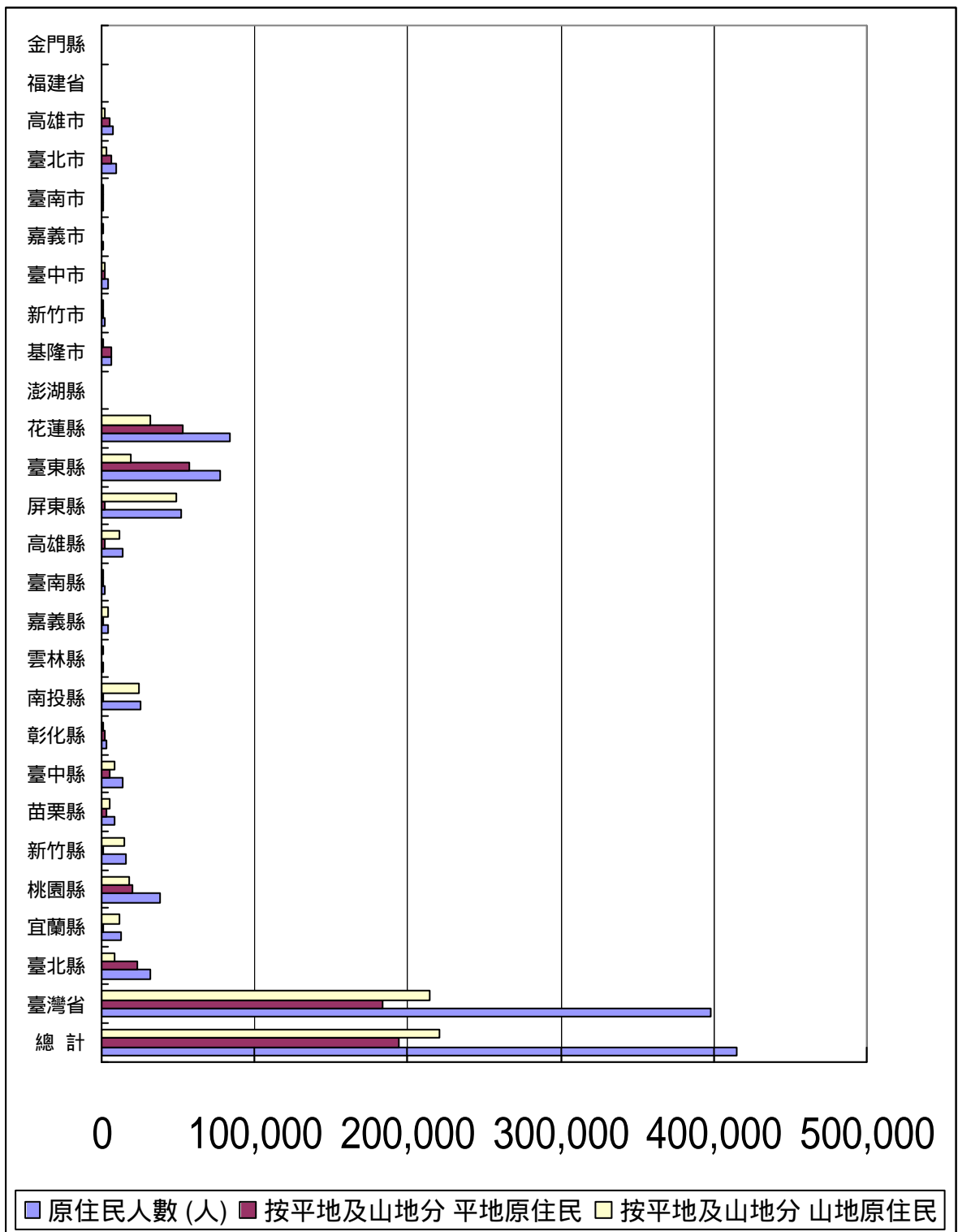


圖 2-1 各縣市原住民分布長條圖

資料來源：根據內政部 2002 年資料所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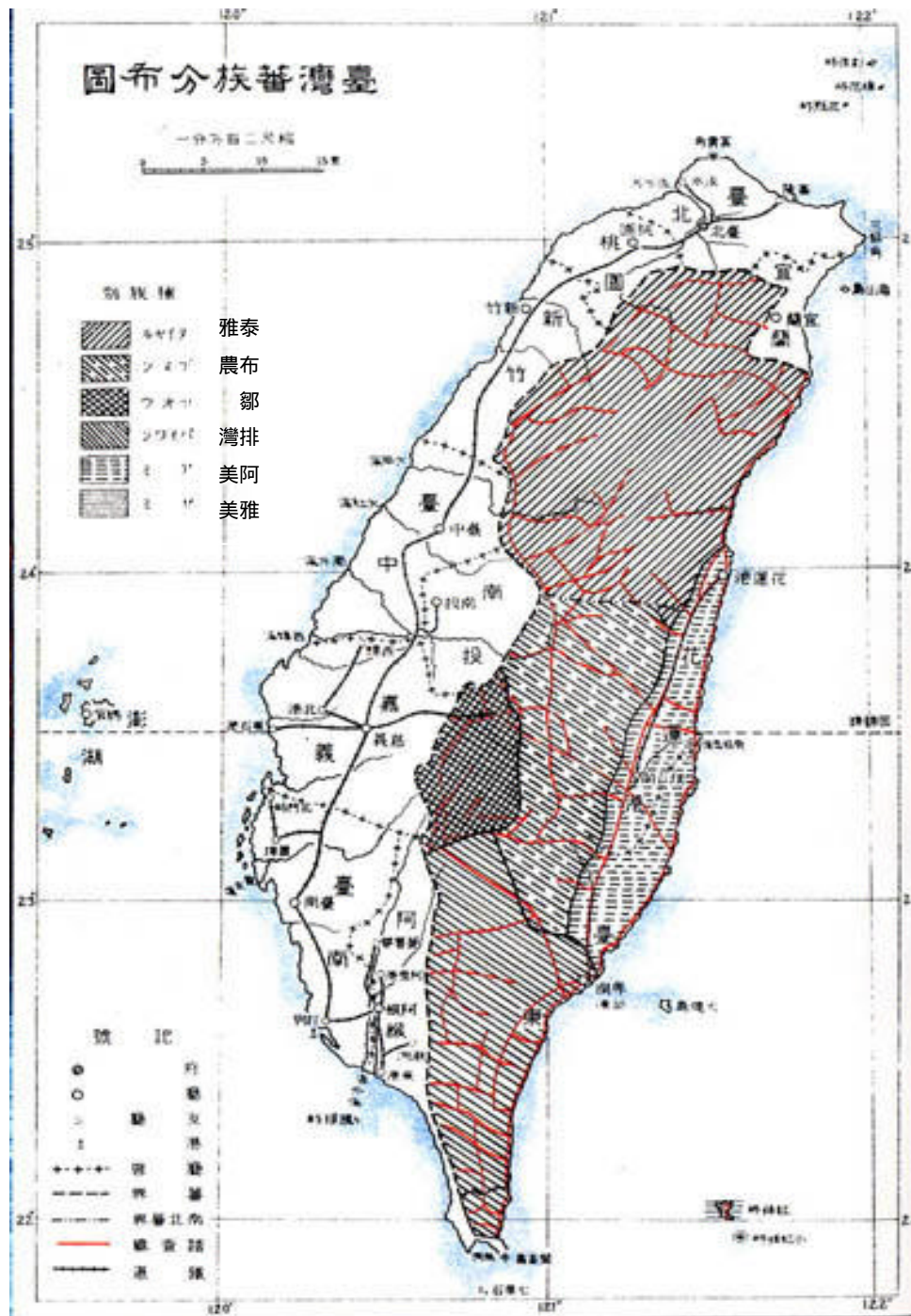


圖 2-2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分布圖

資料來源：森丑之助，1917⁶

⁶ 當時日人將原住民族別分為泰雅（Tayal）、布農（Bunun）、鄒或曹（Tsuou）、排灣（Paiwan）、阿美（Ami）、雅美（Yami）

表 2-1 日治時期生番的人口與分布表

種族名		北番			南番			
		泰雅族	賽夏族	布農族	鄒族	排灣族	阿美族	雅美族
人口(括號內為當時未歸順的原住民)	合計為131609人,其中5740人未歸順	31351 (530)	1140	16648 (4360)	1890	41350 (850)	37541	1588
分 布		居住在埔里社向北,沿中央山脈一帶的山地,其分布在七族中最廣。	居於新竹州南庄附近。	居住在埔里社南方的中央山脈,與該中央山脈的東側。	居於台灣最高的新高山穀谷。	居於布農族的南邊,至恆春為止的山地及台東平原。	居台灣東部,自古便與漢人往來,已編入行政區內,過著和台灣人一樣的生活。	居於台灣東南端四十海里的紅頭嶼。

資料來源：山崎繁樹、野上矯介，1988

表 2-2 全國山地鄉、平地鄉、都會區原住民人口分佈統計表

地區別	合計		山地鄉		平地鄉		都會區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全 國	423138	100.00	160436	37.92	123592	29.21	139110	32.88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2

二、社會文化概況

目前關於台灣原住民的起源說法有兩類，一是主張原住民的發源地在島外，一是主張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祖居地。前一種說法甚普遍，學者從語言、考古、文獻資料、神話傳說等方面論證原住民祖先的起源地應是大陸東南沿海。學者甚至推測原住民移入台灣的年代，例如賽夏族與泰雅族應是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先陶時代即來台，排灣和卑南族則應是在東南亞巨石文化興盛時期，移入台灣。而台灣是南島語族祖居地的說法，是較新的主張，這是許多語言學家的研究結果。（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2）

臺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是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說法。臺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或稱 Malayopolynesian）根據語言學和考古學二學科的證據，南島民族在臺灣的歷史大約有六千年。這個大語族目前遍佈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包括臺灣、菲律賓、印尼、新幾內亞、馬達加斯加、麥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夏威夷、紐西蘭等各地島嶼的語言。

臺灣的南島民族包括高山族和平埔族，今日的平埔族大多已漢化殆盡，甚至不知自己是南島民族。從語言來看，臺灣原住民可分為泰雅語群、布農族、鄒語群、魯凱族、排灣族、阿美族、卑南、達悟、賽夏、邵、平埔族群等加起來大約有二十族之多，這還不包括歷史上已消失的淡水族、龜崙族、猴猴族、Favorlang 等族群。就今日臺灣而言，語言最分歧的地方而言是在南投縣境內，有泰雅的泰雅語和賽德克語、鄒的鄒語、排灣群的排灣語、布農語、邵語、巴則海語、巴布拉、貓霧薩、道卡斯、洪雅等等，大多數的南島語言都可在南投縣境內找到，而且多集中於埔里附近。（李壬癸，1997）

以泰雅族的生活文化背景為例，李亦園（1963：64-66）將之分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超自然環境三方面來探討：

（一）自然環境：包括部落家屋和部落外旱田的生活環境。過了四、五歲的小孩，行動更自由，活動範圍更大，農忙的時候跟著大人上山工作，在山上可以蹦蹦跳跳、採花摘果。不上山的時候則跟鄰居孩子聚在一堆，玩各種遊戲，除非天黑是不進門的。大約十歲以下的孩子都跟父母同床睡，最年幼的小孩靠近媽媽睡。而十多歲的小孩則分床分性別睡。

小孩有不讓去的區域，如一、二歲的小孩禁到高的地方（xaka）、禁止靠近火（punik）；大一點的孩子禁止跑到遠的地方（tx-iak），村外墓地的凶地（xnnui）也不可以去。蛇、馬蜂、長腳蜂、蜈蚣、大螞蟻、vkaij、sega 草等會造成發癢、發燙、起疹的有害動植物也要注意。

（二）社會環境：媽媽、姊姊或姑姑阿姨在幼兒心目中，是和他關係最密切的人。社會化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大至整個 gaga（或 gaya、waya，由近親、遠親和姻親組成的群體），近親是家裡的常客往來頻繁。gaga 亦指祖先傳承下來的道德準則、祭祀禁忌等。

泰雅族是偏雙系親族組織的社會，故孩子也會跟外祖父母、父母、未婚的舅舅阿姨住在一起。以母系的親戚為主要的往來對象。

（三）超自然環境：孩童自小就被訓練得對超自然產生敬畏與恐懼的心理。必須依照操縱命運的 utux（或 rtux，指所有超自然存在、祖靈）的規則行事。除此之外小孩對 mahoni（巫術）也存有警誡之心。utux 有善惡之別，惡靈是死於非命的靈魂，惡靈會給人帶來生病、失魂等災害；善靈是正常情況下死亡的靈魂，是最重要 utux，是子孫的守護監督者，受到祭祀，為泰雅族的信仰中心，也是影響生活層面、規範行為的基本動力。為求平安、豐收都必須遵守 gaga，

以免觸犯 utux，招致禍端。倘若觸犯 gaga，需透過殺豬等儀式祈求 utux 赦罪。utux 崇拜是以集體的祖先為對象，作用於子孫也以集體的行動為多。

其中泰雅族的社會組織是經由祖先的遺訓 gaga⁷規定由總頭目主持，各個部落（alan）的頭目（qobashuran balai）一起分享祖靈的祝福，共同組成祭祀集團（somappoh）血族團體（dala）狩獵集團（duppan），共祭、共作、共獵、共負罪責、共守禁忌的共有生活方式，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住在一起的大小部落集團聯盟，共同聚居一起，形成一血緣、狩獵、祭祀的社會組織（沈明仁，1998）。泰雅族一生中從出生、命名、學習狩獵織布、紋面、結婚、生育子女、死亡所有的生命禮俗，都在 gaga 的規範中。除外，部落農耕、狩獵、歲時祭儀、出草、爭戰復仇、權力繼承等也都受 gaga 規範。不過隨著日治末期，基督宗教傳入，泰雅族紛紛加入教會，gaga 漸漸消失在日常生活中。

在現有的臺灣原住民中，昔日有紋面習俗的僅有泰雅族和賽夏族，但以泰雅族最為盛行，其他原住民只有紋身的習俗。紋面師為限於女性的職業，紋面與紋身具有族群辨識、成年標記、美觀、成就標記和日後離世返回祖靈地的護照等意義。紋面習俗在泰雅族傳統文化上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每個泰雅人約在 7、8 歲時，需刺上額紋作為識別族群之用。獵得人頭或大型野獸的男孩子即可刺額紋，嫻熟紡織技藝的女孩子即可上頰紋。受紋面者必須是貞潔的，紋面才會成功。完成紋面後才表示成年可以婚嫁。但在大正二年（1913）為日本殖民者以「陋俗」、「惡習」而根絕了重要的生命禮俗。

⁷ gaga（waya）是一行為的規範、文化的內涵、族群的習慣和依據。是祖先的遺訓，生活的標準。

三、原住民教育發展概況

臺灣南島民族過去的歷史絕大部分都沒有文字的紀錄，直到三百多年前才開始有些文字紀錄，尤其是荷領時代和日治時代。臺灣地區在 1624 年至 1661 年是荷、西殖民時期，根據歷史記載西班牙的佔領期間自 1626 年至 1642 年短短的 16 年。

西元 1626 年西班牙提督 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 率領十二艘帆船由呂宋島北部雅巴里港出發，攻佔臺灣北部，傳教士隨後登岸傳佈福音。一方面向臺灣土人以其語言傳教，一方面以臺灣為基地再派遣傳教士至明帝國及日本傳佈福音（蕭耀松、鄭榮洲，2001）。

西班牙人於 1642 年被荷蘭人擊敗退出臺灣後，菲律賓玫瑰省道明教會來台宣教，郭德剛（Sainz）神父傳福音的好意被漢人拒絕，因此轉向淳樸的原住民（這裡的原住民應是平埔族）宣教。這期間，荷蘭和西班牙人均為了掌握經濟利益，減少漢人和原住民的反抗，荷、西政府派遣傳教士至原住民地區教授羅馬拼音，宣揚教義，企圖藉由宗教教化力量平撫人心（郭廷以，1954：31）。

從 1624 年至 1661 年荷蘭殖民政府所推動的並非正式教育，當時荷蘭政府藉宗教教育途徑，教化當時人口結構中最主要的原住民，藉此穩固殖民政權和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姜添輝，2000）

而自 1661 年至 1683 年則為明鄭據台時期，西元 1661 年，鄭成功渡海驅逐荷蘭人，經營臺灣。1662 年，陳永華奏請鄭經：「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盛清沂，1977：159）。於是鄭經命令各社普設學校，八歲學童即可入學，教授漢文之經史文章。各社的社學，可視為初等教育的機構。

1683 年清帝國建立在台政權。西元 1683 年，清廷征服臺灣，臺灣正式納入清帝國的版圖。清政府在臺灣各地府、縣，以政府公費設置學校教育民眾，稱為社學。到十八世紀初期，社學設置更為普遍。但是，自從 1722 年朱一貴之役後，各地社學逐漸廢弛，由官立、官民義捐或個人私設的義學興起。

義學招收閭里幼童，不收束脩：「延有品行者為師，朔望宣講聖論十六條，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盛清沂，1977：310）。可見移風易俗、教撫台民為義學設立的主要目的。除此之外，各地也有鄉人私設學校，稱為民學或書房、書塾、學堂，以培植學童識字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清代的社學、義學、民學都具有普及基本教育的性質。

事實上，日治時期之前這些更迭的政權一直沒有深入也無法深入原始高山的原住民地區。早期清朝政府將原住民定位為「化外之民」不予管轄，此時的原住民依循著祖先傳承下來的教養方式，孩童的訓練和族群自然的生活方式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1903 年（明治三十六年），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曾召集臺灣小學和公學校校長等人員指示：「本島統治之根基，在國語之普及與國民性之涵養；故加速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制度，強迫入學，根本上施以國化，為最緊要之事件」（汪知亭，1978：45）。日本據台初期，陸續設置了國語（日語）學校和傳習所，以實施日語訓練，不久改為六年制的小學校（收日童）、公學校（收台童）和蕃童教育所（收原住民）。

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和 1922 年（大正十一年）日本分別公布了「臺灣教育令」和「新台灣教育令」，確定公學校修業年限為六年，就學年齡提前至六歲，增加日本歷史及手工實業等科目，採取同化主義為教育施政方針，以教育臺灣人為「忠良臣民」為宗旨，開始准許日、台子弟共學。1943 年（昭和十八年），臺灣教育令進行修正，

將小學校、公學校等都稱為國民學校。學校名稱雖然改變，但是實施的課程仍然大致依照日人、台胞、原住民的差別而區分為一、二、三號課程。臺灣在 1943 年（昭和十八年）開始全面實施國民義務教育，較日本本國實施的時間晚了三十多年。

日本據台時期，雖然奠定了臺灣國民教育的基礎，但是維持著差別待遇的教育體制，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日本化」臺灣兒童，以同化和控制臺灣人民。

西元 1945 年，戰後的台灣，在「中國化」教育政策下，積極推行國語，力除日治時期「日本化」殖民教育之影響（葉憲峻，1993：108）。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而早在 1948 年，國民政府即公布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直到 1991 年才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戡亂對政府遷台後的國民教育政策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其特色是以反共復國為首要，具體的表現就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瞿海源（1994）分析 1966 至 1993 年教育部歷年的施政報告，認為臺灣教育的第一大問題是「威權性格」，而反應在教育政策上即是特別加強及不斷強調「民族精神教育」。

蔣中正總統在政府遷台後，檢討認為國民政府大陸失敗的主因在教育，而教育失敗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忽視國家觀念、民族思想、道德教育；第二是缺乏革命精神；第三是未能實現三民主義教育政策（歐用生，1990：182-183）。

從教育部歷次頒佈的課程標準、全國教育會議和「生活教育實施方案」、「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的內容中得知，民族精神教育是光復後臺灣地區國民教育施政的重點。然而，這種民族精神教育卻是一種大中國主義、漢族中心、性別偏見與傳統價值觀導向的教育和黨化教育。三民主義教育一樣，都是同一「國家主義教育」大工廠下的產物（薛曉華，1996：88-99）。

例如，教育部在 1971 年頒布的「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中即言：「民族精神在教育中生根，屹立不搖，纔能使全國人民深知體認『四維』『八德』之真諦，從而培養篤實踐履之優秀國民，成為堂堂正正忠勇愛國的國人，以國家的國魂為自己的靈魂，以民族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

民族精神教育成為遷台後臺灣國民教育的文化霸權，它不僅成為學校教育的顯著課程，連學校的生活教育都須與之相結合，進而滲透到潛在課程中。（葉啟政 1994：569）甚且，「民族精神教育」中所指的民族乃是中華民族，而非臺灣的原住民族，國民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對原住民而言，乃類似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的翻版。

四、幼童教育發展概述

從長遠歷史來看，臺灣的幼童教育可分為許多時期。早期，清朝政府將原住民定位為「化外之民」，是屬於不予管轄的原住民自治期。此時的原住民依循著祖先傳承下來的教養方式，孩童的訓練和族群自然的生活方式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1897 年臺灣第一所幼稚園在台南關帝廟成立。在日治時期的五十年幼童教育的歷史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個時期：一、1895（明治 28 年）至 1918 年（大正 7 年）：試驗安撫時期。開辦芝山巖學堂，1905 年有了幼稚園規程，以臺灣小學教員、臺灣公學校教員和持有幼稚園保母免許狀的留日人士或日本人來擔任幼兒教育的師資。二、1919（大正 8 年）至 1936（昭和 11 年）：進展同化時期。此時期在 1921 年訂定臺灣公立幼稚園規程；1923 年臺灣幼稚園為官制化，規定保母的待遇為判任官。三、1936（昭和 11 年）至 1945（昭和 20 年）強化皇民化時期。

1945 年臺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至 1949 年大陸淪陷國民政府遷台，將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制度與內容引入臺灣。台北女師、台南師範、高雄女師分別設置幼稚師資料。但是從 1955 年至 1969 年幼兒教育彷彿進入停滯期，台南師範、高雄女師和台北女師的幼師科又分別於 1955 年、1956 年、1965 年停辦。至 1970 年「幼稚園設置辦法」第一次修正公佈，1979 年「師範教育法」、1981 年「幼稚教育法」公佈，但是幼兒教育並沒有多大的進展。真正的進展是從 1983 年開始，「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選辦法」公佈後，全臺九所師專陸續設置二年制的幼師科。1987 年師範專科學校升格為師範學院，各師院的幼兒教育系亦相繼成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1996）

臺灣原住民的學前階段的教育資料一直嚴重缺乏，就連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臺灣原住民教育的現況與展望」對學前教育的原住民學生入學率沒有任何統計資料。根據陳枝烈 1998 年所做的原住民地區學前教育現況之調查研究顯示：臺灣三十個山地鄉及原住民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平地學區，幼稚園原住民學前地區的教育機構以公立托兒所為主，且約有 34% 的原住民地區幼童所在部落並沒有學前教育機構。（見表 2-3）

表 2-3 原住民地區公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比例統計表

類別	幼稚園		托兒所		合計	
	N	%	N	%	N	%
公立	36	21.2	134	78.8	170	100
私立	3	33.3	6	66.7	9	100
合計	39	21.8	140	78.2	179	100

資料來源：陳枝烈，1998

1996年4月召開的全國原住民教育會議，會中討論了已匯集各種意見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草案」，1998年6月17日總統公布「原住民族教育法」，其中第十條規定為照顧原住民幼兒，中央政府應補助地方政府，於原住民聚居地區普設公立幼稚園，提供原住民幼兒入學機會；同時，各級政府對就讀公、私立幼稚園的原住民幼兒，視實際需要補助其學費。並期望實施後可提昇臺灣地區原住民學前教育之品質。但目前原住民學前教育並未臻完善，文化傳承也並不等於受教機會的增加。雖然各項計畫與法規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符合追求機會均等的世界教育思潮，帶動弱勢族群適應主流社會，但是距離政策的真正落實及多元文化教育尚有鴻溝需跨過。教育不僅要制定開明的對策，更需注意落實的方案。

五、小結

總而言之，臺灣原住民從早期十七世紀荷、西的侵略，經歷了明鄭、清朝的移民和日本的占領統治。時代更迭，原住民所受的教育也一再更迭，這些不同時期的政權對於臺灣的經營皆著眼於「母國」的利益，而使其統治具有一種殖民的性格（廖炳惠，1994: 312），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從不曾存在過。

光復以後，臺灣雖然表面上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但是，在反共復國和中國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籠罩下，臺灣被視為反攻復國的「跳板」。在此種情勢下，臺灣的學校教育成為 Althusser (1971) 論述中所形容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這些規範、控制或領導所形塑的權力關係，密布交織在原住民幼童的生活世界中，換言之，它即是對原住民幼童的規訓(discipline)，更積極的則是產生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領導作用。在規訓和文化霸權運作機制下，以往臺灣地區的學校教育是「由上而下」的技術工具取向模式，學校課程教授的內容、授課

時間、評鑑方式等，皆納入國家教育體制的嚴格管制中。原住民家長信任教科書是「專家」精心編寫的，大部分原住民也很依賴教科書提供的資料、內容，對孩子的評量也都以教科書為標準。因此，有關學校教育的規畫與設計是由「專家」負責，原住民只負責將孩子送到學校去「執行」已經制定好的教材和教法（范信賢、謝小苓，1999）。至今，原住民依舊失去對自身教育的主體性，原住民幼童教育依然不受重視，仍處於弱勢中的弱勢地位。

在這樣的學校教育過程中，原住民學童喪失了適切自身的教育方式和教學環境，感受不到自我的生命意義與尊嚴，身上雖然流著原住民的血液，卻得被迫戴著漢人的面具。在國家權力機制的運作下，致使原住民在學校教育中不斷重複陷入「被殖民」狀態。

目前從我國政府「發展與改進幼稚教育中程計畫」、「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教育優先區」等規畫雖可看出當前臺灣地區之原住民幼童教育措施的端倪。但就所實施的原住民幼童教育而言，學前教育機構不足、師資缺乏、設備簡陋、漢化的教學內容……仍有許多有待解決之問題。

第二節 紐西蘭原住民的概況

一、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概述

紐西蘭位於南緯三十三至五十三度，介於赤道和南極之間，經度在一八〇度國際換日線附近，是迎接千禧年陽光最早的國家之一。紐西蘭面積約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平方公里，約為臺灣的七倍多大。人口379萬2千人約為臺灣人口的六分之一，目前歐洲人種占紐西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強，而毛利人約占百分之十四，其餘則為太平洋島民及亞裔移民。西臨塔斯曼海（Tasman Sea）和澳洲相望，東瀕太平洋，和臺灣一樣為四面環海的地方。全國分為北島（North Island）、南島（South Island）及史迪華島（Stewart Island），南島境內多山，北島中央多火山湖泊。

紐西蘭屬於溫帶氣候，北島年均溫約攝氏十五度，南島年均溫約攝氏九度。因地處南半球，紐西蘭季節剛好與北半球相反，九至十一月為春季，十二月至二月為夏季，三月到五月為秋季，冬季則為六月至八月。宜人的居住環境，為近十年包括臺灣、日本、韓國、印度等亞裔移民的新樂園。

毛利人在未成為英國有系統的殖民前可分三個階段：（一）一七六九年前的航海階段。（二）一七六九至一八〇〇年捕海豹與鯨魚階段，及（三）一八〇〇年以後的貿易與傳教階段。根據紐西蘭的歷史記載毛利人在 Aotearoa 定居八百年後，一六四二年荷蘭人阿貝塔斯曼（Abel Tasman）成為第一位探訪的 Pakeha⁸（歐洲人）；其後一七六九年英國的庫克船長（Captain Cook）得到大溪地人的陪同翻譯，成為第二名到訪的歐洲人。

⁸ 毛利文 Pakeha 指歐洲白人，意思是「皮膚白皙的人」。

若以國家觀念來看，紐西蘭是個年輕的國家，紐西蘭於一八四〇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一八五二年成立自治政府，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成為獨立國家。故以歐裔白人的角度看自一八四〇年至今只有一百六十二年的歷史。但是以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毛利人而言，從玻里尼西亞（Polynesian）水手—祖先古比（Kupe）發現縱貫南島終年積雪的南阿爾卑斯山如一團長白雲（Aotearoa⁹）開始，紐西蘭的歷史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也因此毛利人自稱為 Aotearoa 這塊大地的主人（Tangata Whenua）。

紐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的祖先，根據一九九八年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錢柏斯教授的基因分析研究發現：毛利人和臺灣原住民具有血緣的關係。單以直線距離計算從臺灣到紐西蘭就相距了九千三百公里，以現代的空中交通工具飛機直飛也需長長的十一小時。毛利人或其他玻里尼西亞人的祖先歷經幾世紀，由臺灣開始經由菲律賓、印尼、玻里尼西亞西部到玻里尼西亞東部的島嶼，最後到達了紐西蘭（圖 2-3）

當初毛利人的祖先是以前種植與捕魚維生，可是溫帶的氣候凍壞了當初帶來的熱帶植物如椰子、香蕉等，只有地瓜（毛利語 Kumara）、芋（Taro）以及葫蘆瓜（Gourd）等能繼續在北部沿海生長，而這樣的農作物和臺灣原住民所種植的農作物也存在另一種微妙的相似度。

⁹ 毛利語 AO 是雲，TEA 是白的意思，ROA 是長長的意思，合起來 Aotearoa 就是長白雲，亦是紐西蘭的毛利名字。



圖 2-3 從臺灣到長白雲（紐西蘭）的遷徙圖

資料來源：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2001¹⁰

二、社會文化發展

在未受英國統治之前，毛利人通常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Whanau），敬重長輩，照顧晚輩，通常一家之主（Kaumaatua）為祖父祖母，親戚之間無論直系旁系關係均十分密切。一家人同住於一個大睡房（Wharepuni），因為睡覺與進食必須分開，所以嚴禁孩

¹⁰ ① 5000 年以前：玻里尼西亞南島語族的祖先和其他太平洋的人從臺灣和南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廣大的群島。

② 3500 年前：到達新幾內亞東部的俾斯麥群島，這些人是擅於航行的水手，現在以他們的「拉皮」陶和文化稱為拉皮陶人。

③ 3000 年前：拉皮陶人是最先發現和居住在 Vanuata 新蘇格蘭、斐濟、東加和薩摩亞群島的人。

④ 玻里尼西亞的文化和語言在東加和薩摩亞發展且和附近的群島很接近。

⑤ 1500-1000 年前：人們定居在東玻里尼西亞群島--庫克、社會、馬克撒斯、夏威夷和 Rapanui。

⑥ 700-800 年前：長白雲是最後被玻里尼西亞人發現和定居的太平洋群島，在此它們發展了獨特的毛利生活方式。

子在睡房飲食。Whanau 是主要生育、撫養及教育子女的地方，也是從事家庭經濟及處理家務的所在。Whanau 通常由同姓的三十名以上成員組成，各個近親 Whanau 再組成二、三百名的近親部落（Hapu），而部落（iwi）通常則由若干近親部落組成。

當地的 iwi、hapu 或 whanau 擁有本族的獨木舟和聚會的 Marae（聚會所）是毛利部族的身分地位象徵。至今 Marae 仍被認為是毛利人最富有傳統特色的建築物，毛利人將 Marae 視做是祖先的身體，是最神聖潔淨的場所。在過去 Marae 是促進部落和諧及互相溝通的所在，而現在的 Marae 則擔負起精神象徵、服務社區的責任。目前紐西蘭的 Marae 約有一千間，由於鄉村人口遷移市區大量流失之故，致使鄉村的 Marae 關閉而市區 Marae 陸續加建。

毛利社會的階級身分明顯，分為貴族（Rangatira）最高級為世襲、平民（Tutua）為中級，奴隸（Taurekareka）為下級等三個階級。在家庭方面，最高地位為長子（Mataamua），其次是 Tuakana，最小者是 Teina。部落中最有權威的職業是祭司（Tohunga ahurewa）、雕刻家（Tohunga whariki）、紋身師傅（Tohunga ta moko）及有黑色魔力的巫師（Tohunga Makutu）。

毛利社會的制約包括了階級、權力及報復的制度和神力、生命力及巫術等精神信仰的制約。神力（Tapu）是神靈散發的神聖力量，亦作為保護自然生態的制約，生病是因為觸犯神靈所致。權力（mana）和階級有關，階級越高 mana 越大，後天的努力、個人的學問修養及貢獻，也能提升個人的 mana。報復（utu）的行為常借助於祭司和巫師來施咒與解咒。另一方面，毛利人認為人是由身體（Tinana）、靈魂（Wairua）及生命力（Mauri）三部分所組成，人死後生命力便消失，但靈魂卻會投身別處。早期的毛利社會還有砍下敵人或仇人頭顱的慣例。

紐西蘭原住民的命運和臺灣以及其他許多被殖民的地區一樣，新的移民進入侵佔土地，然後西方天主教或基督教教會的教士進入部落傳教，而原住民因著先進的用品、武器而慢慢遭受到同化的命運。一如各個殖民地，教會最早在毛利部落是以毛利文教學的，一八四〇年紐西蘭成為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的殖民地，同年的二月六日簽訂的影響深遠的懷唐頤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一八四七年開始英國人在紐西蘭轉以英語教學，到了一九〇〇年紐西蘭學校甚至禁止使用毛利文，這也使得毛利的傳統文化大量失血，加上人口減少，毛利人幾近滅種滅文。直到十九世紀末期紐西蘭原住民知識份子 Maui Pomare 博士，Peter Buck 博士及 Api rana Naga 爵士等的警醒，加上土地遊行示威、進入國會殿堂取得發言權等大半世紀的努力後，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毛利文正式被列入中小學課程，毛利的語言、文化始能不致失傳。（林爽，1998）

三、原住民教育發展概況

根據紐西蘭歷史的記載，一七六九年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抵達紐西蘭考察之後，回國發表的見聞報告開始吸引英國、美國、澳洲、葡萄牙人陸續的到來。

十九世紀不少歐洲教士前來紐西蘭宣教，其中以英國教士最多。教士認為必須設立教會學校以教化無知的土著毛利人，故紐西蘭第一所教會學校便在一八一六年於群島灣（Bay of Islands）成立，唯因毛利人缺乏興趣，不出二年就關閉。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由於步槍之戰，教會學校因應毛利人對西方科技文化的興趣，重新開張，將聖經翻譯成毛利文，以毛利語教授毛利學童認識基督教義。然而自一八四〇年這樣的熱潮因為懷唐頤條約（Treaty of Waitangi）的簽訂，

造成英國移民大量湧入紐西蘭，毛利人認為有必要學習英文以交涉受侵占的土地，因此對教會的毛利語教育失去興趣。

一八四七年政府開始介入毛利教育，一八四七年訂定「教育條款」(Education Ordinance) 資助教會寄宿學校，將宗教、工業和英語列入課程綱要內，並接受政府督察。此時毛利兒童必須遠離自己的村落，放棄自己本身的文化與傳統，接受完全西化的教育。一八五八年的「土著學校法」(Native Schools Act) 新的殖民政府繼續提供教會學校資金。一八六〇年英國和毛利發生土地戰爭(Land War) 中斷之前對教會的資助。一八六七年出現新的教育政策模式，「土著學校法案」決議建立國家控制的毛利鄉村小學，由政府土著部門負責督導，規定毛利人供應建校土地及部分建校經費和教師薪資。

一八七七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 開始教育部門和公立學校的制度，設立國家的、免費的小學義務教育，但是不包括毛利學童。一八八〇年土著學校督學 James Pope 提出「土著學校法規」(Native Schools Code)，允許初級教本中教師可以少許毛利語輔助英語的學習。

毛利學童被包括在學校義務教育裡，是在一八九四年的「學校就學法」(School Attendance Act) 中所規定。一九〇〇年後，教育當局採強硬政策，嚴格禁止在校內說毛利語，學生如有違反者，一律處以體罰。當時學校便摒棄毛利文，使新生代毛利兒童完全不懂毛利語。

一九二五年紐西蘭當局放寬對毛利人的壓制，改採較彈性的態度，亦即學校可以教授毛利語，部分學校也在一九三一年便將毛利語列入教學課程內。直至一九六一年亨恩報告(Hunn Report) 否決之

前的同化政策而改採融合政策，容許英語與毛利語並存，且應明顯保留毛利傳統文化習俗。

紐西蘭全國七所教育學院在一九七三年將毛利文納入教師受訓必修課。而自第二年（一九七四年），紐西蘭政府也正式將毛利文列入全國中小學的課程內，實行雙語教育。但因為毛利學童在國家學校教育制度中的失敗，加深毛利家長離開國家教育制度，尋求自己的解決之道。一九八四年來自全國各地的毛利人，在毛利教育發展研討會中，促請建立語言巢（Kohanga Reo）的教育模式供家長選擇。自此，毛利社會出現二個重要的發展：語言巢（Kohanga Reo）和毛利語學校（Kura Kaupapa Maori）的快速發展，以毛利文化習俗及價值觀為主要學習課程。有了發自原住民本身的促請，使得今日紐西蘭教育部實行多元文化教育制度，鼓勵母語非英語的學童繼續保留其本身的語言及傳統習慣。（林爽，1999；Alison 等，1990；Judith，1998）

四、幼童教育發展概述

紐西蘭的教育制度為學前教育（非強迫教育），小學六年，初中二年，高中五年，大學及技術學院等。學前教育可分八種：（一）幼稚園（kindergarten）。（二）遊戲中心（play centre）。（三）遊戲團體（play group）。（四）立案育兒中心（child-care centre）。（五）家庭式育兒中心（family day care）。（六）語言巢（te kohanga reo）。（七）太平洋島嶼語言團體（pacific island language group）。（八）其他民族語言遊戲團體（other ethnic language play group）。

自一九八一年開始政府為了尊重毛利族文化，挽救瀕臨滅絕的毛利語，一九八二在毛利人聚集的地區 Wainuiomata 開設了第一所毛利幼稚園（kohanga reo 即語言巢）。到二〇〇一年已有大約 650 所語言巢，13500 個就讀的孩子中，大部分都是毛利孩子，約占 95%。紐西蘭的幼童教育課程主要著重「由遊戲中學習」（Learning Through

Play)，兒童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活動和遊戲。語言巢以毛利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並以毛利世界的縮影、毛利傳統和價值做為教導兒童有關的生活習慣、唱遊活動，老師多為毛利族較年長的女性。孩子的家長和其他孩子的父母共同並肩參與孩子的教育，就像傳統毛利的whanau（氏族）一樣，決定孩子的學習結果。

以全紐西蘭來看，一九八八年毛利幼童的入學率僅占所有學童的19%，但此年的毛利幼童卻占全部的26%。顯示毛利與非毛利幼童參與學前教育的比例是相當不均衡的(圖2-4)(紐西蘭教育部，1999)。學前教育機構就學最多的還是立案的育兒中心39.7%，其次為幼稚園26.8%，再依序為遊戲中心9.5%、學前教育發展當局(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Unit, ECD)贊助的遊戲團體9.9%、語言巢6.9%、家庭式育兒中心5%、太平洋島嶼語言團體1.7%等(圖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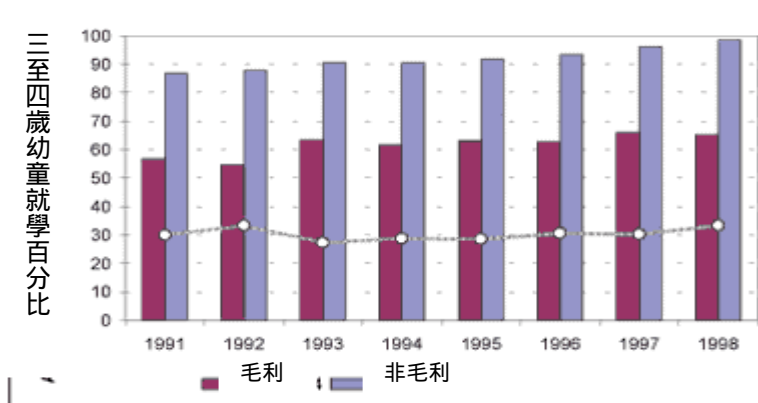


圖 2-4 毛利與非毛利幼童的就學率

資料來源: 紐西蘭教育部, 1999; Statistics New Zealand,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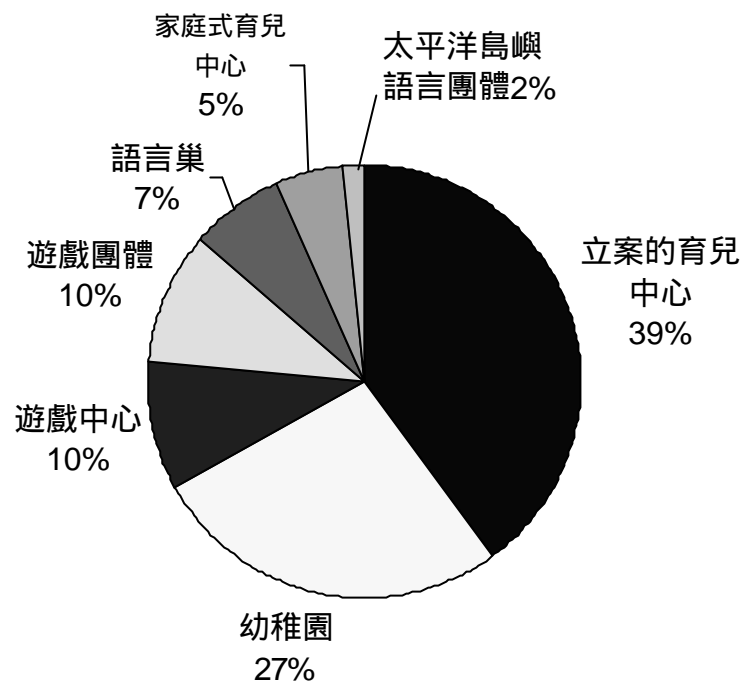


圖 2-5 紐西蘭學前教育機構幼童入學情形

資料來源: 紐西蘭教育部, 1999; Statistics New Zealand, 1999

五、小結

現在的紐西蘭的毛利人共有 52 萬 3 千人，占紐西蘭人口 379 萬 2 千人總人口數 14%。目前毛利人口主要分布地區大多在都市地區(圖 2-6)。傳統時期(圖 2-7)至一八七〇年(圖 2-8)毛利各族的分布區域則較為廣闊而分散。根據 Statistics New Zealand 一九九六年資料顯示都市地區已是毛利人最主要的居住地區，其人口大約為 43 萬 5 千人，佔了毛利人口的 83%，其中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年輕毛利人又較六十歲以上的年長毛利人喜歡留在都市，約有 87% 的年輕毛利人居住在城市地區，以追求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居住在城市地區的年長毛利人則有 67%。在毛利語的使用情形方面，住在都市的毛利人約有四分之一說毛利語，鄉村地區則仍有四分之三的人使用毛利語。

年輕人取代了傳統長者的領導地位，年長者只能退居擔任支持者的角色。在就業方面，居住在鄉村的毛利人由於教育程度較低，因此工作大多只限於半技術性或非技術性的勞力工作。經濟型態的轉變、移植到新環境的文化傳統習俗都是毛利人面臨的極大衝擊。

對紐西蘭的原住民而言，紐西蘭的學校教育，尤其是一八七〇年開始，教育就成為文化入侵的機構。至今的教育架構，仍由歐裔白人主宰的課程、教學和一般學校組織仍可見殖民的痕跡。語言巢一路行過被殖民的來時路，當離開毛利的世界進入主流世界中，毛利人勢必仍要面對自身不斷的衝突與協調，毛利幼童教育未來如何繼續在主流世界中爭取重視及保有其自主性，令人期待其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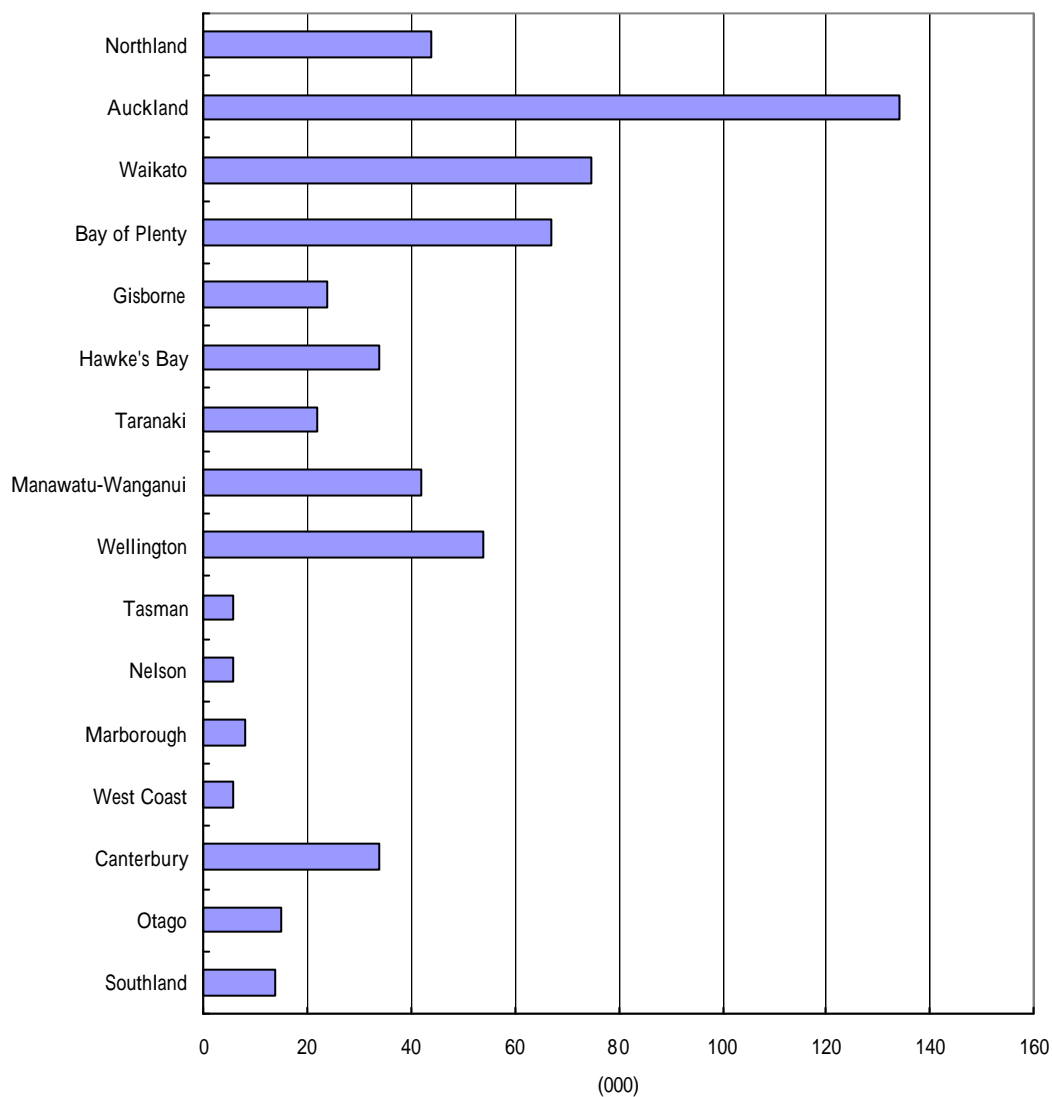


圖 2-6 毛利人口分布地區長條圖

資料來源：Statistics New Zealand¹¹，2001

- ¹¹北島是毛利人最主要的人口成長地區
- 人口成長最多的是在奧克蘭 (Auckland)
- 所有的地區都將面臨人口老化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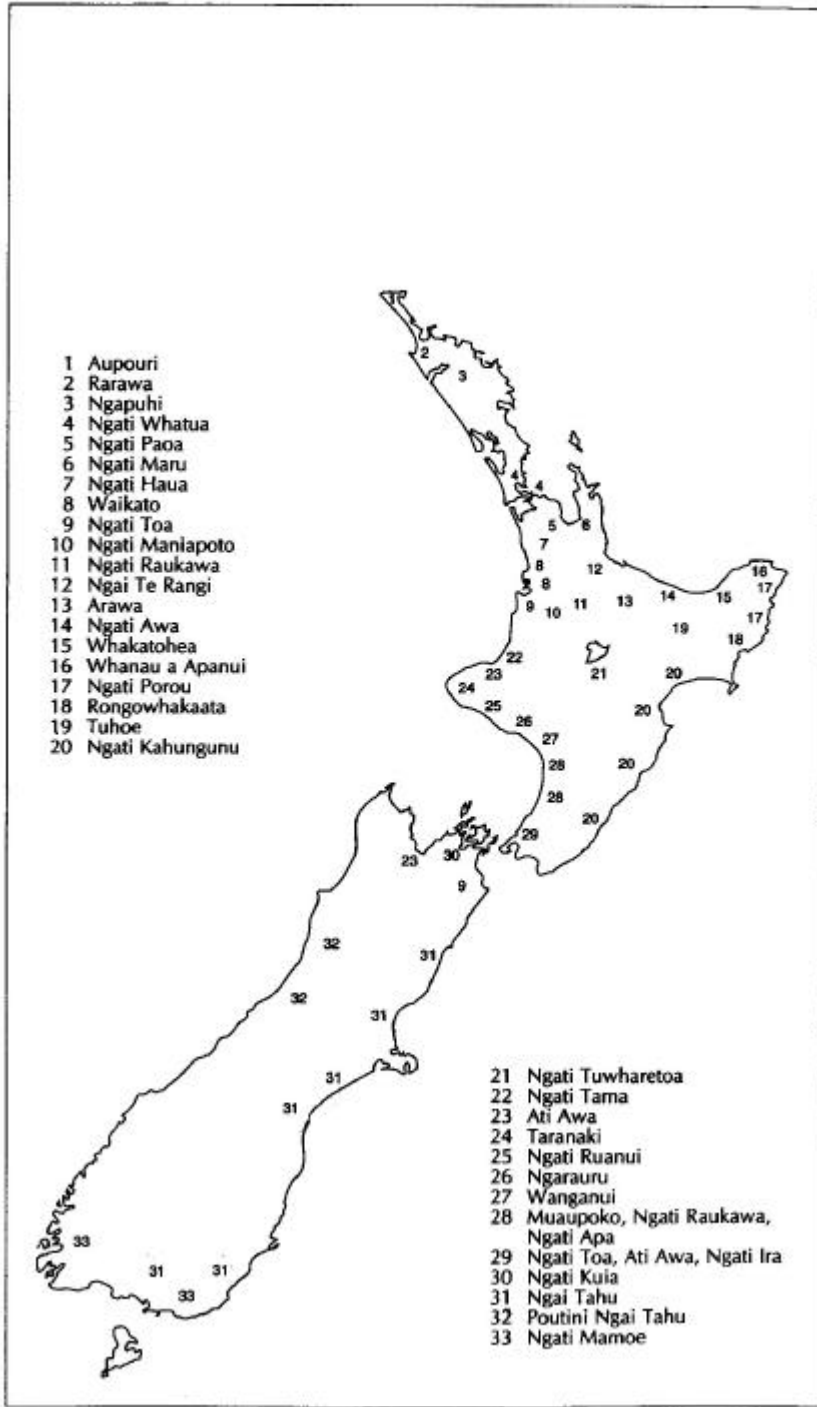


圖 2-8 毛利 1870 年各部族傳統分佈位置圖

資料來源：Michael King, 1997

第三章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文獻之探討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原住民的家長，和一般平地的家長比起來似乎比較欠缺教育孩子的觀念、不會花太多心思、也不懂怎麼教育孩子，正確的說是不知怎麼用現代的方法教育孩子。但是原住民以前在大自然裡的生活方式，比起現在是以更為貼近自然的教育方法，大人做小孩在一旁學，自有其教育孩子的方式。然而在時代的變遷下，欲連結傳統的方式於現代教育孩子的方法，就必先了解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面貌。本章從台灣及紐西蘭相關 1890 年至 1940 年的文獻中，探討和比較原住民幼童教育的脈絡，以作為研究的基礎。

第一節 臺灣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

有關臺灣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文獻並不多見，日治時期的文獻大多屬於概述性質，論及臺灣原住民傳統是怎麼教育孩子的方式、內容和態度著墨不多。本節所探討的文獻是以臺灣原住民泰雅族傳統幼童教育為主。

日治時期為了了解殖民當地的風俗習慣差異，1902 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在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統籌下成立運作。1909 年在該會第一部下成立了「蕃族科」，開始進行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諸項生活慣習調查。對日本人而言，原住民族的調查實質上是困難重重，既無前清遺留的口述資料可借助，還需深入許多當時尚未被日本政權所掌控的「生蕃」世界，深入部落的調查工作隨時半有生命的危險，事實上也發生調查途中被馘首而亡的情形。（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譯，1996）不過該會陸續出版的《蕃族調查報告書》、《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以及《臺灣蕃族慣習研究》的調查成果加上森丑之助的，《臺灣蕃族圖譜》二卷、《臺灣蕃族誌》第一卷，確實為臺灣後來的原住民研究留下大量而珍貴的紀錄。

之後一直等到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在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和哈佛燕京學社贊助下，由中央研究院凌純聲和李亦園教授規

劃主持對於南澳的泰雅人進行田野的調查研究，此時因語言安全方面已不構成問題，故所做的幼童教育調查就較日治時期深入。

一、泰雅族子女的教育

有關泰雅族子女的教育森丑之助在大正四年（1915年）所著的《臺灣蕃族誌》中清楚而簡要的談到：子女的教育當然是父母的責任。十歲以內幼兒的教育大都要靠母親，務農時相伴於耕地，到野外時也攜帶孩子前往，很少離開母親的身旁。稍長時，男孩會隨父兄去狩獵，還有跟著學手藝。女孩跟著母親學習紡紗織布，以及學做家事。做為父母的人常以所聞歷史上的偉人、勇者的事蹟，或其他種族傳說、禁忌和有關社會制裁的傳說等的故事來教訓子女。巫術、刺青等技能由特殊者教授之。其他一般之事，是從家庭及社會中自然習得。最近在蕃社內成立學校，也就是設置簡易的蕃童教育所，其設備漸漸普及，因此蕃人教育的事業漸漸就緒。

小泉鐵在昭和八年（1933年）的《臺灣土俗誌》中對泰雅族的教育做過下列概述：

男孩在幼小時候是由母親撫育，漸漸長至八、九歲時，換由父親擔仕薰陶化育事功，傳授神話傳說，知道自己族人的歷史，學習膽勇與武略等。非常重視廉恥，還得學習建築、農耕、狩獵、手工藝等男人必備的一般常識和技能，還要學習禮儀和熟悉一切風俗習慣，學得不愧身為一個男性之身分。

女孩完全由母親來擔任教養的事功。在小的時候，非常受到愛護。長到八、九歲時開始學習炊事，織布等，讓她學會一般的家事。有關風俗習慣和禮儀教育和男孩一樣，必須教授。其中織布是女性很重要的大事。若無法習得織布的女性，死後傳說無法上他們所說的天國（哦都府）。其他很嚴格的要求女性謹守勤勉貞淑之風，她們的教養完全是母親的責任。長大成妙齡女郎時，有關與異性的交往十分謹慎，惟有以處女之身嫁為人妻，才能光耀門楣。

二、泰雅族的教養態度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出版於 1915 年。關於泰雅族的育兒法為：本族無論男孩或女孩，在幼童期間都由母親負起養育的責任，到七、八歲時，才是男孩由父親而女孩由母親的教育。

通常讓嬰兒睡在籐籃中，母親在旁照料，偶爾抱起來餵乳。外出時就背著，耕種時則把嬰兒放在籐籃裡，然後放在附近的樹蔭下。也有把幼兒放入蕃布，將二端栓在樹枝恰如吊床，一面搖一面工作的情形。幼兒稍長至能步行時，仍與母親同寢共食，跟隨母親出入。但次子出生後，就離開母親與祖父母或兄姊一起睡。父母對子女的情愛很深厚，如有人給其父母一些他們所喜歡的食物，父母必會分一半給子女，看他們吃的樣子而感到快樂。小孩淘氣時，雖有訓誡、斥責的情形，卻很少毆打他們。

男孩長到七、八歲時，則由父親教育。男孩到此年齡，如還在母親手裡受教養，一般認為不吉利。父親首先培養兒子的勇氣，且盡力讓他熟悉武藝，亦即講述本族的歷史及有關狩獵、出草古今勇者的傳說，使兒子自然的知道怯弱之羞恥，而崇尚武勇。有時同去打獵，讓他學習使用刀和操作槍的技巧，並也讓他一起出草，訓練其膽量。

其次，帶領兒子到田裡，讓他實習開墾、播種、收穫及其他關於農耕的工作，同時讓他在家學習製籐工藝品、竹工藝品等手工。這些謀生的技能大多在十七、八歲以前學會。

女孩則全賴母親教育。母親教導女兒要經常勤勞、順從，尤其要注意與男子交往，不要有不良行為，同時讓她實習織布、裁縫、烹飪、農耕及其他為人妻所應做的工作。（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130）

新近一直從事泰雅教育與文化的鐵米拿葳依（1999）談到傳統織布文化時，有關於以前的泰雅女孩是七、八歲就開始學習織布，而且是必修的功夫。學習的方式通常是自學自通，女童在旁觀看母親或

親友織布。母親並不是用口語教學，而是女兒用觀摩的方式學習。如果織錯了布，很可能被母親連同工具丟到地上，相當的嚴格。通常女兒只能順從的撿回織布工具，重新再製作練習。

三、泰雅族的幼童遊戲

遊戲對於幼童而言亦是一種學習。在上述書中，關於兒童的遊戲有這樣的紀錄：

一、陀螺 蕃語稱為「ppcira」，將木頭作成圓形且末端如錐一樣尖，或用細木或竹軸穿過石櫟之果實而成。陀螺是六、七歲到十四、五歲孩子的遊戲。

二、轉圈圈 蕃語稱「mcbing mslibu」，男孩女孩都會玩的遊戲，二人相對立，互相以右手握住對方的左手，腳根用力向右方或左方旋轉，逐漸增加速度到雙方都疲累為止。

三、竹槍和彈力槍 蕃語稱「tpilaq」，用細竹作成。一種是放入大豆大的樹果，然後推出去；另一種是將小石子彈出去，孩童們都喜聽到那彈出去的聲音。

四、蓋小房子 蕃語稱「hmyapas」，以茅草之類的東西在地上蓋小房子模樣的建築。

五、「knatan g'nux」或叫「tkatan inux」的遊戲，是用牙齒咬的痕跡之意，女孩子們用牙齒咬芭蕉葉，在葉面咬出各種圖樣。

六、翻花繩 蕃語稱「rnamu' gasil」，數人聚在一起玩，和日本的翻花繩類似。

七、編萱草 蕃語稱「tminun emequy」，用穗莖編出各種形狀，男女生都玩。（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125）

四、泰雅人的社化過程

《南澳的泰雅人》第二章社化過程 (Socialization Process) 第五節中，李亦園 (1963) 從文化背景、語言知識訓練、兒童的玩具與遊戲、侵略性的行為與責罰、排泄與清潔訓練、自立訓練、性的訓練、技能訓練來紀錄泰雅兒童之社化經過，了解如何訓練幼童成為一個泰雅人 (becoming an Atayal)。

其中在語言知識訓練提到：初民社會的教育常發生在兒童與父母親、親戚和遊伴的接觸中。嬰兒會坐的時候，就教他說話，媽媽會問他：「ima laru su?」（你叫什麼名字？）「ima iaba su?」（你爸爸叫什麼？）「im iama su?」（你媽媽叫什麼？）等問話。兒童漸進式的從許多比喻性的話中如方位觀念、時間觀念與曆法、星象方面的知識耳濡目染，學習推理和價值判斷的話。

小孩受責罰的原因，大部分是不服從大人的原因，小部分是大人視為不應該的行為。例如父母要到旱田去，孩子吵著要跑去，而天氣很熱路上很辛苦，孩子若繼續哭鬧就會挨打。又如打別人的小孩、偷東西都會被父母責罰。兒童時期的孩童受兄姊較多的照顧，故挨兄姊的責罰比父母多。而通常小孩受到責罰後的反應是順服的，並不太傷心或憤怒，這和成年後對 gaga 的遵守或有相當關係。但是根據李亦園在部落居住一個月的經驗，他很少聽到嬰兒的哭聲，更少看到久哭不停的孩子。

第二節 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

在紐西蘭的原住民教育方面，歐洲人來以前的毛利教育和之後對「教育」的需求，因著文化價值的變遷，是不能用同樣的意思來評斷的。毛利傳統幼童教育可從下列研究中見諸完全不同於現在的當時教育體系和方式。

早期毛利社會的觀察者對於毛利傳統的「教授與學習」並沒有太多的記載。而且有些作者太過度概括了自己所觀察到的例如：Elsdom Best(1934)將對 Tuhoe 部族的觀察歸納為「毛利方式」；Percy Smith(1913)的研究有種族中心的傾向，如用「愚笨」來描述二個 whare wananga(學習室)的創建。

一、毛利族的教育體系

或許最有用的毛利教育來源是毛利老人。Jones 等人在《紐西蘭學校教育的神話與事實》(1990:127-133)中曾論述在歐洲人來到長白雲之前，在毛利的傳統社會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精密的功能性教育體系。此體系由豐富的知識基礎所組成，複雜的口述傳統具有因應新的挑戰和變換所需的力量。傳統的教育體系複雜而多樣，包括了技能、教授和學習，這些常透過特殊的儀式、典禮而連結在一起。

毛利的知識、語言、文化和其他太平洋島民原本都差不多，但是卻又在長白雲有了特別的發展和調適。從木雕傳統、地瓜栽種技術的發展、獨木舟建造技術的精良、種族的風俗、口述傳統的特殊形成，皆能看出毛利在長白雲調適的很快而且相當廣泛。橫過太平洋克服從熱帶到溫帶生態環境的改變、新的技術發展、資源的使用這些都端賴教育系統不斷的調適和改變傳統的技能與知識。

傳統毛利社會之所以能繼續存在，是因為具有調適和反應新挑戰的能力，如此的教育系統必須是很有彈性和可以通融適應。傳統的毛利社會知識是屬於全體的，而非單獨保留於個人。所有的知識都被視為 tapu（神聖、限制），「學什麼？」「如何教？」「何時教？」都會影響 tapu 的形式。通常和這些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教授，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這些活動或行為也有可能成為較高形式的 tapu，特別是和儀式相關的活動。

二、毛利幼童學習的價值

在 tapu 中「準確和修正」或是「卓越和標準」具有很高的價值，且被視為對 tapu 的羞辱與否。例如：初學編織亞麻的孩子，如果不小心做錯了，必須馬上改正錯誤，而且無論做到那裡都要將全部拆掉重新再做一次。這樣的訓練是為了避免個人的失誤，影響群體的身分、地位：做「對」才能帶給群體幸福。

在傳統社會中每個人都是老師也是學生。毛利語「ako」的意思是教和學，這是一個同樣的概念。傳統 tapu 知識的教與學是受到控制和限制的，許多都必須在專門的地方學習，有些地方還建造 tapu 專門的學習室，由 tohunga（專家）選擇有適合資質的學習者來教授。

長輩在教導孩子有關未來和過去的世界是：過去是很親近、安全、可以看到的，例如 tupuna（祖先）是認識的、熟悉的和容易親近的，過去「i nga rai mua」是在前面的日子；而未來是不可知的、不可測的、危險的，未來是在後面的日子（i nga rai muri）。

另外，學習星象以決定適合捕魚和狩獵的時間，或預測正確播種的時期是很普遍的。認識許多不同的植物、鳥的活動、魚產卵和移棲的時間全部都要教。也要牢記每一個土地的分界點、每一個重要標地

物的名字或是岬角。那時候對世界的感覺是必須很充分的，而這些實際的知識就代表了教育。（Stafford，1996：52）

三、毛利教育的教育關係人

在 1920 年代的毛利孩子，仍期待從家庭和部落長老方面或得基本的教育。這可從 1996 年 Stafford 在所著的《毛利世界》中談到有關毛利教育的部分看出：和許多社會相同，毛利孩子的教育始於家庭，但是毛利家庭共同生活的好處是能提供更及時、大範圍的教育。孩子很少沒有大人的陪伴，大人總是希望代代相傳下去所累積的知識。

而孩子最早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特別是通常小孩子都會有祖父母的陪伴。祖父母會教小孩良好的說話能力和行為、宗譜、關係和部族的歷史，藉著唱歌訴說無窮的故事。小孩的遊戲通常都是模仿大人的所做的事或是比賽性質的遊戲。小孩子會固定參加公共的聚會和儀式。對 tapu 的敬畏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養成的（Schwimmer，1974）。

Stafford（1996）指出，男孩子從幼年的時代白天就被長輩要求做一些普通的工作。傍晚，就和家人一起聽長輩訴說族人的故事、傳統和神話。他們從其中學習家庭之間的聯繫、宗譜和基本 tapu（神聖、限制）法的教誨。這些規定和約束是有助於孩童接近他們週遭的環境、其他的人和神。前述的活動女孩子大部分都會參加，她們也會被教授紡織的技術、編織蓆子和籃子、準備許多不同的食物。

四、毛利人對幼童的教養態度

Patrick 在 1931 年的夏日學校第一期裡談到毛利人對孩童的教養態度：所有毛利社群的成員都必須經歷不同科目的訓練課程，而這些訓練關注在男孩子身上的比女孩子多，同樣也比較延長訓練的時

間。任何人如果在毛利社群裡住過一段時間，就會注意到很少孩子會被處罰。

毛利對待孩子的風俗是將孩子當作成熟的人，舉例說當一個孩子向長者問了一個問題，這個長者就像在回答一個大人一樣的回答孩子的問題，解釋任何問題的解答。

另外一件事是許多長者會用溫和的方式矯正族人的態度方面，指出任何事都要避免粗魯無禮，和有許多行為規則要遵守。

這樣的訓練從幼童一直到年輕人。有權力的人進行如此的建議，會一直到他們的生命結束。因此一個受人敬重的男性或女性能夠常常的繼續建議和甚至譴責（Patrick，1931：63-64）。

John L. Ewing & Jack Shallcrass 在 1970 年在《毛利教育導論》談到：用毛利的土話，使用在問事物、人和地方名字的疑問句使用有嚴格特別的用法。孩子是藉由問題和回答的教導來學習事物的名字。例如父母親會摸著自己的鼻子或孩子的鼻子說：「He aha tenei？」（這是什麼？），然後接著回答：「He ihu」（一個鼻子）。因此「He aha」或「E aha」變成和「什麼」一樣成為問任何東西名字的問題的疑問辭。

大約十歲的時候男孩和女孩能夠協助他們的父母親的手工作。男孩子們協助他們的父親獲取物資、建造房屋、捕魚、捕獵、食物的栽種和其他男性的活動。女孩子們則由她們的女性親戚所教導，編織蓆子和籃子、紡織和準備食物。特殊技能的發展則視個人的資質再加以訓練。（Ewing & Shallcrass，1970：19）

而孩子最早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特別是通常小孩子都會有祖父母的陪伴。祖父母會教小孩良好的說話能力和行為、宗譜、關係和部

族的歷史，藉著唱歌訴說無窮的故事。小孩的遊戲通常都是模仿大人的所做的事或是比賽性質的遊戲。小孩子會固定參加公共的聚會和儀式。對 tapu 的敬畏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養成的。

五、毛利族的育兒法

毛利一代一代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聯繫的，Schwimmer（1974）做了如下的說明。一代一代的界線分明。孩子、父母親、祖父母各自形成緊密的群體。各群體之間的接觸比傳統歐洲人的限制更多。

嬰兒受到所有家人的照顧和關心。但到了二、三歲，幼兒就大部分依賴其他的孩子。小孩子由長輩來糾正其行為。每個孩子都是品行端正，循規蹈矩的。如果更仔細看，會了解他們受到老一輩很好的訓練，該知道的都不會疏漏。

男孩子跟著父親去栽種。他學習怎麼使用鋤頭，怎樣種植及收成農作物，或參與狩獵、捕漁等的探險活動。他學做陷阱和捕魚網，捕溪蝦和淡水的貝類。到大約八、九歲時，這些技術就差不多已經熟練了。同樣的，女孩子要學習家務事、園藝和處理編織用的亞麻。

許多教育也透過對大人生活的模倣。有一種軟石是專門給孩子們和年輕人製作扁斧的。藉由操作扁斧，孩子們就可學會適當的使用工具。

毛利孩子也向長輩學習歷史、地理、宗教、藝術和有關族人應遵守的行為規則。他會聽有關太陽、星星、動物、魚等等的神話，尤其是關於潛藏在大地各處的鬼魂、超自然的危險，以及如何避免。孩子們也會被告知毛利的諺語和逐漸學習適切的行為規則。在孩子所聽聞的傳奇故事、諺語和閒話家常中，卑鄙、自私、懶惰和手藝拙劣等行為是被輕視的。藉由此建立了是非善惡的準則。不斷的觀察、練習和表現，使孩子更加熟練毛利的技藝形式。

例如在歐洲人來之前的時期，毛利孩子如何建立的財產所有權的

觀念。他父親將告訴他家族的土地界線，也可能告訴他亞族（hapu）的土地界線。他也會告訴他家族所擁有的樹、捕魚的地方等。男孩將學會確實的產財。屬於強大 tapu 的財產是很危險的，絕不能碰的。否則將會生病或死亡。其他的財物就可以借用，有時即使未經同意也可以取用，但這樣的行為很少不被發現。如果出借者不情願的話，會要求歸還其他通常是更有價值的東西。如果失和或激怒了受害者，受害者可能會求助巫術，這所需的物品會產生神奇的力量，傷害新的持有人。孩子直接從所居住的社區觀察學習這些規範和信念。

六、毛利幼童的特殊學習

對於毛利幼童的教育怎麼因材施教的情形，Joan 等人（1976：22-23）對毛利的研究可以明瞭：當孩子長大一些時，他們就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協助父母親，發展和他們性別相關的手工藝技能，和學習相關的典禮儀式。這些都是分別由專門擅長雕刻、建築或編織的專家示範給學徒看的。在特殊的儀式之後，他們會被安排在各個守護神之前。貴族的男孩子，會被安排在 Tu 的前面，他是掌管戰爭的神。有的孩子會被分配到 Rongo 面前和平的藝術之神，和食物蒐集的專家一起。有些被篩選出來記憶力很好的孩子，會被送到 whare wananga（學習室）由部族的領導祭司來教導。

學習室不多，有的是暫時性的，有的是專門設置的，通常只有部族的中心才有，並且在四月到九月的冬季開設。學生的年紀都很小，大約六到十歲。基本的教學目標是傳授傳統不變的知識。如果任意更動或質疑將會冒犯 Tane，知識之神。課程包括了密傳知識的三個籃子，和屬於神的、人的和部族的歷史，以及與人類幸福相關的儀式。

其他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學習的知識包括星象和農業。巫術通常會在被隔離的地方教授，一般都是在戶外或是直接由專精的男巫師訓練。

七、毛利幼童的遊戲

有關遊戲，Eldon Best 在《毛利舊時的遊戲》中有過紀錄（引自林再復，1997）。小孩從看和聽長輩的言行來學習，此外，一些學生會被送到專門的學習場所去學毛利人的智慧，包括歷史、族譜、醫藥和宗教信仰。

小孩仍有許多時間去放風箏、玩陀螺、蕩秋千、抓老鼠、玩球舞或用葉子造型做容器、風車、小船等。

晚上，人們聚集在用蘆葦作屋頂的房子裡，點著油燈或火把，使得屋子溫暖，他們說故事、唱歌或吟詩。

從其他部落的客人來訪更是興奮，尤其和平來訪會贏得更多的歌舞、演講和盛饌款待，這些通常在中央廣場舉行。

男孩從小學到毛利人的好戰藝術，有用的軍事訓練課程包括扭鬥、拳擊、跳、奔、賽跑、彈弓和攀爬等。以往還有用蘆葦葉做成的球，來訓練年輕人應付戰爭的能力，可說是寓戰爭於遊戲中。可惜，今已失傳。這些訓練基本上要讓毛利小孩長大後變得強壯靈活。

第三節 比較與討論

就臺灣和紐西蘭有關傳統幼童教育方面的文獻做比較後，大致再區分為六個向度來說明其中教育觀念和做法的異同：

一、 影響幼童的角色或生活實踐的教育關係人

- (一) 泰雅族視教養兒童為父母的當然責任，但是在泰雅族的教育關係人中會隨著成長而有所不同，稍長時，男孩會隨父兄，女孩則一直跟隨母親。
- (二) 毛利人則將教育幼童的責任當作整個部落的事。對於部族中的長輩特別尊重毛利老人及倚重整個部落的親戚共同教育孩童。
- (三) 通常泰雅和毛利幼童的教育關係人分別有父母、兄姊、祖父母、親戚和遊伴。若有專門的技能或知識如巫術、刺青就需具有特殊才能的專家教導。

二、 關係人在教育過程中所涉及的教育方式和內容

- (一) 泰雅和毛利教育幼童的方式就一般的知識而言大致上差不多，跟著大人一起做事，自然的學習，用故事的方式傳遞代代相傳的故事和神話。另外，很特別的是自小藉由問題和回答來教導和學習的方式。
- (二) 毛利的知識內容和方式上從文獻上又有別於泰雅族的方式，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方式，尤其是正式的方式教授高級的 tapu 知識，其教與學都有嚴密的控制和限制。對宗譜傳承的重視與親族關係的強調是相當不同於泰雅族的。
- (三) 男童和女童除了共同要學習的知識和技能外，所學的內容有很大的性別差異。共同的方面包括：農耕工作、歷史上的偉人、勇者的事蹟、其他種族傳說、禁忌和有關社會制裁的傳說等故事，學習禮儀和熟悉一切風俗習慣。

(四) 男童要學習的內容：實習開墾、播種、收穫及其他關於農耕的工作、跟著去狩獵、習製工藝品、熟悉武藝、有關狩獵、出草古今勇者的傳說。

(五) 女童要學習的內容：跟著母親學習紡紗織布、編織蓆子籃子、學做家事。

三、 幼童玩耍的遊戲：泰雅和毛利皆會利用身邊可得的材料應用在遊戲上，如：以茅草之類的東西蓋小房子、在葉面咬出各種圖樣、以木頭或石櫟之果實作成陀螺、用穗莖編出各種形狀、葉子造型做容器、風車、小船等。其中玩陀螺是共同的遊戲。

四、 影響幼童的角色或生活實踐的教育關係人的態度：孩子很少會被處罰。

(一) 泰雅族父母對子女的情愛很深厚，偶有訓誡、斥責，但很少毆打孩童。

(二) 毛利族則是將孩童當作成熟的人，用溫和的方式矯正其錯誤的行為。

五、 幼童被期待的態度和價值觀

(一) 泰雅族對幼童的態度和價值也有性別的不同：希望孩童服從大人、學會謀生的技能、不要有不良行為是共同的期望。男童被希望是獨立、有勇氣、不能怯弱而崇尚武勇，不愧為男性之身分。女童則被要求勤勞、順從、貞淑、擅織布。

(二) 毛利族非常重視群體，要求確實達到「準確和修正」的價值，以免個人失誤，危害群體幸福。避免粗魯無禮，和遵守許多行為規則。同樣的毛利男童被教導尚武、好戰的軍事訓練。對於星象、動植物、生活界線等週遭世界的知識和感覺必須相當充分的認識。

六、 涉及幼童教育的場域：泰雅和毛利幼童接受的教育就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家庭、社會、耕地、野外。但毛利族為了學習特殊的儀式、典禮、知識，有些地方會有專門的地方或學習室提供專門的教育。

第四章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之分析

「讓研究成為故事，讓分析成為回想。」—朱元鴻（2000:1）

文化承襲自個人環境中的風俗、價值與傳統，不同的文化對他們的孩子有不同的教育和發展的期望。其中幼兒期是性別角色發展與社會行為發展的關鍵期，社會性活動、模仿、想像遊戲、觀察環境，均培養原住民幼童各種習慣。原住民幼童在自然環境的教育中，無形的培養了對角色的觀點，並內化社會規範成為人格的一部分。

本章以原住民耆老敘說幼年時期的故事方式呈現，這些迄今沒有被紀錄的知識系統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線索，被儲存在不同文化與族群中的老人、巫師、及獵人的記憶裡，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經過實驗、觀察以及從錯誤中反省所得到的經驗結晶（台邦 撒沙勒，2000）。

Bruner（1996）言：「我們透過我們自己的敘事法（narrative），建構出我們存在於世界的一個版本，而文化即透過它自己的敘事法才能為成員提供身分認同（identity）和能動性（agency）的種種模型」，若我們真的會講自己的故事，也許我們就會長大（宋文里譯，2001）。

不只讓被耆老敘說幼童時期的經驗故事，我也從故事中分析其生命經驗或研究的要素，而且這些幼童時期的生命故事是向著被重述或探究而開放著（Clandinin & Connelly, 2000:60）。這些敘事，Clandinin & Connelly（2000）將其分為敘事探究的三個向度：1. 個人與社會，內在與外在的「交互作用」；2.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3. 在地情境的「地域性」。透過這些故事，所描述的不只是在顯示「尋找和聽故事」，它也是一種生存的形式，一種生活的方式—嘗試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之外思考，「讓尋常的事物變得陌生」。

於是，本章擬從三個向度：教育的關係人—交互作用、學習活動與學習方式—連續性、學習內容與場域—地域性等，分析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的敘事。

第一節 臺灣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分析

泰雅諺語：pakrox kera lalao heja ga qnjinox smijax
siraxan mtijuwao；
inalasan ta inlungan laga ungats ini ta tsijagi
juwao。

鐮和刀時常用將會更加光亮¹²

已經下過功夫沒有不成就的事。

一、記憶族群歷史的 Dagun

故事主人翁：Dagun · Demu 89 歲 Doda (平靜) 人

會去和 Dagun 阿公見面是因為碰到了她的女兒。一聽到我們想了解以前老人的事情，她就非常熱心的帶我們前往她父親 Dagun 的家。

一進到 Dagun 家，她的女兒就馬上說明我們的來意，不知是沒有表達清楚，或是 Dagun 聽力不佳的耳朵影響，他一開始就精神奕奕的談了很多霧社事件的記憶，而且談的欲罷不能，彷彿當日他就在那起義的運動會會場上，後來透過詢問才確定他並不在現場。但是這樣深刻的的族群歷史記憶，透過他口沫橫飛加肢體形容的口述，已成為那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依照他現在的年齡推算，那時的他大約 14 歲。

我們之間的談話，因為我的不諳賽德克語，因為 Dagun 的聽力不佳，加上門前菜車、選舉車競選的廣播聲音，使得大家備費力氣的在溝通。

我問 Dagun 幾歲？他說：以前的日期是不知道幾年次的。不知道哪一年生的，因為這些計算年紀的方法，是後來才進入原住民部落的。於是我從另外的事件來反推他的歲數：那運動會（指霧社事件）

¹² 孩子若是能這樣在小的時候養成學習情勞的習慣，則將來才能勤勞刻苦。（李亦園等，1963）

的時候幾歲知不知道？他說了：14 歲。但是我知道這個歲數仍是不精確的，那時候的原住民歲數大部是日本人依長相、身高給的。

當時日本人雖已進到部落，但是部落仍維持原有的作息，Dagun 的選擇是「不受教」，繼續協助父母的農耕工作。

運動會的時候是穿自己做的山地衣服，只有一件穿，沒有穿鞋子，打赤腳。小時候日本人叫我們去讀書，我不要去，都是在山上跟爸爸媽媽工作。我不要，我不要去讀書。學校是有學校，但是孩子的老人都在山上工作，沒有人照顧。要幫爸爸媽媽做田。

何謂成熟長大？泰雅原住民的社會是依身體發育的情形而定。現在所使用記年月的方式應是日本人帶進去的。

我不知道那時候幾歲，生出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生的，長的很快就老一點，長不高的人年齡小一點就這樣子。以前沒有仔細在計算年齡，沒有。以前日本人跟我們臺灣的人五十年。

當時對於性別的美麗與勇武的解釋一定是截然不同於現在的觀念和價值。

那時候我的爸爸媽媽有畫這個（紋面¹³）。有畫這個最漂亮的女孩子，沒有的話，會嫁不出去。有殺過頭的回來就畫這個男孩子。殺一個人頭就很高興，有畫這個。

沒有物質文明入侵的孩童世界，依然不改愛玩的天性，但是和現在孩童不斷受到廠商宣傳的誘惑而砸下父母可觀的金錢換取來看，Dagun 那時的玩具是不只 DIY 還很貼近週遭的自然環境。

小時候玩的玩具是自己做的，用木頭做的陀螺。不是日本人來才有的，是山地人自己做的，調羹用木頭做起來吃東西，還有 Rubu（口簧琴），去小姐那邊聊天，用那個（指口簧琴）ㄉㄜ - ㄉㄜ - ㄉㄜ。我自己會吹，會弄的就自己會弄。

小時候沒有玩射箭，沒有，長大一點才有，看到長輩有射箭。長

¹³ 紋面，泰雅語叫做 ptasan，從臉上的圖案具有區分族群、成長、美觀、事蹟紀錄等作用。毛利族也有紋面的傳統，毛利語稱為 moko，同樣具有身分認同、族群辨識、美麗勇猛等意義。

大一點，要射箭，他們先射，射成了他們說我的眼睛很厲害，射到中間。長輩有拿箭我們就練習。部落裡面都有用那個箭。以前的槍就沒有那麼厲害，比較慢。我打過山羌，用獸夾。

部落內人和人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相當親密的，孩童浸淫在這樣休戚與共的氛圍裡。

以前長輩打獵有時候四、五個人，有打到野獸就一個禮拜，沒有就四、五天回來。回來打獵的野獸就一起喝酒一起吃。殺頭回來的時候才有慶祝，跳舞唱歌。是整個部落，有人去拿頭回來，就會殺豬高興。歌就是我們去拿一個頭，我不會唱。

年輕人在一起唱跳，小孩子在旁邊看。我不會唱一些小孩子唱的歌，因為我沒有讀書。爸爸媽媽只有喝酒他們才唱歌。我不知道唱什麼歌。我爸爸也有殺過人。

孩童的生存常因疾病的侵襲而夭折，很小就必須面對親人死亡。我的兄弟姊妹只有活二個，姊姊妹妹很久就死掉了，不知道幾歲死的，生病死的。生病的時候就等著自己好，也沒有去看病。喝山上的植物能好就好，小孩子都死的不少，有時候不夠奶，現在的孩子很好，沒有父母也沒有關係。以前父母親走了留下小孩子，沒有東西吃沒有給他餵，也是死了，剩下沒有幾個。

對長輩的服從、生活多所節制的事維繫部落的生活的次序。不能做壞事。壞事就是不能抵抗父母親。嫁人、娶媳婦的時候可以喝酒。爸爸媽媽若要吃東西，要臨時燒火再煮東西，我們就被打。我不會去動人家的東西，只有哭的時候被打。已經長大了就自己工作。

耳朵一年了聽不到，心裡知道以前的事情我講出來。小時候爸爸給人家去工作，過的很辛苦，吃的東西不夠。去給人家工作，人家就給米什麼東西。地種一點點。爸爸工作我們就住工寮，住田裡的小工寮。

二、傳承編籃技能的 Basau

故事主人翁：Basau ` Wadan 84 歲 Tarugu (靜觀) 的 Diwan (平昇) 人

拒絕接受我們訪談的老人，半倚著微開的門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沒有父母親，以前的事我都不知道，我的身體不好。你們去下面那裡，那裡有老人 Basau ` Wadan。在他的指引下，我們穿過屋與屋之間的通道，沿著隨地勢傾斜的路到達 Basau 阿公的家，一呼喊他就出現了，門前的長凳上擺著他編織中的揸籃 (dogan)，旁邊晾曬的衣襪間或的隨風飄揚。我們就著機會問起他製作揸籃的方法和過程，他也一面解說一面示範操作。

目前他是部落中唯一會編揸籃的人，問他有沒有傳承的問題，他說部落中的小學有請他到學校去教小孩子編織。有教自己的孩子嗎？他們沒有想要學。過去 Basau 的父親傳給他的編揸籃的手藝，未來誰會傳承 Basau 編揸籃的手藝下去呢？

沒有兄弟姊妹，哥哥死了，八十幾歲，死了三年。Dabas 是姊姊，她比較大。以前有三個，我最小。

身為男孩子 Basau 自小就被訓練田裡的農事除草、收成。受到長輩對工作價值的影響，勤勉的工作已從小紮根在心裡。

10 歲以前長輩就讓我去田裡工作，除草，小米種過已經收成好了就去除草。不工作的時候在家裡玩，和孩子一起玩，在山上玩，在部落附近，捉迷藏，你找他，我找你。我很喜歡跟長輩去工作，就想工作。長輩到田裡工作，沒有辦法，媽媽沒有了，我還在嬰兒的時候。

Basau 是單親家庭的小孩，媽媽生他的時候去世，對於當時這樣的家庭，父親用了許多替代的方式來養育他、疼愛他。乖順的他很少被打也很少打人。

爸爸帶我，以前小時候以前的甘蔗硬硬的、綠色的，爸爸咬一咬，

湯汁給我吃，養我給我吃，從爸爸的口裡餵我，當牛奶喝，日本時代沒有牛奶。

爸爸不會打我，很疼我。長大了，就會打。沒有跟他去工作，他就會打。除了不去工作，我躲起來不願意去工作的話，他就會打。我沒有隨便打人家的小孩子從小。我很乖，爸爸很兇少打我，都把我放在田裡睡覺。爸爸說你要是在家裡休息，那就不好，沒有去工作你要吃什麼，要很勤勞，我每次都去工作工作。要是去田裡工作，他就很高興，他說這樣做才会有得吃。

和田地相關的知識農作物、鳥類、野生的植物、所在位置都是需要學會的知識。

田在翠峰、梅峰那裡，去那邊工作。被台大收去，以前種小米，爸爸叫我去趕小鳥，一天一天的就在那邊。吃小米的鳥，有二種，一種小小的、黑色的，還有是有一點紅紅的。（這時孫女跑進來）她（指孫女）媽媽跑掉了，跟她阿姨（指爸爸的姊姊 - 姑姑）住。以前的人都會有（紋面），年輕時代畫上去的，去打獵，女生不知道。小時候去田裡搯地瓜，很少去找東西。有去找野枇杷，還有一種在地下挖的 Benbai，很長，那麼粗，很像山藥，很長，是不是山藥？

父親為孩童建立所有物的觀念，以生命死亡的嚴重勸戒，希望孩童能品行端正。

爸爸有說，爸爸說不能隨便拿人家東西，再好的東西也不能拿人家的東西，你拿了會死掉。不能隨便拿人家的東西。

日本人的世界對 Basau 有極大的影響，泰雅原住民的政治認同，已產生斷裂，日本人教了他很多東西，殖民政權的深入他的價值觀念裡，甚至願意犧牲性命報效天皇。

我曾經去當日本兵，去 Morotaido，很遠的地方，坐船去，從 Dagao（指高雄）。在真正的日本人裡面，和他們一起打。打美國，最

大的戰爭，德意志、義大利跟日本一起，有三個國家。德意志被美國炸，去打了三年。部落只有我一個去，日本人沒有派幾個去。21 歲去的，日本人叫我去的，先檢查身體，合格身體檢查完畢才能去。山地人一直換換換，日本人叫去就去的，20 幾個人人都死掉了，只有我一個人活著。以前去當兵爸爸送我到埔里去，我自己願意去。以前當兵都會去送，坐日本的車子，車子到廬山那邊。自己喜歡去，部落這邊的年輕人以前也有去。

以前我在派出所上班，鋸木頭做房子的板子，一片一片的，鋸木頭，日本人教我做的。（這時候真耶穌教會下午集合的音樂響起）霧社事件那時很小，差不多 10 歲了，在外面玩。在日本手下工作，他們對我很好。20 歲就去日本人那邊工作，日本人喜歡我去工作。（這時教會的音樂響起，人們陸續經過，一一朝向教會而去）看到我很能做所以喜歡我。

小時候的泰雅族人記憶，不需像日本人的強力灌輸，其實早已自然形成生命的族群記憶：打獵、獵物、編揸籃、植物的用處、做酒。小時候會爬樹玩，摔下來受傷頭上有一個疤，你看，頭上有小時候的疤。也會跟同伴去玩水，爸爸會說不要去。有跟爸爸去打獵，大人去打獵有帶我去，放在打獵住的地方烤火。看到鹿、山羊、山豬、山羌、猴子。那個鹿很好看。爸爸小時候只有教工作，以前的長輩，有教編揸籃。我會幫忙做家事，煮飯、洗衣都會做。衣服用有一種去山上拿的洗衣服用的 Gmui 洗。用它的根，挖來打一打就有泡泡。山上有，去找的話就有，這個附近沒有了。現在沒有種地瓜了，如果有地瓜還會做地瓜酒，先給它發酵。要跟一種東西才能做，現在沒有那種東西做不成，要煮，很辣，跟蒸餾過的酒一樣，喝起來很像高粱酒。（家人不斷催促 Basau 要去做禮拜了）以前會去找山地菜之類的，以前沒有種菜，去山上找 sama，很喜歡吃那種菜（指龍葵即平地的鵝仔菜）（家人仍一直催促）我還有很多去南洋打戰的故事，還有很多沒說呢！。

三、悠遊自然生活的 Wugan

故事主人翁：Wugan · Bawan（簡稱）81 歲 Lugudaya（平和）人
受過日本教育的 Wugan 阿公除了賽德克語、日語之外，他也能說國語，是所有故事老人中唯一不需全程翻譯的人。有關從前部落生活的事 Wugan 懂得很多，有關日本人的時代，他也有不同的看法。霧社事件的當日，他身處於歷史中，帶他們去參加運動會的日本老師全家被殺。但是因為現在的他身體狀況很差，所以說話已無法太過用力。

長期生病下來，為了到醫院看病方便，他已好久沒有回到山上去。年輕一輩已不耐照顧他的生活，常常 Wugan 都是一個人在家。我想，走路都沒力氣的他，平常吃什麼東西呢？在人情淡泊的城鎮中他是怎麼生活的啊？問他想不想回山上？他說：想。但是要常常去醫院.....。打擾生病的 Wugan 太久，晚上十點多離去時，兒孫都不在家，只剩獨居的他。

Wugan 在孩童時期的生命經驗主要是建立在山上的田裡，跟隨父母親和兄弟姊妹住在工作的田裡。

我今年 81 歲，我是民國九年生的。小時候住在平靜。讀書在平靜讀的，Dautsa 教育所，那個學校。在日本人差不多到山上的時候就有了。我 12 歲才去學校，12 歲以前在山上，沒有在部落。山上在梅峰下面，在田裡面爸爸媽媽在那裡工作。爸爸媽媽工作的時候我們小孩子沒有做什麼在那邊玩。

田裡的附近山林河野是 Wugan 探究自然知識的「大教室」，用雙足悠遊於山林小徑，使 Wugan 關於自然的知識特別豐富。

我的兄弟姊妹，四個男的，三個女的，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第二個，上面一個姊姊。現在還在。以前我們小孩子沒有工作都在玩。去河裡面釣魚，用針放餌，餌是河裡面的蟲（Gui）像蚯蚓。會釣 Bnban，意思是那一種小小的、有白色的、腹部是白色的，後面是黑的魚。只有釣那一種魚。

平常除了釣魚以外，還會跑到山上玩，就是梅峰那個山上，田在梅峰下。那時候還沒有開地，我們沒有工作，路小小的一點點，日本時代就有馬路，一點點寬，用走路的，沒有車子，從霧社到合歡山都用走的。

從埔里到眉溪有車子。台車，桌子大一點點，坐 8 個還是 6 個，有人推。我很小的時候沒有坐過，小時候都在山上，沒有出來過。小時候我那個年紀，沒有住在部落。山上也有很多鄰居，一樣的小孩。一起玩，到山上跑，抓小鳥。很多，有大的、有小的。Gabahani(小鳥的意思)，有，很多，有綠色的、有白色的很多。Braku 綠綠的、全部綠綠的，全部綠色的。還有像鴿子那種，像那個灰灰的顏色，全部是野生的。

山上還看到栗鼠、飛鼠、松鼠、山羌，松鼠肚子紅紅的，肚子白白的是飛鼠，松鼠背後也有條紋的。我們小孩子沒看到比較大的動物，要到很遠的地方才有。山豬也有要到山上聽得到，住的那裡沒有山羌。

住的地方有很多樹，有的大有的小。有好像電視那麼粗的，Rugas Rous，飛鼠吃的那種，樹有果實，人不能吃，小鳥可以吃。葉子有十多公分有鋸齒，樹皮硬硬的，有白白的、花花的。樹皮灰灰綠綠的，山上很多，現在還是很多。Hinogi 雲海、合歡山對面靜觀進去才有很多。

以前開地周圍先整理再放火燒。那個時候田有固定，一段時間燒換地方，離開那個地方會種 Sbjuku (赤楊)，有那個肥料，種下去以後差不多 5、6 年去砍，砍了以後拿來種玉米、小米、地瓜、芋頭。

還有種豆子，有黑黑的像綠豆一樣小小的，現在沒有種了。我在 Degu (阿公的女兒) 的田裡有種一點，小小的。差不多一個月就可以吃了。

Wugan 對於傳統部落的範圍、習俗、規範、變化都很清楚，部落有多大、部落的頭目是誰、頭目怎麼來的、敵對的部落、有好的部落、紋面的長輩、霧社事件的情形、部落的遷移等等都留有深刻的記憶。

爸爸媽媽都有紋面，爸爸上、下，媽媽上面三條。以前那個山地人差不多 18 歲就要，男的女的都有。不是很會打獵才有，每個人都有。以前頭目，每個部落都有頭目，部落大約有 70 戶，部落叫 Lugudaya（現在的平和），日語叫做 Galigoya。Galigoya 是假的部落的意思。真的部落在派出所那裡，叫 Dautsa（日語）包括平靜、派出所那邊 Tmbalaha。Tmbaraha 還有 Giga（天主教那裡，中間的意思）、Rutsau（比較平一點的樣子）Ayu 就是中間水溝的意思，就是 Giga，Doda 是山地話，Dautsa 日本話同一個部落。

以前的頭目死掉了，霧社事件還在，後來死掉了。當很久，民國 50 年左右的時候死掉了。是 Awi Rudan，是 Asan 的先生住在 Tmbarah。他沒有後代，他只有一個孩子，死掉了。Asan 是第二個老婆，第一個是靜觀的女孩子。頭目用山地話叫做 Dmugu，新竹、眉原的話不一樣。清流的一樣。清流是霧社事件過去的，全部都去清流。

遷去清流的有 Hogo（春陽）、Mahebo（溫泉）、Bualon（廬山）、Suku（在吊橋上面）、Sibau（春陽臺灣大學對面，有一個河流上面）、Drodophu（仁愛國中），現在那裡住的都不是原來的人，Hogo（春陽）是平靜過去的，那個住在 Bualon（廬山）的人是從靜觀過去的，Mahebo（溫泉）、Mahebo（溫泉）是平地人，山地人有是有很少，從廬山過去的。Sibau、Suku 現在都沒有人，只有在那裡工作的人。

霧社事件的時候我差不多 12 歲，霧社事件我有去，已經一年級了，我有去運動會。我小時候，我跑得很快。我們平靜的那個老

師被他們殺掉，他帶我們去運動會，在那邊就給他們殺掉。拿刀子。開槍不行，很多人，很多山地人，他們都殺日本人。

那時候去運動會的時候穿那個日本人的學生衣。那時候穿日本的學生服，和式到小腿。我們知道他們要殺日本人，就趕快脫掉。

日本人沒有脫掉。日本人都快逃跑，那個時候很多人講說

Mahebo 莫那魯道他們要殺人。

我有看過莫那魯道，他很高，腳很長，一百八十多公分。還沒有發生霧社事件，有到過我家吃飯、喝酒。酒量很好、人很高。那時候的頭目是日本人指定的。日本人沒有來以前不是自己選的，比較有力的、比較會打獵、殺人的當頭目。

殺花蓮的，我們和那個 Mahebo 的人不好，常常打戰。日本人進來的時候就沒有了。我們跟 Tarugu（靜觀）的人好朋友，不會打戰，Tarugu 和 Dautsa 一起的，Mahebo（溫泉）Hogo（春陽）和我們會打戰。

對於沒有住在部落的孩童而言，父母親的教育就更顯得重要，住在只有幾戶鄰居的山林裡，該學習的知識、該遵守的行為規範、該注意的危險因子也更廣泛。

沒去教育所前，爸爸媽媽沒有教什麼，我們在山上沒有在部落。山上有教一些東西，他說不要偷人家的東西、不要罵人、山上不要去燒玩火。去唸書以前爸爸媽媽還有教我山上不要到遠的地方，到河流不要去，不要爬樹危險。但是我小時候有爬樹，爬水冬瓜、赤楊木，還有去山上拿野的枇杷，那個很好吃，綠色的，樹很高，圓圓的像葡萄一樣。長得像枇杷一樣，梅峰下面很多很多，一棵樹生得密密麻麻，長得跟枇杷一樣，現在（11月）可能就有了。

我們小時候差不多 15、6 歲，學校畢業了，去山上每一個男孩子自己會去，有時爸爸還是那個親戚會帶去山上，找東西，找那個

什麼枇杷、Liwa 野生的白菇、香菇、木耳都有，下雨差不多，沒有下雨我們去山上找香菇。還有找那個老鼠，山上的老鼠，在梅峰後面。現在還有原始林，去抓老鼠。放夾子，自己用鐵線做的，有人會做，部落有人會做。還有用石頭，用一個架子架起來，老鼠吃了就會壓到、壓扁，現在還有人去做。

去山上有時候 8 個有時候 6 個，不是常常去，有空的時候才去。去差不多二、三天回來，去那個梅峰的後面。不是往花蓮那邊去，不去那邊，小孩子不去花蓮那裡的山上，指以前的人打獵才會去。走能高去，走打獵的路去能高山後面到花蓮，很遠，有時候差不多去一個禮拜。

會帶山羊、山豬、鹿，有時候有熊，熊比較少。很多人啊，15 個、20 個一起去山上，差不多看天氣嘛，不下雨的時候去，現在十月的時候可以去，沒有下雨。差不多現在，還有四月，那時候鹿長角，到山上找鹿的角賣給平地人。很貴喔！那個東西，打到的時候就馬上下埔里，賣給平地人。

我還記得 10 歲以後的事，7、8 歲的時候還記得，在山上，沒有在一起部落。日本人進來的時候，才叫我們回平和，不讓我們住在那裡。祖先也是，日本人沒來以前，我們住在山上，梅峰的下面。

泰雅族的父母很疼愛小孩，尤其是父親會打孩子的真是不多見，若是要打孩子也大都由母親執行，是不是如泰雅族傳統所說的：孩子是從母親從生的有關呢？

小的時候不聽話的時候，媽媽比較嚴，會打我。爸爸不會打，很疼我，不會罵我。爸爸不會帶我去玩，就是那個山上，也沒有地方去玩啊。

小時候有玩射箭，差不多 12 歲的時候，不是那個真正的木條啦。用竹子，親戚做的。還有去玩賽跑，在山上賽跑，從山上跑下來。

還有到河流裡面玩水，不是大的河流，小的河流有去。以前有很多小的河流。松崗的下面，梅峰的下面也有。大的河流叫 Yayon Bawu，大河流的意思，日本人叫做 Rotsueke。

爸爸媽媽教我們這樣嘛不要偷人家的東西，不要出去玩到那個山上，山上很危險啊，不要到河流洗澡。下雨不要到外面，沒有衣服啊只有一件衣服。冬天很冷的時候就烤火，合歡山的山地話叫 Suwun，意思是很遠的地方啊。冬天會下雪，下雪叫做 Huda。平靜沒有下雪，霜有。霜叫做 Siba。

冬天很冷也穿一件衣服，沒有衣服。很冷，烤火。夏天一樣啊，只有一件衣服。

小時候沒有去上小學的時候，沒有學唱歌，跳舞只有那個打獵，長輩會唱歌跳舞，還有那個結婚。還有二月開始工作的工作，收東西的時候也會喝酒唱歌跳舞。農作物放進穀倉的時候有修理店還有全部部落喝酒跳舞啦這樣，會聚在房子的前面。白天也有晚上也有。差不多四、五十個大人。

根據 Wugan 的說法，當時並沒有重男輕女的情形發生，對孩子都是一視同仁的喜愛。

小孩子生下來滿月的時候有的會請部落的。生女孩子男孩子都要請，一樣，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樣。

四、活潑淳樸的三個 Bubu Rudan

故事主人翁：一、Gumu · Nobas 88 歲 Tarugu (靜觀) 的 Lugudaya (平和) 人

二、Robo · Walis (簡稱 R) 83 歲 Doda (平靜) 人

三、Dabas · Wadan (簡稱 D) 86 歲 Tarugu (靜觀) 的 Dluwan (平昇) 人

說故事的這三個阿媽，各有各的性格。最早開始說故事的是 Gumu，在村人曾太太的陪同下，我們邊走邊聊到了她家。午後，Gumu 正坐在屋子後面靠山的那一邊的小凳子上，看起來應該是在吹山谷的清風吧？滿佈歲月痕跡的臉上猶殘存幾分清秀，說話輕輕柔柔的她，年輕時一定很惹人愛憐吧！她娓娓訴說記憶中的過往，也唱了一首不全的泰雅傳統輪唱歌給我們過過癮，一直到活潑的 Robo 出現，她忽地靜默了下來，久久才用極細極輕的聲音吐出隻字片語。

Robo 真是很活潑直爽的人，和她瘦小的身材比起來真的難讓人聯想在一起，本來住到平地去的她因為生病，所以決定回山上。山下不好，回到山上所有的病都不藥而癒，和老姊妹聊天她顯得特別的高興，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是她在說故事，一句接一句，說完不時又徵詢另外二個老朋友的意見，不待回答又自顧往下說。在力邀之下 Robo 也演唱了幾首歌給我們「做紀念」。

最靜默的就是半途加入的 Dabas，束著一頭直髮的她非常的害羞、內斂，很少表現自己，從加入到結束始終含蓄有禮的看著 Robo 說故事，有時挨不過慫恿會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的時間她都扮演最好的聽眾。

首先是 Gumu 上場

我不會聽國語，在這裡講沒有關係。我現在走路沒有什麼力量走，走路可以走到 Tmbala。（差不多幾百公尺），眼睛是很好，走路沒有什麼力氣走。我 88 歲了，我的頭髮都白了，因為老了。在部落休息（mDuru）。媳婦去松崗工作了。

爬樹在 Gumu 的幼時記憶中，是不可再犯的的行為規範。一個被認為是錯誤行為的發生，族人可以規訓、父母親更是不良行為的當然處理人。經過部落的人、父母親的反應，她知道這樣的行為是不被接受的，也因此再也沒有做過。

沒有爬樹。只有爬過一次，我們三個去爬櫻花樹，枝條有叉，又叉很脆，櫻花樹的枝條像要倒的樣子，櫻花的果子已經熟了，我們放滿滿的在嘴巴，我們三個擠一個枝條搶著去採果子，怕別人先拿到，通通擠到一個枝條，樹的根，啪啦！啪啦！可能要倒了，就倒了。一個摔一邊，另一個吊在樹上，樹倒了，另一個抓著櫻花樹不放，就吊在樹上，我在中間。有一個人叫 Awai Nogan 看到了就說：活該！活該！活該！活該！活該！活該！我要去給你們媽媽講！誰叫你們爬樹，你們想死喔？

大部分的泰雅父母是不打孩子的。Gumu 的爸爸媽媽不打孩子，不論男孩或女孩都一樣，她感受的是爸爸媽媽的疼愛。

從那時候就不會爬樹。還小的時候，那時候爸爸媽媽還在，別人跟爸爸媽媽講，他們罵我罵得很厲害：「再去爬啊！你想死啊？」我說：我不要了。從那時候就不要去爬樹（mSgara）了。爸爸只會罵不會打，罵很多，沒有打。小孩子會爬來爬去啦，只有爬，沒有什麼玩。

爸爸媽媽很疼我，沒有打，不會打，很疼我。別人的父母有的打，不聽話，別人的爸爸媽媽會打，用手打。我的爸爸不會打，哥哥也沒有被打，媽媽不會打孩子。

主要的食物是地瓜、小米，以前都是吃地瓜、小米。也沒有地方

可以賺錢，埔里才有地方賺錢。有去打獵，打獵回來有慶祝，只有唱歌。歌忘記了，怎麼唱了？（回想的樣子）

Gumu 自小就面對生存環境的惡劣、疾病的威脅和至親的死亡。記憶中父母還健在的幼年幸福的。

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時候沒有做什麼事，還小不懂。我們很多兄弟姊妹，我是最小的，Walis、Demu、Bilai、我，他們都死掉了，剩我一個，老了都已經過世。跟兄弟姊妹在一起，只有去外面去玩，跟小孩到外面去玩，沒有拿什麼東西玩，父母親有做 Buzy（弓箭）給我們玩，沒有什麼啦，只有那個箭，去試著射看看，男女都可以玩，只有那個拿去外面玩，有人不能隨便射，除非沒有人的地方才可以去射。

幼年時期失去了雙親，也失去被雙親教育長大的族群經驗，小小年紀，因為生活乏人照料 - 「沒有人煮早餐」又再度失去受日式教育的機會，對於沒有受正式的日式「教育」，Gumu 常不經意就表現出沒有接受教育機會的遺憾。

以前是 Tarugu（靜觀）的人，沒有讀書，沒有 Dama（爸爸）Bubu（媽媽），被人家養，他們沒有給我去讀書，日本人沒有叫我去讀，因為沒有人煮早餐、沒有人叫我起來。很小 Dama 和 Bubu 就死了，我才 7 歲。不太清楚在做些什麼，我還小，日本人都很關心我，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死掉了。他們湊錢買布料給我，縫我的衣服，有二件。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沒唸書，那時候很好。

沒有傳統族中女孩子成長時所倚重的母親，女孩子傳統該學的織布技能，是等長大看別人織布學會的。

我長大才去看人家織布，不知道幾歲開始織布的（想一會兒仍想不出來），可能是十多歲了，差不多 13、12 歲，大概是那樣。織布外還有工作，白天去工作，晚上回來織布。怕沒有飯吃，就白

天去工作，沒有在白天織布，以前種小米。

在敘說裡，可以發現失去雙親的 Gumu 是由哥哥們負起養育她的責任，另外鄰居也經常照顧她、關心她，並不會遺棄她或使她成為真正的孤兒。

我 18 歲離開 Tarugu 的，在 Tarugu 沒有做什麼，我哥哥不給我工作，我也沒有去工作。我有煮飯、織布，衣服沒有買是自己做。我從小就會織布，我自己做線、自己煮，自己會縫哥哥他們的衣服。我哥哥不給我去工作，木材他們都送來。他們去田裡睡覺前，會先來看看有沒有小米。如果沒有就會打（舂）米，留一半在家裡，我自己在家裡。他們的米煮完了，他們就回來打米，我就說：米還有很多，我沒有煮，我去附近的鄰居家吃飯，那邊的人他們都會給我吃。要是去玩的時候，部落的人煮地瓜，地瓜煮好了會先給我吃，他們就會說因為沒有人煮給我吃。我哥哥送來的地瓜都沒有煮，都放爛掉了，部落的人有碰到煮飯時，都會叫我先不要走，先吃飯再走，沒有人給你煮，就給我吃。

染色的白色用那個灰煮，紅色和黑色是用買的，下去埔里買，埔里有在賣了。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時候，沒有去哪裡，就在家裡，大人是去工作，小孩沒有什麼玩，只有在外面做遊戲，用手玩，沒有東西玩，遊戲記不起來。

這時候 Robo 上場了，Gumu 馬上說：叫 Robo 唱，Robo 你唱。Robo 接著說：

在山下生病，回到山上就好了。這真是有意思的說法，是不是因為回到了原鄉，回到熟悉的地方，心裡的愉快治癒了身體的不適。去埔里就生病，在山上比較好。Gumu Nobas 很會唱。你（指 Gumu）不是很會唱？Gumu 說：我要唱那時候跳舞的歌。Robo 一聽就說：這個是跳舞的歌，去打獵回來，高興了，女孩子就跳舞。

Gumu：其他時候也會聚在一起跳舞，除了打獵回來外。

Robo：有時候也有，有節日的時候，女孩子跳舞的時候的歌。我 83 歲了，Gumu Nobas 你唱。

Gumu：你比我小。Gumu 唱了幾句歌。

Robo：我讀書的時候，Gumu Nobas 就嫁來我們這邊了，那時候都讀六年的日本書。

Gumu：我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簡單的會聽、會講。

Robo：有的讀五年，有的讀六年，最高的只有唸六年。我們在這裡（指 Doda）讀。我的小孩子都集中到 Fuji（廬山）讀。

Dabas 出現

Dabas：我大概有 86 歲了，我沒有讀過書。

Robo：我也沒有讀過書（謙虛的說法）。

Gumu：我會織布是別人教的。不知道幾歲。

織布、唱歌、跳舞對 Gumu、Robo、Dabas 三位故事老人而言，均是身為女孩子該具備的技能，連不同族的舞步差異都看的出來。但是舞蹈是在生活中產生的，高興的時候就會跳舞、唱歌。喝酒的歌、換工的歌都是配合當時的生活情境，是自然情感的表現，而不像現在很多時候是為了表演而產生的。

Robo：她（指 Dabas）很會唱歌，叫她唱歌。（Dabas 推辭）像我們這個年紀的還會跳舞，喝酒一點點就會跳舞，Dabas 比較會唱。（Dabas 還是不好意思的推辭）我們來唱（Biyased）好不好（Daminao），送給他們做紀念。（Dabas 仍推辭）快點！Dabas！不然沒有力氣唱了。我們二個（Dadaha）一起唱，我們互相幫忙唱。（Dabas 還是推辭）以前女孩子都很會玩，跳舞那種的。

Dabas：跳舞，喝酒時候的歌。喝喜酒的時候也跳舞。以前跳舞有人專門在教。

Robo：我們吃飽了，就走去跳舞。我們走了，就跳舞。我們的女的

長輩教跳舞，跟日本人一起。沒有跳舞的時候就織布。

Dabas：節日高興的時候就跳舞。

Robo：Sakura（春陽）、Fuji（廬山）、Tarugu（靜觀）都一樣腳步。

全部都一樣，Baigeuli（眉溪）也是。

Dabas：不一樣，跟我們跳的不一樣。抬腳的時候不一樣。

Robo：萬大的不知道。開始要工作的時候有沒有祭典？是不是沒有？

（不太肯定的樣子）一年沒有什麼祭典，砍頭的時候高興就會有祭典。只有高興的時候，有的會喝酒跳舞。我知道就是跳舞。除此之外，沒有小孩唱著玩的歌，有的到田裡會唱歌。怎麼唱了？唱幾句。我們來唱唱歌吧！

Dabas：你唱啦！我不知道怎麼唱。（推來拉去）

族中有能歌善舞的人，是其他人學習的對象，也是族人傳承歌舞技能的來源。

Robo：要唱以前有一個人叫 Obin Nabai 的歌。太陽快下山的時候他就唱（歌聲）喔 La-l-Si-Ma-Ma-Lu

Dabas：對呀！就是這樣子啊！

Robo：我們要回去了。Sa-Le-Yo Sa-Le-Yo，要回家，回去部落。

以前 Obin 的歌，以前他也很會教唱歌，跳舞的歌我有學過，但是歌已經唱斷掉了。結束了（工作）就會唱這首歌回去。我們來唱跳舞的歌，也是 Obin 的歌，他很會唱歌跳舞。玩的時候，很多人的時候唱的。我們二個人。（Dabas 還是害羞推辭）很多人唱比較好，Dabas！（Dabas 還是不要）

Robo：我這一次唱這首歌好像都唱斷掉。不會唱歌啦，很累！

Obin 很會唱歌，我跟他抄寫很多，都丟掉了。小時候傻傻的在外面玩，也沒有玩石頭，在部落爬樹有啦。以前的父母親很嚴格會打人。

讀書的時候爬樹去拿果子，我有爬樹，差不多二年級的時候。日

本時代 12 歲去讀的，18 歲畢業。去唸日本書不用繳錢，給書也不用錢，只有去讀書。有的也會跳舞教唱歌，像 mo-mo-ta-ro-san mo-mo-da-ro-san bo-bo-bo ha-do-bo-bo。以前日本人要是玩的話，很嚴格，沒有玩。

這個小故事中，Robo 對於她害別的孩子爬樹跌倒的事耿耿於懷，到年紀大了都還記得。

我們來講跟 Labai Walis 的事。二年級，那時候 buwale 生很多紅紅的果子都很大。Labai Walis 是我們這裡的人，她爬上樹去掉下來，是我給她弄掉下來的，到樹的頂上後，她跌倒了，是我叫她去爬樹，我在樹下面。櫻花樹很脆，那個不好，哎喲！以前那個 Labai Walis 我害她跌倒摔下來，是我叫她上去的。

Robo 的母親也從不會打她或罵她，她感受到的是母親很喜歡她。以前吃 bu-a (地瓜) sa-li (芋頭) ma-tsu (小米) su-gai (豆子)，四種只有，沒有吃什麼東西。煮的時候用木材煮，在地上煮，用石頭搭一個三角形像爐灶。小時候傻傻的，我媽媽很好，不會打也不會罵。小時候做錯了才會打，我媽媽都很喜歡我，不會打。

Robo 從對長輩的觀察和聆聽知道生活上有很多規矩：不能到危險的地方、吃東西的哪一個部位是有禁忌的。這些規矩都希望孩子不要發生意外，能健康的長大。「有跟長輩在一起就比較知道。沒有跟長輩在一起就不知道。」Dabas 做了最好的解釋。

沒有去河流，怕去掉到水裡，怕大人罵。以前大人不給我們去河流那邊，危險。要是去的話，會跌倒、死掉。

小時候生活上有很多規矩，豬頭不能吃、豬的生殖器不能吃、豬腳不能吃。(笑不停) 雞腳也不能吃。翅膀、雞腳不能吃。小孩吃了很容易老，我自己看大人的，年紀比較大的人應該知道比較多(看著 Dabas)。

小孩子吃肉，雞的翅膀、內臟、頭、腳不給小孩子吃，容易老化，都是老人在吃，從以前大家都是這樣子。頭是會老化。腳會腳痛，翅膀也是一樣的原因（老人家說吃了會怕冷）。應該是他們比較懂（指 Dabas）我知道什麼事是因為我自己有看，也聽長輩講這些事。

Dabas：有跟長輩在一起就比較知道。沒有跟長輩在一起就不知道。

小時候去玩 Sama（sama 也是野菜的意思），別人告訴我不能摸這件事，就是那個 Sama 啊（跟 Dabas 說）。那個不能玩，會傳染，不知道誰的親戚，年紀很大了，Sama Gayaw 不知道是我們的親戚還是誰的親戚，他在那裡，住那裡。那個女的長輩脖子長了一個瘤，很長很大。我不知道是什麼我去摸。阿姨罵我：不要摸，會傳染，奇怪這個孩子，怎麼去靠人家那麼近，不要去摸，摸了會傳染。我當玩具，小時候我去抓那個瘤，五歲的時候玩的，我給那個人抱，就一直玩他的瘤，他只有一個孩子是啞巴。

Robo 突然說：我要唱我們以前換工的歌，那首歌是說來換工的意思。

歌聲

Robo：有日本人的時候才唱，15、6 的時候，日本人叫去就去幫日本人做事，那時候唱這首歌是我小姐的時候，那時候工作了。以前的長輩通常在喝酒的時候才會唱歌，有酒歌。沒有哄小孩的歌，嬰兒哭，一直哭，哭不停。用火來畫圈子給他收驚。沒有哄孩子唱給他聽，慢慢輕輕放下去睡。日本的話有唱。

身為女孩子，從孩提時除了要認識山野中好吃的果實、可以治病的植物和拿來洗頭的籐子以外，對於和織布相關的製麻過程也要很清楚。

小孩子期待大人帶東西拿來吃就很高興。要是去山上去採野枇杷（widu）綠綠的、小小的，梅峰、松崗下面長很多，那裡都是森

林，樹很大，去那裡放工或做麻，休息的時候會去採。做麻不能太老，用剖開削尖的竹子，拿掉麻裡面的骨頭，折斷，拿皮起來曬乾，用手捲繞成一樣大，經過很多步驟，用灰煮成白色才織布。織的布很硬、很結實、不保暖。每天搯木材保暖，木材很重要，煮東西、燒水、洗澡，山上有藤子，打一打有泡泡，洗了頭髮黑黑的，borobo 煮了喝水苦苦的，治胸痛、胸悶。等搯枇杷回來就很高興。野的東西果子狸之類、鳥、老鼠、山貓晚上拿回來吃也很高興。

孩童從小就很獨立。大人不在家時，也能自己處理吃的問題。不像現在的孩子生活完全依賴著父母，真的是孩子，少了父母不知還能做什麼。平常玩遊戲的時候性別的分際很清楚，男孩子跟男孩子玩，女孩子跟女孩子玩，不會玩在一起。

大人工作時，小孩子在家裡玩，出去玩。大人煮好地瓜放在那邊，小孩子玩一玩，餓了就自己回來吃。玩的時候會打架，沒有什麼玩具，沒有想說要玩什麼。有玩陀螺，男孩子有玩竹槍。Basua Nawi 被打到眼睛，一隻眼睛壞掉了就是玩那個竹槍。竹槍和陀螺都是男孩子在玩的，女孩子沒有在玩。女孩子只有在玩一玩，也不跟男孩子玩，女孩子跟女孩子玩，大人先煮東西放著，小孩子再回來吃，早上先煮一煮，他們去田裡，沒有像現在的孩子，以前沒有啦！

沒有什麼事情，男孩子有時候會假裝打架，最後就真的打起來了，女孩子也玩的時候會打架，本來開玩笑，玩一玩就會打，我以前很調皮，叫 Labai Walis 和 Obin 打架，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我不好，叫人打架，小時候啦！

大人對小孩子的規範，希望孩子有禮貌，做個善良的人。長輩說不要欺負人，欺負人不會活的很久，也不要打架，以前的禮貌。以前的生活不好，有時候衣服沒洗，衣服穿幾年也在那邊

穿，很髒、很臭，很久，不要講這個好了，為什麼要講以前的事，不要講。衣服髒得厚厚的，沒有現在的肥皂，去山上拿什麼像肥皂那樣的

Dabas：bajako 嗎？

Robo：不是，是 galaewas 先打一打洗衣服，以前衣服髒得厚厚的也不洗，怎麼那麼臭？

Dabas：以前的事我自己不會講。

Robo：聽長輩說去山上打獵，那個肉放在那裡爛掉，肉被蟲吃掉再吃那個蟲。拿起來就直接吃掉，拿來煮很甜。（擔心我們聽了會不會噁心）你們（指另外二位故事老人）都沒頭腦，我以前聽到他們講就會講，我知道的我就講。

有關所有權和孩童適合活動的場域問題是這樣的：別人的東西和自己的東西是有差別的，不能隨便。人煙稀少的僻靜地方是不適合孩童活動玩耍的。

小孩子不可以不要隨便打人、拿人家的東西，大人這樣講，不要隨便做什麼動人家的東西，爸爸媽媽都有講，不要隨便吃人家的東西、不要隨便拿人家的東西、不要隨便吃別人家裡的東西，有講，媽媽有教，不要隨便到遠的地，要是你們跌倒。不要隨便到森林裡面，偏僻森林的地方，大人這樣講。

愛護動物、敬畏動物的行為在泰雅耆老的敘事中並沒出現，可能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大過和對其他生命的尊重；更可能原本依時序入山林，取所足夠的價值已在時代變遷中斷裂。

都去打動物、放陷阱，獵來就煮來吃，在家裡養狗，打獵時帶去，狗去追動物。看到蛇、鳥就打死，什麼都要打死。看到鳥就會用石頭什麼打、放陷阱、夾子。沒有什麼，沒有像現在一樣。就是工作還有打動物，什麼老鼠、小鳥、野肉有吃就很高興。

在那個社會群體規範、制度典範和儀式行為集體受到時代衝擊的

年代，若要說還會怕什麼，最直接的就是部族和部族間的不友好，尤其是互相出草的行為。

怕以前的人來殺人，怕那種互相砍頭，只有那種怕。什麼老鼠、動物都不怕，都給他打死，只有怕殘殺那種的，只有怕殺人，有的他們會來掐脖子。

洗衣服的 galaewas 有二種，一種是 bagiak，galaewas 它那個根紅色的，去山上拿的，本來我們平靜附近也有，現在很像沒有看到了。它長在有水的地方，是藤類的、紅色的。

穿衣服就是麻做的，直接就披著，沒有釦子，男的女的都一樣，男的也有自己做的蓋男孩子的地方，自己打的，都是白色的，沒有彩色的，有日本人才有彩色的，泡到變色，只有白色和黑色的，不像現在紅色的很鮮豔。以前的人沒有穿衣服，身體很好，衣服薄薄的，身體很健康，以前冷的時候睡覺，床底下會放炭的火，先燒火燒一燒，炭拿起來放在床下面。也是用麻做的蓋，以前沒有棉被，日本人來了才有。沒有穿皮的動物的皮。只有穿織的布，重要的地方遮起來，外面穿一件裙子。

傳統的泰雅服飾在日治時代，有了巨大的改變，這從日治時代如《臺灣蕃族圖譜》留下來的照片中，可以得到驗證。

日本人來了才有穿現在這樣子，也買布。還沒讀書以前，日本人還沒來。日本人來的時候就去讀二年級，對呀！讀六年不知道幾歲了。一直穿到五歲差不多，五歲以後才換。換現在的衣服，用買的，買衣服，買布。沒有穿日本的衣服，只有去跳舞的時候穿。日本時候買衣服很便宜，有節慶才穿日本人的衣服，以前日本人來的時候，也有穿織的布縫成的褲子。要是有節日，就穿日本人的衣服，日本人會發衣服，自己要買的，小姐的時候有節日穿和服，一年一次，元旦而已，沒有運動會。

根據 Robo 敘述的這個小故事，她並不喜歡日本人，那時的日本

人給她的印象是：很嚴格、很壞。

幾乎每個部落都有日本人，日本人很嚴格，有人在家休息就用石頭丟，所以織布的時候就會關門怕日本人看到很嚴格。去做山上的工作，去幫他們種菜、種米、做麻，一定都要去做，很壞，日本人，小的小孩子要帶去工作，大的孩子去唸書。在日本人來以前，大的去幫忙工作，小的就讓大的照顧，走路去很遠的地方工作，上山工作還要揹東西，收工回來也要揹東西。

日本人來以後就沒有紋面了，日本人來以前有紋面。很可惜沒有紋面，日本人要來了。紋面很痛。

Dabas：哪裡不會痛？那麼腫起來，用針不是一根針，針用排的，有專門在紋面的，用一種樹的刺，柚子的刺比較長，用打的。

Maliba、花蓮可能是最後的了，可能到山上躲起來畫那個臉。

Robo：以前的人要畫比較好。每個都有畫，而不是有什麼條件。要畫那個，年輕男孩子很喜歡，這樣子好看，全部都有，才漂亮，沒有畫男孩子不喜歡看。男的畫，女孩子也會喜歡，我媽媽都有畫。（問 Dabas）你先生 Awai Sama 有畫嗎？

Dabas：沒有畫了，現在有紋面的沒有了。沒有畫了，那時候日本人會罵。

從 Robo 非常流利的唸出數字，且是用泰雅族的賽德克語不是日本語唸出，即可知數字的概念是從祖先流傳下來的¹⁴。

Robo：很小就會算數，（隨即很流利的唸出）jean（1）daha（2）dulu（3）spats（4）lima（5），很小就會了。

聽三位老人說故事，一下午的時間還來不及深入過往的歷史，十月的暮色早已壟罩整個部落，是我擔心老人過了該吃晚飯的時間而主動打住故事，天色已暗，部落的燈火不知何時亮的，我們結束在此時。

¹⁴ 有關數字的唸法南島語族幾千年的演化有些數字仍保有極相近的發音。根據研究者的比較發現：3,5,7 這三個數字的唸法相當接近。泰雅族的是：dulu,lima,mbidu。而毛利的為：dolu,lima,whitu（毛利的發音 wh 和 f 是很接近的。）

五、勤勞孝順的 Bagan

故事主人翁：Bagan ` Gidan (簡稱) 76 歲 Doda (平靜) 人

Bagan 在部落裡開了一間雜貨店，早期的那種雜貨店，瓶瓶罐罐裡面裝著最吸引孩童的甜美滋味。雜貨店有幾十年的歷史，最近因為 Bagan 的兒子要建新的大房子，所以將從前在前面路邊的雜貨店位置讓出，退縮到屋後一隅繼續營業。Bagan 的先生不在人世，兒子雖然在本鄉工作，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和自己的妻兒住在平地。

我們就坐在雜貨店裡聽故事，室內堆滿了雜貨什物，顯得有些侷促和凌亂，屋內的光線也有些昏暗，Bagan 挪出凳上還沒吃完的用餐，又忙不迭的從大冰櫃拿出 500C.C. 的木瓜牛奶請我們喝，開始訴說我們想聽的以前小時後的故事，說完故事她還要到田裡去工作。

我 76 歲，民國 16 年生的，四月十九號。小時候，大概六歲以前，只有跟別的小孩子，很會玩，就是我們，六歲.....(停下來回想) 六歲.....六歲的時候我跟媽媽去工作 (這時有小女孩進來叫：老闆,要買東西，mBGan 專心說故事並不招呼小女孩，小女孩自己去找想要買的東西)

田地就是這個上面，就是有一個那個大水塔嘛那個馬路，就是那個地方。那是我們家的地？媽媽以前是帶我去那裡。現在種甜玉米。以前在山那邊有種水蜜桃，現在沒有人管了。

我是平靜 Doda 這裡的人。Doda 分三個部分，這邊叫 Tmbalaha, Tm-ba-la-ha (故意放慢速度,好讓聽故事的人聽清楚)。Demu 阿公住的那個地方叫 Rutsau。中間叫 Ayu。我是這邊的人 (指 Tmbalaha)。

Bagan 很小就去唸書，當時和其他孩童玩的遊戲有踢格子、分隊比賽、玩空氣竹槍、翻花繩、練習織布。也都是隨處取材，不用花一毛錢的 DIY 遊戲或玩具。

我是七歲還是六歲去唸書的，在平靜這邊，那時候叫做 Dautsa。

是日本老師。沒有去上學以前.....很多朋友嘛！以前玩有一個石頭，有一個石頭一起這樣一起堆，中間有畫格子，石頭這樣踢，一格一格的，從這邊踢到那邊。還有.....那個什麼一邊是在這邊，一邊是在那邊。分兩隊，怎麼講啊？ㄟ，比賽。還有什麼？（旁有小孩子一直叫：老闆！老闆！想要結帳了的樣子，但是mBgan都沒有理會，孩子又開始東看西看雜貨店內的東西）。還有我們這一個小竹子，小竹子這邊是一個這樣子，用紙放在裡面，ㄉ×△擊出去了。

Bagan 從小接受的就是傳統泰雅族女童的訓練，早在六歲時母親就教她織布，而她對那時練習織布的想法是：很好玩，好像玩具又可以拿來當皮帶使用。

從小的時候玩竹槍還有翻花繩、橡皮圈，我們也練習織布，一點點，6歲的時候，我媽媽他們教我織布，好像玩具一樣嘛！綁著當腰帶，織好我們用那個好像皮帶一樣，綁在腰部這邊（這時買東西的小孩已經自己選好要買的東西拿著紙鈔準備付錢）。

有時候會二個人一起，好像玩具一樣嘛！男生不玩只有女生玩這個。織布的方法跟織大的布一樣，一樣。把那個玩具當作學習，沒有做花樣，只有一種，現在有很多花樣。以前媽媽那時候就很多花樣。

Bagan 自認為自己是個孝順的孩子，她用來代表孝順的行為包括幫忙做家事、走很遠的路去接媽媽、幫媽媽揹東西減輕媽媽的負擔。

以前沒有去讀書的時候要在家幫忙，我有時候從小我很孝順ㄟ！有時候沒有去那個田裡，媽媽走到吊橋有去接我媽媽ㄟ！接我媽媽回來。走路啊！以前沒有摩托車沒有什麼。幫忙帶一點東西回來。媽媽去田裡，很遠喔！不是在家裡附近的田，松崗下面，以前我們實在很累很累ㄟ！沒有什麼摩托車沒有哇。揹東西是後面揹東西，前面抱孩子，用頭揹，小時候會幫忙揹。

Bagan 的孩童時代也同樣面臨疾病和死亡的陰影，說到比她小的弟弟和妹妹死亡的經過和原因，她的表情整個都凝結在空氣中。不是生病死的，是因為意外死亡的，更悲慘的竟然是被身負重擔的母親不小心壓死的。這些在她心裡留下了深深的悲哀。

我們兄弟姊妹只剩下二個，其他都死掉。以前媽媽生七個，五個死掉了。大的當兵的時候死掉了，一個走小河流死掉了，我爸爸種花生，她本來要去拔花生嘛我妹妹，我最大，二個妹妹、三個弟弟，一個男孩我媽媽揹很重的東西，那個男孩子在前面跌倒的時候壓死了，因為帶很多的東西，跌倒壓死了，很小，差不多快二個月，跌倒，壓死了，山坡嘛，在松崗下面一直下來都是山坡，很陡，高一點的地方也會有人種，現在有人住了。

我妹妹去摘花生，要吃啊，那個橋是用那個木頭做的嘛，她可能摔死了這樣，一直流到流到下面，她死掉了那個孩子。妹妹走那個木頭做的橋摔下去，一直流到下面，那個孩子就死掉了，差不多五歲她自己一個人去，我爸爸在那邊開地，我爸爸不知道，一直找一直找，就流走了那個孩子，一直到下面，他說一定死掉了，我爸爸不知道。

河流充滿了危險，但是也是玩水游泳和營養豐富的食物來源。「河流的那個魚很好吃」，Bagan 是這樣衷心的稱讚食物的美味。另外根據她對魚的形狀、長相的描述可知：溪流的資源是常被拿來運用的。

大河流的魚有二種，一種這樣很大，有鬍子，很大那個，以前我爸爸去抓，放網子，撒網，用撒，有時候很多，他們晚上帶很多。有鬍子那個 Boboya 好像是什麼魚豬的意思，像豬。另外一種也是很大，現在那個它的小魚很多，像豬的現在很少看到，另一種 Btsuluhu 白色的，像霧社碧湖那邊的那個，河流的那個很好吃。我們去抓，小河流的旁邊，用那個布，一個人趕過來，一個人撈這樣的。有時候去洗澡，有去河裡游泳。不是大河流，是小河流。

差不多六歲就會煮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學習獨立照顧自己的方法。

有時候媽媽，在田裡不回來，我們自己吃嘛，小孩子自己燒。差不多六歲的時候會煮飯，我們燒地瓜，那也沒有什麼。還有吃那個小米，MaTsu 小米的意思。日本話 MaTsu 是那個樹的名字，那個很粗的樹，可以油柴一樣的，油油的，燒火的時候很會燒，油油的。晚上沒有電，我們去揸那個油柴，那個 Sabu 厂又？Sabu 厂又？松鼠松鼠，那個松鼠這樣爬油油的。山地話叫 Ulis, Ulis。山上有很多，我們種的杉木也是大的那個可以做橫樑。自己長出來的，山上有很多嘛那個，到花蓮那裡都是那個木頭那個樹，我們到那邊去揸。

小時候的房子就是那個什麼石頭嘛，上面蓋石頭。一片一片大的木頭。我們以前住在旁邊旁邊對面對面，上面是石頭，旁邊是木頭，那個木頭很結實，地震也不怕那個，他們用挖洞的放在裡面，那個很結實 ㄋㄟ，都不怕地震。

以前我們煮芋頭、地瓜、小米好像稀飯一樣，煮好裡面放菜，很好吃，不加鹽。吃我們自己養的，自己養自己殺，養豬、雞、牛、羊，養黃牛、水牛都有。

以前去打獵回來有喝酒，跳舞，很熱鬧。回來的時候，親戚在一起有喝酒跳舞這樣子，在一起以前。慶祝的歌忘記了，不會唱。以前很會唱歌的老人都死掉了。小孩子那時候是學日本歌，學校要唱什麼，小孩子也是要學他們的歌，學校的歌。現在的小孩子也是，沒有唱什麼了，小時候的歌我都忘記了。

Bagan 的媽媽會打她，但是是為了她做了不好的事才打的，並不會無緣無故的打孩子。

小時候有時候高興高興就幫忙，不高興就不幫忙，小孩子嘛。如果不對了要打 ㄋㄟ，爸媽媽會打我們。有一次我本來準備烤那

個小米哪個火太大了，出去玩的時候差一點點那個房子燒掉，回來的時候我媽媽打我，那個時候比較大了。

在 Bagan 的口中，母親是勤勞能幹的人，到田裡工作、織布、做酒。

我媽媽會做小米酒，我沒有做過，她有教我，現在沒有種小米了。我們做那個地瓜酒，和那個小米酒。（這時候又有小孩子來買東西）還是有那個啊，怎麼做，我媽媽他們會做那個小米，還有地瓜酒，地瓜熟了放軟了，煮熟，有一點味道拿起來，用煮的，好像有一個機器嘛那個，他們自己喝的。以前打獵回來大家一起喝酒跳舞就在自己的家裡，找一個寬的地方跳舞啊。（這時買東西的小孩一直叫：老闆買這個，老闆買這個。中斷了 mBgan 說故事）。

第二節 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分析

毛利諺語：Te manu e kai ana i te miro, nona te ngahere ;
te manu e kai ana i te Matauranga, nona te ao。
如同森林裡的漿果是鳥類的食物；
教育是人們在這個世界的食物。

一、編織高手的 Rangimarie

故事主人翁：Rangimarie. 生於 1892 年，卒於 1995 年，Ngati Maniapoto 部族的人

故事六是摘取自 Rora Paki Titi 的 Rangimarie Recollections of her life，她是主人翁 Rangimarie 的表妹和好朋友。她所寫作的文章曾在毛利雜誌 Te Ao Hou 和 Wharekura 發表過，在 1970 年代出版所著作的毛利人類學，有些文章則被瑞典和日本所收藏。

Dame Rangimarie Hetet，她是毛利一流的編織高手，傑出的作品可見於紐西蘭國內外的博物館和美術館。Rangimarie 的名字有和平的意思，她是 Ngati Maniapoto 族的人，家鄉在 Oparure 山谷中的毛利村莊，她是三男一女的兄弟姊妹中最小的，非常受族人的疼愛。她常跟著母親在河流裡捕魚、在森林裡獵鳥、在園子裡栽種，看她的母親砍 flax（亞麻）和編織許多 kete（籃子）的過程。

當我小的時候我和我的母親、二個姊姊和我們的哥哥住在 Oparure 的家中。和我一起玩的最好的朋友們是 Pairama 家族的人，他們是我後來生活中學得我的部族關係的人。

孩童很少自己一個人生活，通常都是整個親族一起活動，觀察大人怎麼從大自然裡擷取許多吃的、用的東西。也將大自然當成遊戲的場所，爬樹比賽、釣魚處處充滿樂趣。

夏日我們常花很多的時間和步行旅行，只是和其他的家族沿著

Mangapu 河漫遊。我們孩子一邊嬉鬧一邊看著大人怎麼從河裡捕獲 kaoru (溪蝦) 和鰻魚。有些人會收集 cabbage 樹，這種樹大量平展的沿著河邊生長，他們會砍取中間的嫩枝加一些油烹調，非常的美味。

我們孩子協助採擷高大的 kahikatea 樹上結實纍纍的的漿果，這些漿果叫做 koroi，成熟時真的非常美味。

我們也會比賽爬高大的樹木做為遊戲，我非常擅長於爬樹。我們也會去游泳或享受自己一個人思考的短暫時間。我們也很迷任何腐爛木頭上的蟲子，用 flax 的纖維作的繩子穿過牠們然後繫在棍子上，然後當作餌去釣河中新鮮的 kaoru (溪蝦)，這些溪蝦會成串的附在餌上。

Rangimarie 的母親重視孩子的正式教育，所以會擔心孩子的教育問題，當時的正式教育指的是歐裔辦的學校。玩遊戲的時候並不會分男孩女孩，大家可以興高采烈的玩在一起。不需特殊的遊戲設備，砍伐完的木頭就是最佳的遊戲場。

母親擔心我該受教育，不久我就進了一間很小的學校。學校在 Te Rau-a-Moa，只有一個女老師……我很喜歡上學校，學校四周的灌木叢都被砍掉了，那裡躺著大大小小的木頭，顯然是留在那裡任其腐爛，或像我們老師說的之後再燒掉。對我們而言，這些巨大的木頭是最佳的遊戲場，我們跑上跑下或在上邊蹦蹦跳跳的，玩跟領袖的遊戲，大大小小的男孩女孩大家興高采烈的玩在一起。

對於孩童意外事故的處理，並沒有考慮到遊戲場到底有多安全或是責任追究的問題，有的是朋友、鄰居的關心和熱心的救助。

有一天，當我們在玩自由加入的混戰遊戲時，我不但慘敗還傷了手肘，但是直到腫脹得很大時我才發現我的手斷了。朋友和鄰居都跑來看我的手，村中的一位先生帶了威士忌來幫我沖洗，然後

他將我的手用吊帶吊著。他們決定我應該搭長程馬車到靠近 Hamilton 的 Waikato 醫院，所以我姊夫帶我坐長程馬車到醫院。雖然醫生很好，但是我真的不喜歡待在那個大大黑黑的地方，我也很害怕護士來運動我的手的時間.....我猜我在醫院大約有六到七個星期的時間，然後我回到 Oparure 跟我的母親在一起，過著平靜的生活。不久我發現翻過山就可以到 Te Kuiti 的土著學校，之前我的一個姊姊唸過的學校。

孩童在非正式的學習環境中學習的觸角更廣泛，跟隨親戚、母親狩獵、收集食物，並沒有很清楚的區分是屬於什麼性別才能做的工作。另外，即使母親編織的技術很好，也不負責教女童編織亞麻，女童學會編織是從觀察母親和鄰居的婦女學會的。

我常跟著我的親戚到處繞，有時候射兔子或 kuku，有時候和母親到灌叢中找各種不同的可以食用的東西。我拜訪過很多 Oparure 的家庭，看到許多編織 flax 的工作，這非常令我著迷。在準備、栽種、照顧好蔬菜園之間的時間，我母親也做很多這些編織 flax 的工作，但是她並沒有教我做 flax。我只是看她怎麼做而且對她的技術非常驚訝和敬佩。Oparure 的婦女做了很多工作上需要用到的籃子。有時候我坐在 flax 的根莖旁邊，試著去做母親所做的，慢慢的從嘗試和失敗中學習，放棄先前所開始的努力再重新開始另一個努力。

影響 Rangimarie 很大的其中一個人是家族中的 Te Iriroa 女士，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她對家族的關心和詳細紀錄，也因此 Te Iriroa 是家族史的最佳諮詢者，非常了解家族的來龍去脈。

我對我生長的 Oparure 這個地方的許多人印象非常深刻。Te Iriroa 是一個慈祥、和藹可親的女士，她對家庭非常有興趣也非常關心，尤其是孩子。她花了許多年的時間紀錄了所有出生、死亡、結婚和許多發生的事。

Te Irirua 告訴我當建造 whareniui 時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不用參加建造，所有的人都一起加入協助建造的工作。我的一個長輩 kata 和別族的女人結婚而且和妻子的族人住在一起，當建造 whareniui 時他回來幫忙並將在別的區域學來的 kowhaiwhai 繪畫的技術用在新建築的美化上。所有的捲軸裝飾都是有意義的，或許能告訴我們許多事。但不幸的，這些解釋說明的藝術已幾乎失傳了，或許是因為從其他地區獲得的技術吧，誰知道？

影響 Rangimarie 也很大的還有鄰居的 Tumauru 女士，原因是她傑出的園藝和工藝才能，尤其是她的織麻作品。Rangimarie 看到的她是非常勤奮的，擅於利用任何時間，從不讓手閒下來過。

另一個影響我很大的人是 Tumauru，他們住的和我們家很近，我常常在他們家待很長的時間，因為她最小的女兒的是我的好朋友。Hira 年紀和我差不多，是我很親近的朋友。但她很年輕就死了。Tumauru 是很有才能的園藝家和工匠，我認為她是影響我織麻工作最大的一個人。

當 Tumauru 和她的丈夫一起工作時常唱著毛利悲傷的歌，他們的生活方式很多時候都是一起工作，早上或傍晚。經常，Tumauru 會生產很多 flax 的作品，似乎都沒有休閒的時候，即使是在休息時，她也總是有東西在手上，不是在加工就是在編織或穿棉線。

編織亞麻是每個婦女都要具備的技能，因為生活上會用到許多用亞麻編織的容器或鋪墊的東西。

那時候 Oparure 的女人都多多少少會做一些 flax 的工作，特別是廣泛使用在所有工作需要的籃子（kete）。

森林是毛利人的寶庫，充滿生活所需的資源，因此毛利人在吃的、穿的、雕刻的、醫療的無不取自森林中。相對的這些都是要學習的傳統知識。

籃子和 whariki（墊子）也都是由 kiekie（攀緣植物）做的，我

們不斷的到四周的森林裡，裡面充滿了許多我們特殊生活方式所需的事物。例如某些藥用的葉子、用來染色的樹皮和與鳥兒分享的漿果和水果。某些樹是雕刻或燃燒的木材，而某些泥灰在染色的過程中是非常特別的。籃子和墊子美麗的金黃色或淡紅色是來自於某些樹的樹皮。

毛利族相當重視家族的集會，即使到了今日亦是如此。家族對毛利人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有設置固定的集會所 marae 外，所有的家族的悲歡都一起在集會所分享，藉著聚會孩童能聆聽到許多關於傳統的規範和長輩的溫和的爭論，是很吸引孩童的地方。

在 marae 有許多的聚會，雖然有時候會有死亡或悲傷的事，但是幾乎都是很有趣的，有許多的事吸引我們，像聆聽許多讚美稱頌和常常有的溫和爭論。

毛利族無論夫婦、姊妹都喜歡在一起工作，工作中會一起聊天、唱歌，藉此更增近彼此的深厚情誼。尤其是婦女的編織工作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動。

我的二個表姊妹他們喜歡一起在蓆子上工作，當她們做時喜歡談笑、閒聊和唱歌。輪到我的時候，flax 的工作不只是有名，更是我們維繫社交生活必須的作用。

二、承繼文化的 Heeni

故事主人翁：Heeni Wharemaru 82 歲 Tainui 部族的人

故事七是摘選自 Heeni Wharemaru 和 Mary Katharine Duffie 的 *A Tainui Elder Remember*。Heeni Wharemaru 是文本的主人翁，而 Mary Katharine Duffie 博士是 Montana 州立大學美國土著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研究重心為後殖民脈絡下少數民族所面臨的挑戰。她曾寫過包括美國印地安、毛利和拉丁美洲裔等第四世界的文化、宗教、政治和健康等學術文章。

《*A Tainui Elder Remember*》的形成由社會歷史學家 Michael King 和 Tainui 老人 Robert Mahuta 的引導和陪同下，花了六個月的時間紀錄了 Heeni Wharemaru 生活的回憶，見證 20 世紀毛利生活的急遽改變。Duffie 博士試著讓 Heeni 用她自己的方式、語言、自己的地方說她的故事。Duffie 自 1993 年 8 月開始二次訪問紐西蘭，當時的 Heeni 大約八十一、二歲。約 160 小時的訪談錄音帶作成英文逐字稿，經 Duffie 依時期分類為幼年時期、教會時期、住宿時期和反思四個部分。本研究主要以文本中第一章「在 Kamate 的幼年時期」和第二章「以毛利的方式成長」為分析材料。

故事的主角 Heeni 1912 年生於北島 Awakino 河下游鄰近 Mokau 的偏遠濱海的小村子，與 King Country 和 Taranaki 接壤。母親是 Tainui waka 和 Maniapoto 部落(iwi)的人。而父親部落是 Taranaki，近親部落(hapu)是 Te Ati Awa。Heeni 的祖傳 marae 是 Te Maniaroa 靠近她出生的地方。Heeni 的長輩是毛利文化專家，很重視家庭觀念和傳統的宗教信念。Heeni 和她的家人也受到 Pakeha 世界的影響，就如同典型的鄉村毛利人，在世紀的轉換之際，因為失去土地的貧窮而進入現金交易的經濟型態。Heeni 的傳統精神的信念來自於自然世界、家中祖父(koro)的教導和毛利訓練的家族經驗。

在她的幼年時期，家中的信仰是以毛利的神為中心，具有生命

給予和取走的力量。他們將自然界視為有生命的且充滿超自然的力量，。相信人們應與自然和諧共處。對所有的神保持尊敬，每一個神各自照顧自然界海、森林、農作物等不同的部分。她的祖父是醫治者也是預言者，是 Heeni 的第一位良師。

當毛利的小孩出生後，依循著部落的習俗，他的肚臍會被埋在土裡。這是毛利人很重要的觀念：你永遠永遠是土地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土地不能賣的原因。

母親對孩童行為表現的期待是的有禮貌和潔淨。希望孩童的外貌、處事都能潔淨、文雅和仁慈。

父母親，尤其是我的父親是毛利傳統文化的專家。母親和祖父總是再三強調不能忘了我們毛利的文化。但是母親也希望我們學習歐式的生活，因為她也有歐洲人的血統，我的曾祖父是法國人。母親認為我們應該保持禮貌和潔淨，希望我們的外貌和每一件事都是潔淨、潔淨、靜淨的。她教導我們不論我們在哪裡或做什麼都要文雅和仁慈。

Heeni 母親的教養態度非常的溫和，甚至連咆哮都沒有過，所以孩童非常自然真誠的愛母親。

我愛我的母親而且我能很誠實的說她從未對我咆哮過，當我頑皮時，她只是拉著我的耳朵說：不！不！不！你不可以那樣做。如果我對別人放肆無禮，她只會將我帶到一旁說：不可以。那就對我有用了。

在毛利的社會誠實相當重要，母親用一再告誡以及測驗誠實度的方式教育孩童誠實的重要，另外一方面這也是對物品所有權的教育。父母親的教養態度是相當一致的。

像大部分的毛利家庭，誠實是相當重要的。母親總是一再告誡不要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一定要誠實。父親也支持她的說法，我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看法都非常一致。我記得有好幾次都看

見壁爐上放著 2.5 先令，我相信那些硬幣是放在那裡測驗我們小孩的。那些硬幣會一直放在那裡，直到有需要用的時候。從沒有人會在測驗中失敗，拿走那 2.5 先令。父親是一個誠實正直的人，我們孩子都很尊敬他。

無論是什麼頭，各種頭部是毛利族認為最重要的部位。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記得我們先坐在亞麻編織的地毯上，後來會坐到餐桌上，用餐時魚頭總是父親吃的，我記得我們主要的食物總是海鮮：魚、魚、魚。其中魚頭是最有價值的部分。父親告訴我們：魚頭的部份留給媽媽吃。父母親總是一起工作、一起行動，他們是彼此最好的伴。

藉著將孩子送給他處的親人來不斷聯繫部族的關係。

我在主要是毛利的氣氛和環境中長大，以非常保守嚴謹的毛利傳統生活方式教養。我如同出生貴族的女孩般的被對待，父親總是非常重視我的任何小地方。我在一個毛利大家庭中長大，家中有十個小孩，雖然有三個送給人家收養，這是毛利的習俗，將孩子送給近親中沒有孩子的夫婦。這樣的作法能拉近彼此已疏遠的關係。我的二個兄弟一個姐妹送給別人，其中一個兄弟是送給我父親 Taranaki 那邊的人，重新帶給二邊聯繫，維繫我們共有的傳統生活。

孩童認為父母親非常了不起，因為父母親對毛利文化的致力和實踐。家中充滿愛的氣氛，長輩以身作則對親人非常關心。

我認為我的父母親非常了不起，他們非常致力和沉浸在毛利的文化中，完全的沉浸在裡面。我們家不大，但卻充滿了愛(aroha)和關心。我的祖父 Tainui Wetere 是另一個充滿愛心和關心的泉源。我非常尊敬他，我和他很親近，因為他治好我從馬上摔下來摔斷的手。

這件意外事故的小故事中，可知即使大人在開會，仍能及時的

注意到孩子發生的意外狀況，而做緊急的處理。當時毛利傳統的靈的療法仍存在生活中。

有一天，我們孩子在玩馬的遊戲，我們爬到扮演的馬上然後拉馬的尾巴，我想我大約八歲。我們一些人爬上了馬，然後好玩的從馬上跳下來。我並不是一個人，但我是被所有人壓著的那個人。這是發生在 Mokau 一間很古老的聚會所，那時正有聚會，大人在裡面聚會，小孩子則在外面玩。每一個人都要輪流當馬給別人騎，當每一個人都壓在我身上時，很快的就引起了大人的注意，其他人都沒受傷，但是我受傷了。當時我暫時失去了知覺，直到我清醒時，手臂已被包紮起來，哪種痛很難忘記，需花很多的時間治療。但是我的祖父用了毛利的方法來照料我。

我的祖父和其他的長輩固定了我的手臂，且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使我的手臂癒合。他們做了什麼我不知道，當治療時，我的祖父告訴我要專心和往上看。他知道有一種偉大的力量會幫助治療，這更加強了我認為祖父很偉大的想法。我想這開始在我心中形成了有些東西是超越身體之上，可以感覺到和看到的。即使是在這麼小的年紀，我知道他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祖父用灌輸的方式傳遞給孩童無畏與祈禱的價值觀念，不害怕是因為知道靈性的力量會來自何處。

第一件事是他試著一點一滴灌輸到我心中的 - 不要怕任何事。因為當時的人們會害怕一些好笑的事。例如：怕黑。但是我曾聽祖父和父母親說過，所以我不害怕任何事。他告訴我當我長大以後，我的手不是 Pakeha 的工具，而是用來創造的用具。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如果知道真正無所畏的力量是來自於何處，就沒有害怕的理由了。

祖父還告訴我以前毛利的習俗，那時他已經老了，大約有八十歲，眼睛有一點看不見，我曾在一旁協助他，所以他告訴我一些

事。他相信至高的存在，且知道自己治療的力量源自那裡。

我的祖父知道我長大以後，將會到許多陌生不熟悉的環境，他為我的未來作了準備。所以他一點一滴注入我心中的第二件事是在我進入一個陌生的 marae 或陌生的屋子前，要先發揮創造的力量。他說每一次一定要停下來一二分鐘，說一些祈求指引和保護的話。之後我知道這樣做是在維繫我和我的毛利思想，即使在 Pakeha 的環境，仍會引領我向上向前。這是很好的訓練，即使我身處 Pakeha 的世界，我從未懷疑過我的毛利思維。

萬事萬物皆有其溝通表達的方式，與自然接近是生活的方式。

我第一次到祖父家時，看到附近有兔子跑來跑去。他告訴我：在這附近不要注意你所看到的。那時候我沒有問他兔子正在做什麼，但之後我知道兔子能跟我的祖父說話，而兔子的動作可能代表了某些特別的意思。他住的與自然非常接近，這是他的生活方式。

Heeni 八歲，約是 1920 年時候，毛利族仍非常重視靈魂的力量。

我是以傳統的毛利方式教養長大的，所以對這些事並不會感到奇怪，我知道那是靈魂的力量。從我八歲甚至更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是很特別、很有力量的人。他是我們族人的精神領袖。

從現代眼光看部族時代的敵對交戰是殘忍的，那是因為對當時的背景不了解。有智慧的祖父告訴孩童：不要讓過去的事成為你心中的陰影。

我知道我的族人本質上很好，但是我也發現他們會做些對彼此殘忍的事。以前那時候的環境和現在不同。因此，我的祖父幫助我去了解這些事，他說：我知道你已經知道你的族人會吃其他人，但是忘了這些事，不要讓它成為你心中的陰影。這些話印象深刻的流在我的腦海中。

在 Kamate 有很多人住在一起，我們在那裡有一個小小的農場，房子是由泥土和 ponga ferns（銀蕨）的樹幹搭蓋而成的長方形屋子，不太寬但是很長。區分為吃的、睡的和討論重要事情的空間。

孩童幼年面對疾病的威脅，家中的長輩是以傳統的治療智慧來醫治孩童。傳統的智慧，Heeni 認為是很好的知識，可惜太早離家沒有傳承到雙親的藥草和自然療法的知識。

flax（亞麻）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種是用來清潔身體內部（腸胃），切碎、熬煮，然後我們就會乖乖的喝下去大約一匙的量，這在我家是必須奉行的例行公事。有人說這可比奎寧的相同效用。我記得那真是可怕的事，我們必須是非常聽話的孩子，即使不幸也要照著去做。而這個藥是幫助肺結核的治療，我在七歲時感染了肺結核。

父母親對藥草和自然的療法都有很好的知識，母親走進灌叢中，就能找到治癒的藥草。我因為很早就離開家，所以沒有傳承到這些知識。

flax 還可以編成裝東西的容器，有些是皮包、有些是用來除草或裝馬鈴薯的，各有不同的編法。那時候你不能將事情搞混，它們各有各的作用。

我們會跟著父親擠牛奶，那時固定會有專門的貨車或卡車來收奶油，然後送到 Mokau 的工廠。賣奶油賺的錢維持了家計，雖然不多，但是我們用錢買商店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不能生產的。

擠完牛奶我就準備去上學，我們的早餐並不豐富，沒有土司之類的東西，大部分只有稀粥，有時吃油煎的餅子再塗點豬油，豬油是收在陶瓶裡的。吃完早餐，我們和其他的孩子走路到學校，帶著去學校要用的東西。

學校是由歐裔洲白人所掌控的教育體系，當雙方文化發生衝突

時，孩童的父親對孩童表明支持老師的做法，但也清楚的告訴孩子活在二個不同世界的因應方法。

家庭作業不多，學校很小，只有一個 Pakeha 老師，大約十二至十四個學生，很小的鄉村學校，其中大約有五、六個是毛利孩子，其他是 Pakeha 的孩子。

老師對我們很好很照顧我們，我們的午餐常常不多，她總會留一些餅乾給我們，她會問：你吃過午餐了嗎？有時我會說吃過，有時我會說沒有。你知道，母親買不起餅乾的，有時候我們會故意忘了帶午餐，這樣就能吃到小餅乾了。

在學校裡我們非常喜歡運動。學校後面有一條乾淨的河流很適合游泳，當然我很喜歡游泳，還得過長距離游泳比賽的資格。我們常彼此鬥鬧取樂 你騙人之類的。但是我們不會競爭，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會一起坐在太陽底下吃午餐，在那時候，我覺得毛利的孩子和 Pakeha 的孩子並沒有什麼不同，特別是在那間學校。我不知道其他的學校，或許其他毛利人的看法和我不同。

有一件意外事件，有一天我和我的堂姊妹一起作功課，然後我突然站起來用毛利話跟老師說：我想去上廁所。在學校我們不能說毛利話，結果我被老師用皮帶打。

這使我很沮喪，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為什麼會這樣？回到家我把這件事情告訴父親，他問我被皮帶打的原因是什麼？我照實告訴他是因為我用毛利話喊著我要去廁所。然後我父親告訴我我這樣被處罰是應該的，他區分了學校和家裡的不同：我們送你到學校去學習你我能學到的英式的生活方式，英語。但當你回到家裡，回到你毛利的環境，你想說多少毛利話就說多少毛利話。所以當你在學校你做你該做的功課，而且誠實的照著老師說的去做。他是真的支持老師的做法。

現在出現了許多有關毛利孩子在學校如何被糟糕的對待的說

法，我不同意這些說法。我相信曾被用英語教導也是一種很好的機會。我請求父母親讓我去學校，我不會再違反規定。但是當我一回到家我又開始說毛利話。你看，我有最好的雙語世界。我永遠不會忘了毛利話，而英語在我離開家時協助我的生活。

對於受教育抱持很高的價值，感受到受教育對自己的好處。鼓勵年輕人盡力接受教育，無論是處在什麼教育體系，都是一種學習。不只要學自己的語言、文化，也要了解別人的語言、文化為何。

我一直很感激那時所受的教育，我只希望如果可能我會追求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我有機械的頭腦，我相信要是我不是教會的女執事，我相當可能是航空機械工。我常跟年輕人說上學的重要，且盡量讀到能讀的教育層級。能流利的使用雙語和雙文化是很重要的，你需要工作使生活更好。

當父親這樣告訴我以後，我在學校就更努力了。我想它的建議是為我好，在那個記憶容易銘刻的年紀，當然印象是很深的。所以我開始對我的學習科目更有興趣，每當徵求志願者到黑板解答數學題目時，那裡有好幾個圓柱形，而我計算了出來（現在不要要求我計算這些圖形）。數學比英文容易，英文我必須非常專心，這對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科目，是另一種語言。

寫字和歷史較為容易，我喜歡這二個科目。我們所學的歷史大部分是歐洲的歷史，小部分是美國的歷史，毛利歷史則是一點都沒有。我們學英國的歷代國王和很多關於老亞伯林肯的事。

森林是學習自然知識的豐富場域，對自然的尊敬，使得孩童以和平共處的方式對待動物，即使人類視為的害蟲，也知道是包括在自然中，屬於需尊敬的一部分。而且為了不傷及無辜，又考驗著是否具有解決問題的智慧，而有了不同的因應的方式。

學校下午三點放學，然後我們走上回家的路。我們常一面走一面玩，有些地方有森林覆蓋，白色的松木、棕色的松木，到處都

有樹可以爬，都有東西可以看。有時回家就像自然的學習研究。那時我們住的地方樹並沒有被砍掉，灌木叢是原始而不可及的。我曾喜歡在池塘附近玩和抓青蛙，抓身上粘著泥土容易從手中滑走的鰻魚，還有跟在青蛙後面發現牠的蝌蚪。我想我抓了很多的動物和蟲，但是我只是跟牠們玩，即使是蜘蛛我也從未傷害過牠。我對自然很尊敬，即使今日我也從未傷害過一隻螞蟻或一隻蜘蛛。我放乾的薄荷葉使他們遠離我家，老鼠、昆蟲等不喜歡薄荷的味道。有時候他們還是會跑進來，我就靠近牠們灑咖哩、胡椒和鹽，牠們就會趕快跑走。

放學的路上是屬於孩子活動的真正場域。孩童會玩的玩具有保管大理石、打陀螺、躲藏的遊戲。

回家的路上我們會討論學校的功課，我們也會停下來玩大理石和父親做給我的玩具。我們特別喜歡玩陀螺，他會用剝去外皮的 flax 編繩子，當作繩索使用捆在陀螺頭上使它旋轉，陀螺是用木頭做成的，用 flax 繩子保持旋轉。陀螺有很多種不同的玩法，其中有一種是用 flax 繩子不斷打陀螺一直打到對手的陀螺才算贏。

大理石也是很有趣的，父親曾經買給我過，我們把大理石裝在母親做的小袋子裡，我記得保管大理石是非常重要的。我有很多次因為大理石被人偷走或是被我自己遺失而大哭。我們不會騙人的，玩的時候我們都嚴格的遵守規定。但是其他的人會來偷我的大理石，我想我也這樣做，我最好承認。我們得到很多大理石，但是一直不斷的遺失，直到沒有一個大理石可以玩。然後你必須和別人協定：我給你……，而你給我……。

有時候我們也會吵架，指控彼此欺騙，但是從不會真正打架。我記得我的頭髮被拉的很痛，我也拉到了別人的頭髮這樣的情形。當然那都是成長的過程，我想和我爭吵的毛利小孩比 Pakeha 的小孩多。

我記得有一個毛利孩子欺騙我的三明治，我總是會帶三明治。我坐在他的旁邊看著他的三明治，當他取出一個我看起來是蛋的三明治，我就說：喔！Philip 你今天帶了什麼午餐？他說：喔！一個蛋三明治。我告訴他我也有一個蛋三明治，但是他的看起來比較黃比較好，所以我說：我和你換。他說：好哇！但是結果他的三明治是用南瓜做的。你知道？黃色的。那時我突然有點生氣，我想：你這個大騙子，你說謊。但是我真的喜歡吃他的南瓜三明治，即使我受騙了。我想他也很喜歡我的蛋三明治。

我們也很喜歡玩躲藏的遊戲，家中有很多可以跑和躲的地方。但在我們放學回家後，我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其中一件事是撿木材，我們很喜歡去撿漂流木，因為比較容易發現。所有的小孩都要去撿木材，我們用像雪翹的拖車運木材，我們全部都下到沙灘，好像是去郊遊。那時候那裡有最漂亮最適合的木頭。

孩童的工作也會分男孩或女孩的工作，通常比較困難需要氣力的就會分給男孩子做。每個人都是參與家庭工作的一分子。在工作中也學得相關的價值觀念和生態知識。對於自然的資源並不是予取予求的，如只取一餐的量、第一次的收穫歸還給大地表示感激。

但是也有很困難的男孩或女孩的工作。我們的父母親種了馬鈴薯和地瓜，女孩們需幫忙栽種時的除草和收成時的削馬鈴薯工作。當然我們也要整理自己的床，更換學校的衣服而且保持的非常好。我們大部分都是用舊的東西。有時候我們也會去海邊撿拾貝類等東西。這種貝類生長在石頭上，我們被告知只要取一餐的量就足夠，只要取用我們晚餐所需。而且我們還被告知不可以馬上吃牠們，這是我們的習俗，所有的海鮮甚至馬鈴薯和地瓜需放在地上等到乾，直到第二天才能拿來當食物使用，立即吃尚有生命的東西是不對的。當我很小的時候從大人就告訴我海是聖潔的，是食物的豐富來源，絕對不能污染海。

男孩子們負責的工作是去岩石釣魚，因為這樣的工作比較困難一點。當季所抓到的第一條魚要再放回海裡，當季的第一件事無論是魚、水果或蔬菜，都要還給造物者，現在仍是這樣做。這些事物是造物者賜予的而不是我們人類創造的。將魚擲回大海是表達我們的感謝，是對造物者的感激與愛。

當然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電，傍晚時父親會吹他的 koauau (笛子)，男孩子們有五弦琴或四弦琴，我們唱歌。他真的很會表演，有時我們上床前，他會和我們玩影子遊戲，就是把手放在燈火前，使手影投射到牆上，我仍記得一隻兔子，一隻兔子的耳朵，兔子在吃東西。然後父親會開始說故事：喔！那是牠的同伴在跟牠一起跑步……等等。在下雨天我們也會這樣做。

孩童自小就被訓練獨立自主的行為。

上床前我們將學校的衣服摺疊整齊放在床頭，我們只有二、三套衣服，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蓋著衣服睡覺。

如果暫且將靈魂的力量抽離，孩童本身或父母不對的行為都會造成對家庭的傷害。

我記得小時候長輩對我的影響，現在倒回我很小的時候的教育方法。當有人生病的時候，年長的族人會聚在一起，他們會討論生病是由什麼錯誤造成的。如果是小孩犯錯或者不是小孩犯錯而是小孩的父母親做錯了什麼，長老們會稱為 muru hara。Muru 意思是：解決問題；hara 是或許你做錯了什麼事導致問題而且需要饒恕。所以長老們聚在一起念咒語或談話，決定到底犯了什麼錯，然後他們請求饒恕。在 muru hara 後，生病的人或受傷的人總會變得比較好。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在 Waikato 和 Taranaki 省之間的 Mokau 河的界線並不為我們毛利所接受，那是 Pakeha 定的界線。

毛利有這樣的諺語：當你看到一張臉，你就會想起一個名字。

當我看到原住民耆老時，我看到了我的雙親、我的歷史。我看到他(她)們連結了過去，延續了生命。

當我長大時，我變得相當強壯，肺病和斷過的手臂都已經康復。我十歲時我們搬到南方的 Mokau，我們有很多的動物和很大的園子，這時候男孩子們都長大了會去捕獵其他種類的食物。我們住的房子是我母親的家族所建造的，大約上百年的歷史，是在母親的曾祖母那個時候建造的。當然，透過多重所有權的制度，我們家族的其他人也能夠擁有這間房子。我們祖先的靈魂仍在那裡，所以在到海邊去以前，我們都會非常小心的祈禱。

第五章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經驗之比較

中央研究院曹永和院士（2000）針對歷史的定義及臺灣歷史的發展方向做了如下的詮釋：歷史是「人、時、空」三個因素互動，交織形成的結構、事態和事件。我們在做歷史研究時應該周全的考慮這「人、時、空」三個因素的各個層面，儘量擴大領域視野，不要拘限在某一觀點上。

而詮釋可深化人類本身實質上的可解釋性意識：要求人類自己擔當起解釋性的任務，不要輕易地接受外界所發送過來的、號稱具有真理性的東西，提出可供選擇的、更具創見性的思考與行動方式。大家所接受的理解是能夠「被解釋」與「再詮釋的」。意在表明意義是怎樣「網在一起」的（Smith, 1991）。

研究者以自己的觀點交織原住民耆老的聲音，從歷史文化的詮釋性觀點，比較台灣及紐西蘭原住民耆老的幼童教養經驗，以深入理解傳統原住民幼童教育，本章節意欲比較的主題為：

- 一、 幼童如何回應自己的成長、教育經驗或生活世界脈絡，其有何想法、回應方式、或處理結果等？
- 二、 在幼童時期的生命經驗中，有哪些教育關係人試圖或願意影響幼童的教育或生活實踐？實際上他們是怎麼樣做的？
- 三、 上述影響幼童教育或生命經驗的關係人，是在什麼樣的場域面對幼童？他們期待對幼童有何觀念和價值？這些態度對幼童價值形成的歷程或其所在的社群造成怎樣的影響？

第一節 原住民幼童對生活世界的回應

幼童如何回應自己的成長、教育經驗或生活世界脈絡，其有何想法、回應方式、或處理結果等？

一、 面對「二個不同文化」的衝突：面對二個不同文化的衝突，無論是選擇面對或逃避，族群文化或早或遲都會受到衝擊。

(一) 日治殖民時代，泰雅族的孩童面對二個不同文化衝突時，有的孩童回應方式是選擇繼續跟隨父母親過農耕生活。也有些孩童對生活在二個世界不以為忤。像 Bagan 很小就去日本辦的教育所唸書，回到部落生活，就和其他孩童玩踢格子、分隊比賽、玩空氣竹槍、翻花繩、練習織布等傳統的遊戲，大部分都是隨處取材，不用花一毛錢的遊戲或玩具。

小時候日本人叫我們去讀書，我不要去，都是在山上跟爸爸媽媽工作。我不要，我不要去讀書。學校是有學校，但是孩子的老人都在山上工作，沒有人照顧。要幫爸爸媽媽做田。(Dagun)

(二) 毛利族的 Heeni 對歐洲人的殖民教育有不同的看法。她對於自己所受過的教育抱持很高的價值，感受到受教育對自己的好處。年老時仍會鼓勵年輕人盡力接受教育，無論是在什麼教育體系，都是一種學習。不只要學自己的語言、文化，也要了解別人的語言、文化為何。

我相信曾被用英語教導也是一種很好的機會。我請求父母親讓我去學校，我不會再違反規定。但是當我一回到家我又開始說毛利話。你看，我有最好的雙語世界。我永遠不會忘了毛利話，而英語在我離開家時協助我的生活。(Heeni)

二、 面對生存環境與生命的態度：原住民幼童遭受生存或生命的威脅時，常以自然的方式面對。

(一) 泰雅族的 Gumu 記憶中父母還健在的幼童是幸福的：我們很多兄弟姊妹，父母親有做 Buzy (弓箭) 給我們玩，男女都可以玩。以前沒有讀書。沒有 Dama (爸爸) Bubu (媽媽)，我才 7 歲，日本人沒有叫我去讀，因為沒有人煮早餐、沒有人叫我起來。沒有傳統族中女孩子成長時所倚重的母親，女孩子傳統該學的織布技能，是等長大看別人織布學會的。(Gumu)

(二) 毛利族的 Heeni 面對疾病威脅時，家中的長輩是以傳統的治療智慧來醫治孩童。並認為傳統的智慧，是很好的知識，可惜太早離家沒有傳承到雙親的藥草和自然療法的知識。

三、 對父母或教育關係人的看法：通常孩童與教育關係人是相對的直接的看法，亦即教育關係人對孩童好，孩童就喜歡教育關係人，而無論其性別、年齡和種族。

(一) 泰雅族：Gumu 的爸爸媽媽是不打孩子的，不論男孩或女孩都一樣，她感受的是爸爸媽媽的疼愛。爸爸媽媽死後她還很小，日本人很關心她，還湊錢買布料給她縫了二件衣服，所以是正面的印象。對 Robo 就相反了，那時的日本人給她的印象是：很嚴格、很壞。有人在家休息就用石頭丟。

而在 Bagan 的口中，母親是勤勞能幹的人，到田裡工作、織布、做酒。Robo 的母親則從不會打她或罵她，她感受到的是母親很喜歡她。

(二) 毛利族：Heeni 母親的教養態度非常的溫和，甚至連咆哮都沒有過，所以孩童非常自然真誠的愛母親。她認為父母親非常了不起，因為父母親對毛利文化的致力和實踐。家中充滿愛的氣氛，長輩以身作則對親人非常關心。

四、 對角色責任的看法：無論是泰雅族或是毛利族，從小訓練孩童獨立是共同的做法。

(一) 泰雅族的孩童從小就很獨立。大人不在家時，也能自己處理吃的問題。不像現在的孩子生活完全依賴著父母，真的是孩子，少了父母不知還能做什麼。像 Bagan 提到她差不多六歲就會煮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學習獨立照顧自己方法。認為自己是個孝順的孩子，她用來代表孝順的行為包括幫忙做家事、走很遠的路去接媽媽、幫媽媽揹東西減輕媽媽的負擔。

爸爸小時候只有教工作，以前的長輩，有教編揹籃。我會幫忙做家事，煮飯、洗衣都會做。(Basau)

(二) 毛利族的孩童自小就被訓練獨立的行為。

上床前我們將學校的衣服摺疊整齊放在床頭，我們只有二、三套衣服，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蓋著衣服睡覺。(Heeni)

五、 對週遭自然環境的探索：大自然對於當時的原住民孩童而言，是從中獲得探索自然知識的寶藏，大多數的孩子回應是快樂與滿足的。

(一) 泰雅族：Dagun 那時的玩具不只 DIY 還很貼近週遭的自然環境。從描述中可看出孩童的自然世界非常豐富。

小時候玩的玩具是自己做的，用木頭做的陀螺。不是日本人來才有的，是山地人自己做的……還有 Rubu (口簧琴)……會弄的就自己會弄。(Dagun)

冬天很冷的時候就烤火，合歡山的山地話叫 Suwun，意思是很遠的地方。冬天會下雪，下雪叫做 Huda。平靜沒有下雪，霜有。霜叫做 Siba。

我小時候有爬樹，爬水冬瓜、赤楊木，還有去山上拿野的枇杷，那個很好吃，綠色的，樹很高，圓圓的像葡萄一樣。長得像枇杷

一樣，梅峰下面很多很多，一棵樹生得密密麻麻，長得跟枇杷一樣，現在（11月）可能就有了。

山上還看到栗鼠、飛鼠、松鼠、山羌，松鼠肚子紅紅的，肚子白白的是飛鼠，松鼠背後也有條紋的。我們小孩子沒看到比較大的動物，要到很遠的地方才有。山豬也有要到山上聽得到，住的那裡沒有山羌。（Wugan）

（二）毛利族：毛利的孩子會協助大人採擷高大的 kahikatea 樹上結實纍纍的的 koroi 漿果，並知道成熟時非常美味。有些地方有森林覆蓋，白色的松木、棕色的松木，到處都有樹可以爬，都有東西可以看。有時回家就像自然的學習研究。那時我們住的地方樹並沒有被砍掉，灌木叢是原始而不可及的。我曾喜歡在池塘附近玩和抓青蛙，抓身上粘著泥土容易從手中滑走的鰻魚，還有跟在青蛙後面發現牠的蝌蚪。我想我抓了很多的動物和蟲，但是我只是跟牠們玩，即使是蜘蛛我也從未傷害過牠。（Heeni）

六、對於年齡和數字的眼光：數字對泰雅和毛利人來說，均是祖先留下來的知識。而泰雅族由於受殖民較毛利族晚，故關於年齡的計算，仍以身體的成熟度為主。

（一）對於用現代的紀年方法，毛利族因為被殖民的早，所以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於年齡較為精確清楚。但是同一時期的泰雅族人，因為剛被日本殖民，對年齡的算法並不精確。

我不知道那時候幾歲，生出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生的，長的很快就老一點，長不高的人年齡小一點就這樣子。以前沒有仔細在計算年齡，沒有。以前日本人跟我們臺灣的人五十年。（Dagun）

(二) 數字從原住民的發音來看,至少有數千年的淵源 像 Robo 能非常流利的唸出數字,且是用泰雅族的賽德克語不是日本語唸出,即可知計算的概念是從祖先流傳下來的。而且這樣的發音和毛利族 3,5,7 三個數字的發音雷同。

七、 對於性別的觀念：當時對於性別的美麗與勇武的解釋截然不同於現在的觀念和價值。

(一) 泰雅族認為紋面是美麗的英勇的表徵,當時的人也都有紋面。而女童的織布訓練從小就開始,當時並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

有畫這個最漂亮的女孩子,沒有的話,會嫁不出去。有殺過頭的回來就畫這個男孩子。殺一個人頭就很高興,有畫這個。

(Dagun、Robo)

織布很好玩,好像玩具,又可以拿來當皮帶使用。(Bagan)

當時並沒有重男輕女的情形發生,對孩子都是一視同仁的喜愛。

小孩子生下來滿月的時候有的會請部落的。生女孩子男孩子都要請,一樣,男子女子都一樣。(Wugan)

(二) 毛利族的孩童遊戲時不分男女:當時的正式教育指的是歐裔辦的學校。玩遊戲的時候並不會分男孩女孩,大家可以興高采烈的玩在一起。不需特殊的遊戲設備,砍伐完的木頭就是最佳的遊戲場。孩童的工作也會分男孩或女孩的工作:通常比較困難需要氣力的就會分給男孩子做。

八、 對於自己的不良行為反應:對於自己所犯下的不良行為,原住民的孩子幾乎都非非常順從的接受教育關係人的訓誡,會對自己的錯誤內心不安,非常淳樸善良。

(一) 泰雅族：Robo 對於她害別的孩子爬樹跌倒的事耿耿於懷，到年紀大了都還記得：以前那個 Labai ` Walis 我害她跌倒摔下來，是我叫她上去的。Gumu 一生只爬過一次樹。

沒有爬樹，只有爬過一次，樹倒了，有一個人叫 Awai Nogan 看到了就說：活該！我要去給你們媽媽講！誰叫你們爬樹，你們想死喔？爸爸媽媽罵我罵得很厲害：「再去爬啊！你想死啊？」從那時候就不會爬樹。(Gumu)

(二) 毛利族：當 Heeni 頑皮時，母親只需要拉著她的耳朵說：不！不！不！你不可以那樣做。如果她對別人放肆無禮，母親只會將她帶到一旁說：不可以。那就有用了。甚至後來因為說毛利語被白人老師打的事，她都能完全遵照父親的建議，覺得是自己犯了錯。

第二節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之教育關係人

在幼童時期的生命經驗中，有哪些教育關係人想或願意影響幼童的教育或生活實踐？實際上他們是怎麼樣做的？

一、教育關係人：對長輩的服從、在生活上知所節制，維繫了部落生活的次序。

（一）泰雅族：

父母親：爸爸媽媽教我們這樣嘛不要偷人家的東西，不要出去玩到那個山上，山上很危險啊，不要到河流洗澡。（Wugan）

爬樹在 Gumu 的幼時記憶中，是不可再犯的的行為規範。一個被認為是錯誤行為的發生，族人可以規訓、父母親更是不良行為的當然處理人。

爸爸有說，爸爸說不能隨便拿人家東西，再好的東西也不能拿人家的東西，你拿了會死掉。不能隨便人家的東西。（Basau）

Bagan 從小接受的就是傳統泰雅族女童的訓練，早在六歲時母親就教她織布。

哥哥和鄰居：失去雙親的 Gumu 是由哥哥們負起養育她的責任，另外鄰居也經常照顧她、關心她，並不會遺棄她或使她成為真正的孤兒。這段故事的敘說裡可以發現：

我從小就會織布，我自己做線、自己煮，自己會縫哥哥他們的衣服。我哥哥他們去田裡睡覺前，會先來看看有沒有小米。如果沒有就會打（舂）米，留一半在家裡，我自己在家裡。部落的人有碰到煮飯時，都會叫我先不要走，先吃飯再走，沒有人給你煮，就給我吃。

（二）毛利族

父母親和長輩：孩童認為父母親非常了不起，因為父母親對毛利

文化的致力和實踐。家中充滿愛的氣氛，長輩以身作則對親人非常關心。當有人生病的時候，年長的族人會聚在一起，他們會討論生病是由什麼錯誤造成的。

Heeni 母親的教養態度非常的溫和，甚至連咆哮都沒有過，所以孩童非常自然真誠的愛母親。

Rangimarie 的母親重視孩子的正式教育，所以會擔心孩子的教育問題，並且很快的就處理了這個問題。

鄰居：影響 Rangimarie 也很大的還有鄰居的 Tumauru 女士，原因是她傑出的園藝和工藝才能，尤其是她的織麻作品。Rangimarie 看到的她是非常勤奮的，擅於利用任何時間，從不讓手閒下來過。

親戚：影響 Rangimarie 很大的其中一個人是家族中的 Te Iriroa 女士，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她對家族的關心和詳細紀錄，也因此 Te Iriroa 是家族史的最佳諮詢者，非常了解家族的來龍去脈

二、管教方式：原住民管教孩童的方式大多很溫和，最常用的是訓誡的方式，很少會體罰孩子。

（一）泰雅族

泰雅族的父母很疼愛小孩，尤其是父親會打孩子的真是不多見，若是要打孩子也大都由母親執行，是不是如泰雅族傳統所說的：孩子是從母親從生的有關呢？像 Bagan 的媽媽會打她，但是是為了她做了不好的是才打的，並不會無緣無故的打孩子。

小的時候不聽話的時候，媽媽比較嚴，會打我。爸爸不會打，很疼我，不會罵我。犯了嚴重的錯誤而處罰。（Wugan）

爸爸有說，爸爸說不能隨便拿人家東西，再好的東西也不能拿人家的東西，你拿了會死掉。不能隨便人家的東西。（Basau）

有一次我本來準備烤那個小米哪個火太大了，出去玩的時候差一點點那個房子燒掉，回來的時候我媽媽打我。（Bagan）

爸爸媽媽很疼我，沒有打，不會打，很疼我。別人的父母有的打，不聽話，別人的爸爸媽媽會打，用手打。我的爸爸不會打，哥哥也沒有被打，媽媽不會打孩子。(Gumu)

(二) 毛利族

Heeni 母親的教養態度非常的溫和，甚至連咆哮都沒有過，所以孩童非常自然真誠的愛母親。

當我頑皮時，她只是拉著我的耳朵說：不！不！不！你不可以那樣做。如果我對別人放肆無禮，她只會將我帶到一旁說：不可以。那就對我有用了。

母親總是一再告誡不要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一定要誠實。父親也支持她的說法，我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看法都非常一致。

(Heeni)

三、知識技能的學習：原住民孩童知識技能的學習，大部分都是用觀察的方式學習。「有跟長輩在一起就比較知道。沒有跟長輩在一起就不知道。」泰雅族的 Dabas 做了最好的解釋。

(一) 泰雅族

射箭：看到長輩有射箭。……射成了他們說我的眼睛很厲害，射到中間。(Dagun)

歌舞：族中有能歌善舞的人，是其他人學習的對象，也是族人傳承歌舞技能的來源。

以前 Obin 的歌，以前他也很會教唱歌，跳舞的歌我有學過。我們來唱跳舞的歌，也是 Obin 的歌，他很會唱歌跳舞。(Robo)

織布：Bagan 從小接受的就是傳統泰雅族女童的訓練，早在六歲時母親就教她織布。

農事：Wugan 在孩童時期的生命經驗主要是建立在山上的田裡，跟隨父母親和兄弟姊妹住在工作的田裡。

揸籃：Basau 的爸爸從他小時候就教他做工作，其他的長輩會教他編織揸籃。

(二) 毛利族

編織：我拜訪過很多 Oparure 的家庭，看到許多編織 flax 的工作，這非常令我著迷。

我母親也做很多這些編織 flax 的工作，但是她並沒有教我做 flax。我只是看她怎麼做而且對她的技術非常驚訝和敬佩。

建築繪畫：我的一個長輩 kata 和別族的女人結婚而且和妻子的族人住在一起，當建造 wharenuī 時他回來幫忙並將在別的區域學來的 kowhaiwhai 繪畫的技術用在新建築的美化上。

(Rangimarie)

傳統的規範：藉著聚會孩童能聆聽到許多關於傳統的規範和長輩的溫和的爭論。

收集食物：我常跟著我的親戚到處繞，有時候射兔子或 kuku，有時候和母親到灌叢中找各種不同的可以食用的東西。

(Rangimarie)

捕魚蝦：我們孩子一邊嬉鬧一邊看著大人怎麼從河裡捕獲 kaoru (溪蝦) 和鰻魚。(Rangimarie)

音樂：傍晚時父親會吹他的 koauau (笛子)，男孩子們有五弦琴或四弦琴。(Heeni)

農事：但是也有很困難的男孩或女孩的工作。我們的父母親種了馬鈴薯和地瓜，女孩們需幫忙栽種時的除草和收成時的削馬鈴薯工作。(Heeni)

四、生病的處理方式：依照許多的文獻紀錄，臺灣原住民和紐西蘭的毛利對於生病時的處理方式原本相同，即認為疾病或災害是因為 utux 的力量造成的，所以會頌唸咒語驅除或祈求解厄。但是

當時的泰雅族根據口述並不見這樣的做法，反倒是被殖民較早的毛利族還維持借助超自然的靈力，來治療生病或受傷的人。

(一) 泰雅族

孩童的生存常因疾病的侵襲而夭折，很小就必須面對親人的死亡。

我的兄弟姊妹只有活二個，姊姊妹妹很久就死掉了，不知道幾歲死的，生病死的。生病的時候就等著自己好，也沒有去看病。喝山上的植物能好就好，小孩子都死的不少。(Dagun)

(二) 毛利族

當有人生病的時候，年長的族人會聚在一起，他們會討論生病是由什麼錯誤造成的。長老們聚在一起念咒語或談話，決定到底犯了什麼錯，然後請求饒恕。(Heeni)

第三節 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的觀念與價值

影響幼童教育或生命經驗的關係人，是在什麼樣的場域面對幼童？他們期待對幼童有何觀念和價值？這些態度對幼童價值形成的歷程或其所在的社群造成怎樣的影響？

一、什麼樣的教育場域？原住民生活的教育場域，和自然環境密不可分。但今日的原住民孩子卻和自然日漸疏遠，這跟原住民維持生計、經濟型態的轉變有很大的關係。今日的毛利族甚至大部分都成了都市的原住民。當時臺灣和紐西蘭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分別受到了日本人和歐洲人文化劇烈的撞擊，面臨變遷之際。

（一）泰雅族

自然生活：田裡的附近山林河野是 Wugan 探究自然知識的「大教室」，用雙足悠遊於山林小徑，使 Wugan 關於自然的知識特別豐富。河流充滿了危險，但是也是玩水游泳和營養豐富的食物來源。

以前我們小孩子沒有工作都在玩。去河裡面釣魚，用針放餌，餌是河裡面的蟲（Gui）像蚯蚓。會釣 Bnban，意思是那一種小小的、有白色的、腹部是白色的，後面是黑的魚。只有釣那一種魚。平常除了釣魚以外，還會跑到山上玩，就是梅峰那個山上，路小小的一點點，用走路的。（Wugan）

經濟：也沒有地方可以賺錢，埔里才有地方賺錢。還有四月，那時候鹿長角，到山上找鹿的角賣給平地人。很貴喔！那個東西，打到的時候就馬上下埔里，賣給平地人。

有時爸爸還是那個親戚會帶去山上，找東西，找那個什麼枇杷、Liwa 野生的白菇、香菇、木耳都有。（Wugan）

大人去打獵有帶我去，放在打獵住的地方烤火。看到鹿、山羊、山豬、山羌、猴子。那個鹿很好看。（Basau）

日本人來了才有穿現在這樣子，也買布。換現在的衣服，用買的，

買衣服，買布。(Robo)

食物：主要的食物是地瓜、小米，以前都是吃地瓜、小米。以前吃 bu-a (地瓜) sa-li (芋頭) ma-tsu (小米) su-gai (豆子)，四種只有，沒有吃什麼東西。(Robo)

服裝：傳統的泰雅服飾在日治時代，有了巨大的改變，這從日治時代如《臺灣蕃族圖譜》留下來的照片中，可以得到驗證。日本人來了才有穿現在這樣子，也買布。

居住：住的地方有很多樹，有的大有的小。有好像電視那麼粗的，Rugas Rous，飛鼠吃的那種，樹有果實，人不能吃，小鳥可以吃。葉子有十多公分有鋸齒，樹皮硬硬的，有白白的、花花的。樹皮灰灰綠綠的，山上很多，現在還是很多。Hinogi 雲海、合歡山對面靜觀進去才有很多。

我還記得 10 歲以後的事，7、8 歲的時候還記得，在山上，沒有在一起部落。日本人進來的時候，才叫我們回平和，不讓我們住在那裡。日本人沒來以前，我們住在山上，梅峰的下面，祖先也是。(Wugan)

工作：孩童時期的生命經驗主要是建立在山上的田裡，跟隨父母親和兄弟姐妹住在工作的田裡。

孩子的老人都在山上工作，沒有人照顧。要幫爸爸媽媽做田。

(Dagun)

聚會：打獵、結婚的時候長輩會唱歌跳舞。還有二月開始工作的工作，收東西的時候也會喝酒唱歌跳舞。農作物放進穀倉的時候全部部落喝酒跳舞，聚在房子的前面。白天也有晚上也有。差不多四、五十個大人。

(二) 毛利族

自然：觀察大人怎麼從大自然裡擷取許多吃的、用的東西。也將大自然當成遊戲的場所，爬樹比賽、釣魚處處充滿樂趣。

夏日我們常花很多的時間和步行旅行，只是和其他的家族沿著 Mangapu 河漫遊。我們孩子一邊嬉鬧一邊看著大人怎麼從河裡捕獲 kaoru (溪蝦) 和鰻魚。有些人會收集 cabbage 樹，這種樹大量平展的沿著河邊生長，他們會砍取中間的嫩枝加一些油烹調，非常的美味。(Rangimarie)

經濟：我們會跟著父親擠牛奶，那時固定會有專門的貨車或卡車來收奶油，然後送到 Mokau 的工廠。賣奶油賺的錢維持了家計，雖然不多，但是我們用錢買商店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不能生產的。(Heeni)

食物：我們的父母親種了馬鈴薯和地瓜。所有的海鮮甚至馬鈴薯和地瓜需放在地上等到乾，直到第二天才能拿來當食物使用，立即吃尚有生命的東西是不對的。(Heeni)

生活：孩童很少自己一個人生活，通常都是整個親族一起活動。放學的路上是屬於孩子活動的真正場域。孩童會玩的玩具有保管大理石、打陀螺、躲藏的遊戲。

服裝：從有關當時的照片中可看出毛利人當時的服裝和文化一樣，是混合了毛利和歐式的衣服一起穿。

居住：我們住的房子是我母親的家族所建造的，大約上百年的歷史，是在母親的曾祖母那個時候建造的。(Heeni)

工作：孩童的工作也會分男孩或女孩的工作，通常比較困難需要氣力的就會非給男孩子做。每個人都是參與家庭工作的一分子。

孩童在非正式的學習環境中學習的觸角更廣泛，跟隨親戚、母親狩獵、收集食物，並沒有很清楚的區分是屬於什麼性別才能做的工作。另外，即使母親編織的技術很好，也不負責教女童編織亞麻，女童學會編織是從觀察母親和鄰居的婦女學會的。

聚會：毛利族相當重視家族的集會，即使到了今日亦是如此。家族對毛利人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有設置固定的集會所 marae 外，所有

的家族的悲歡都一起在集會所分享，藉著聚會孩童能聆聽到許多關於傳統的規範和長輩的溫和的爭論，是很吸引孩童的地方。

二、重視什麼觀念和價值？族群所重視的觀念：規範、自然知識、對超自然的敬畏等，均維繫著能否繼續延續族群生命的力量。

（一）泰雅族

規範：這裡說的是所有權和孩童應遵行的行為。

別人的東西和自己的東西是有差別的，不能隨便。我不會去動人家的東西。爸媽媽說不要偷人家的東西不能做壞事。壞事就是不能抵抗父母親。長輩說不要罵人、欺負人，欺負人不會活的很久，也不要打架，以前的禮貌。（Dagun、Wugan、Robo）

人煙稀少的僻靜地方是不適合孩童活動玩耍的。山上不要去燒玩火。不要到遠的地方，大河流不要去，不要到河流洗澡。不要爬樹危險。下雨不要到外面，沒有衣服啊只有一件衣服。（Wugan）

身為男孩子 Basau 自小就被訓練田裡的農事除草、收成。受到長輩對工作價值的影響，勤勉的工作已從小紮根在心裡。

自然知識：這裡看不出有任何愛護動物、敬畏動物的行為，可能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大過和對其他生命的尊重；更可能原本依時序入山林，取所足夠的價值已在時代變遷中斷裂。

去打動物、放陷阱，獵來就煮來吃，看到蛇、鳥就打死，什麼都要打死。看到鳥就會用石頭什麼打、放陷阱、夾子。什麼老鼠、小鳥、野肉有吃就很高興。（Robo）

女孩子從孩提時除了要認識山野中好吃的果實、可以治病的植物和拿來洗頭的籐子以外，對於和織布相關的製麻過程也要很清楚。

部落的知識：傳統部落的範圍、部落的頭目是誰、頭目怎麼來的、敵對的部落、友好的部落、紋面的長輩、部落的遷移等都是有關部落的知識。

超自然：在當時社會群體規範、制度典範和儀式行為集體受到時代衝擊的年代，超自然對泰雅族人的約束已式微，問老人們那時候會怕什麼？最直接的就是部族和部族間的不友好，尤其是互相出草的行為。什麼老鼠、動物都不怕，都給他打死，只有怕殘殺那種的，只有怕殺人。

（二）毛利族

規範：在毛利的社會誠實相當重要，母親用一再告誡以及測驗誠實度的方式教育孩童誠實的重要，另外一方面這也是對物品所有權的教育。父母親的教養態度是相當一致的。希望孩子有禮貌，做個善良的人。

每個人都是參與家庭工作的一分子。毛利族無論夫婦、姊妹都喜歡在一起工作，增近彼此的深厚情誼。

自然知識：在工作中也學得相關的價值觀念和生態知識，使得孩童以和平共處的方式對待動物。對於自然的資源並不是予取予求的，如只取一餐的量、第一次的收穫歸還給大地表示感激。

森林是學習自然知識的豐富場域，需對自然的尊敬，森林是毛利人的寶庫，充滿生活所需的資源。

部落的知識：從現代眼光看部族時代的敵對交戰是殘忍的，那是因為對當時的背景不了解。有智慧的祖父告訴孩童：不要讓過去的事成為你心中的陰影。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在 Waikato 和 Taranaki 省之間的 Mokau 河的界線並不為我們毛利所接受，那是 Pakeha 定的界線。無論是什麼頭，各種頭部是毛利族認為最重要的地方。（Heeni）

超自然：Heeni 八歲約是 1920 年，毛利族仍非常重視靈魂的力量。以傳統毛利方式教養長大的她，對這些事並不感到奇怪，知道那是靈魂的力量。甚至更小的時候就知道，真正無所畏的力量是來自於何處。至高的存在是治療的力量來源，祈導維繫了自己和毛利的思想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對於人世中人事現象的了解應該是沒有結論的，研究報告出現的結論，不過是研究者在所處歷史、文化、社會脈絡中，所提出的暫時詮釋。訴說了解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沒有機會同時陳述與自身的了解同步存在的困惑與限制，如果思索不出了解之後能引發的行動，所有的訴說也是枉然。（蔡敏玲，1996）原住民實際傳統的生活經驗敘事探究，對於原住民幼童教育的思維或實踐有何啟示？對照二國原住民耆老的生活經驗，以及目前紐西蘭的毛利教育可發現，臺灣自殖民後至今，尚未有真正符應原住民需要的原住民幼童教育。透過本研究所得之啟示為：當前原住民幼童教育，需透過正式的教育，讓未來的原住民幼童教育者，皆能了解傳統泰雅幼童教育的面貌。

第一節 結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臺灣與紐西蘭的原住民正都面臨被殖民的命運，幼童對於受教場域的改變是前所未遇的，面對日本人和歐洲西方文化劇烈的撞擊，臺灣與紐西蘭的原住民幼童教育各有相同與不同的回應做法。

一、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類似的地方

（一）從自然界中探索獲得快樂與滿足

大自然對於當時的原住民孩童而言是最主要的活動場域，尚處於剛被開發破壞的階段，仍可接觸到許多純淨不受污染的自然環境，從中獲得探索自然知識的寶藏，大多數的孩子回應是快樂與滿足的。從敘事的描述中可看出當時原住民孩童對自然世界的體驗非常豐富。

（二）訓練獨立自主的角色責任

那個時代的孩童必須面對生存環境的惡劣、疾病的威脅和至親的死亡，很早就必須經歷生命與生存的磨練。

無論是泰雅族或是毛利族從小訓練孩童獨立是共同的做法。泰雅

族的孩童從小就很獨立，大人不在家時，也能自己處理吃的問題。有些孝順的孩子還會主動分擔生活世界的重擔。身為男孩與女孩各有其成為男人和女人該學習的事。

當時原住民對於性別的美麗與勇武的解釋截然不同於現在的觀念和價值。例如毛利敘事中雖提到但文獻中看到的紋面，不僅是區分族群的重要特徵，也是性別角色的表徵。

（三）遵從教育關係人的訓誡

對於自己所犯下的不良行為，原住民的孩子幾乎都是非常順從的接受教育關係人的訓誡，會對自己的錯誤內心不安，非常淳樸善良。

通常原住民孩童對教育關係人的看法是非常相對和直接的，亦即教育關係人對孩童好，孩童就喜歡教育關係人，孩童的感受是最直接的，無論是父母親、日本人、歐洲人，或是不同的性別、年齡和種族。家中是不是充滿愛的氣氛，長輩是不是以身作則都影響了孩童。

（四）以觀察作為學習的方法

原住民孩童知識技能學習的方式，大部分都是用觀察的方式學習。「有跟長輩在一起就比較知道。沒有跟長輩在一起就不知道。」泰雅族的 Dabas 做了最好的解釋。

大部分的原住民幼童，會和家族的人一起生活，其一言一行自然成為幼童模仿、學習的對象。泰雅族 Gumu 的敘事中，雖然失去父母，缺少母親教導傳統教育的機會，但是哥哥和鄰居甚至日本人都會一起照顧她、關心她，並不會遺棄她或使她成為真正的孤兒。

在毛利族的敘事中教育幼童的是整個家族的力量，親族之間的關係聯繫非常親密，教育關係人不只是父母親，長輩、親族的教育力量更大。連蓋新房子的時候，住在其他族區的親族都會回來幫忙，貢獻自己的力量於群體。因為父母親對毛利文化的致力和實踐，家族長輩的以身作則，使幼童更人認同成人的行為。

（五）言語勸戒是教育規訓的手段

無論是臺灣原住民或是紐西蘭原住民，其管教孩童的方式大多很溫和，最常用的是訓誡的方式，很少會體罰孩子。敘事中的泰雅族父母都非常疼愛小孩，尤其是父親會打孩子的真是不多見，若是要打孩子也大都由母親執行。這或許是因為泰雅族傳統所說：孩子是從母親而生有關。

（六）生活技能是主要的學習內容

生活技能的學習是原住民幼童自小學習的內容。泰雅族幼童會學習的知識技能主要是農事、編織。射箭、歌舞、揸籃等技能則需具專門技能的人教導。而毛利族幼童學習的知識技能主要為農事、編織、收集食物和傳統規範。另外建築繪畫、音樂等則需具特殊技能的人才有機會學習。

（七）家族聚會是共同學習科目

家庭是原住民幼童教育的基本單位。當時原住民幼童生命經驗中教育場域包括住家、附近鄰居、田地、聚會和周圍的自然環境。其中，毛利族幼童的生活場域則更受整個家族的影響，孩童很少自己一個人生活，通常都是整個親族一起活動。

泰雅族族人的聚會通常是在狩獵、收成、婚慶時共聚在家裡空曠的地方，大人喝酒慶祝、歌舞歡唱，幼童則在一旁觀看。毛利族的聚會則特別重視家族集會，除了有設置固定的集會所 marae 外，所有的家族的悲歡都一起在集會所分享，家族對毛利人是非常重要的。藉著聚會孩童能聆聽到許多關於傳統的規範。

（八）重視幼童的品德教育

在知識場域中，泰雅族的規範大多由父母親所教導，特別重視服從、勤勞、誠實和善良等優良的品德教育。而毛利族同樣重視品德的規範，希望幼童具有誠實、善良、有禮的行為，勤奮工作成為參與家庭工作的一分子。

二、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不同的地方

(一) 對殖民者幼童教育的回應方式

1. 逃避與順從日本殖民者的幼童教育：泰雅族的孩童面對日治殖民時代有的回應方式是選擇繼續過原來原來跟隨父母親的農耕生活。也有些孩童順從的接受日本教育，對生活在二個世界不以為忤，更有對沒受到教育而感到遺憾。
2. 積極面對與接受西方殖民者的幼童教育：毛利族的孩童則對歐洲人的殖民教育受到父親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對於自己所受過的教育抱持很高的價值，感受到受教育對自己的好處。認為無論是在什麼教育體系，都是一種學習。不只要學自己的語言、文化，也要了解別人的語言、文化為何，都是為環境所需的。

(二) 原住民幼童教育的重要教育關係人

1. 父母親最主要的教育關係人：臺灣原住民泰雅族幼童傳統學習的教育相關人最主要的是父母親，其次是兄弟姊妹和親戚長輩，教導幼童服從長輩、生活行為知所節制和了解適合活動的場域。
2. 整個家族都是孩童的重要教育關係人：而紐西蘭原住民毛利族幼童傳統教育的關係人則為整個家族，尤其是父母親與親族長輩的教導，是維繫毛利部族幼童教育的重要教育關係人。

(三) 對自然生態抱持不同態度

1. 對自然生態無所畏的態度：泰雅族幼童是在崇山峻嶺、山高水急的自然生活領域之中所孕育，日本殖民者帶來精確的時間、年齡觀念，和因循自然法則而生存的泰雅人完全不同。另外，只是根據敘事，看不出泰雅族有任何愛護動物、敬畏動物的行為，原本依時序入山林，取所足夠的價值已在時代變遷中斷裂。
2. 以和平共處的方式對待生態：毛利族幼童的自然生活領域為平緩的河岸和森林，在工作中學得相關的價值觀念和生態知識，使得孩童以和平共處的方式對待動物。對於自然的資源並不是予取予

求的，如只取一餐的量、第一次的收穫歸還給大地表示感激。森林是毛利人的寶庫，充滿生活所需的資源森林，是學習自然知識的豐富場域，需對自然的尊敬。

（四）對超自然存在的依存

1. 超自然存在對泰雅族幼童的約束已式微：依照許多的文獻紀錄，臺灣原住民和紐西蘭的毛利對於生病時的處理方式原本相同，即認為疾病或災害是因為 utux 的力量造成的，所以會頌唸咒語驅除或祈求解厄。但是當時的泰雅族根據敘事並不見這樣的做法。超自然領域的教育，在當時社會群體規範、制度典範和儀式行為集體受到時代衝擊的年代，超自然對泰雅族人的約束已式微。
2. 毛利族幼童尊崇超自然的力量：被殖民較早的毛利族根據敘事在二十世紀初還維持借助超自然的靈力，來治療生病或受傷的人。而毛利族孩童仍相當重視超自然的力量，重視靈魂的力量。

第二節 啟示

現代臺灣的原住民和當時的原住民真的有相當大的文化斷層。任何族群、文化、語言的消失，就如同在生態系物種的受損一樣，對整個人類文化基因的演化，造成難以估計的影響（大衛·克里斯托，周蔚譯，2001）。在歷經殖民政權、國家教育體制後，原住民已從主人淪為邊緣人，原住民的幼童更是弱勢中的弱勢，最容易受到忽略。當身負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老人一個個凋零，原住民文化還有生存的機會嗎？從老人們的幼童教育經驗有一些啟示：

- 一、 **原住民老人生態智慧是幼童教育的根基：**重視所剩無幾的原住民老人生態智慧。一群生活在這個土地上至少上千年所累積的民族智慧，應極力的搶救保留。文化的消失，不僅是原住民幼童教育根源的喪失，更是所有人類文化資產的損失。毛利族對傳統文化保存的自覺，在他們的學前教育機構 - 語言巢可得到驗證，不僅有聚會所（marae），還有專供傳統文化諮詢的毛利老人駐校。可見原住民長老的重要，更何況這一些老人的幼年記憶，是具有傳統原住民文化的父母親所傳承給他們的。
- 二、 **自然環境是原住民幼童重要的教育場域：**自然環境對原住民的幼童來說曾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場域。一草一木、一蟲一獸、山林溪川在在都是祖先留下來的智慧。真正的原住民幼童教育，不只是建設一所有原味風格的學校，更應完全以原住民的文化為主要內容，以浸滲在原住民的觀念、思考、價值中為根基，再去接觸社會的主流文化或其他的文化。否則，學前教育向下銜接的結果，只是帶給原住民幼童提早接受自己文化淪亡的教育。
- 三、 **教育的實施應還給原住民幼童文化延展的空間：**目前的原

住民教育已脫離部落的生命節奏和空間組織，以時間的不可回溯，歷史的不可回溯。過去時代造成文化斷層的悲劇，不可再演變為今日文化斷根的遺憾。站在臺灣 60%的原住民散居地看，原住民是真正適應了臺灣這片土地幾千年的族群。整個社會大環境應還給原住民生存的空間，讓弱勢的原住民幼童重拾歷史上曾有的自信。

四、原住民幼童教育必須由全民共同承擔：原住民教育應包括對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進行原住民傳統文化、歷史、生態智慧等的教育。尤其是和原住民幼童教育相關的現代教育關係人，包括父母、老師、教育學者、教育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等都應必修原住民教育，真正去了解這塊土地上傳承數千年的智慧。

五、原住民幼童教育工作者應重新凝聚部落社區的共識：依照臺灣原住民的現況，原住民部落社區仍是重新凝聚原住民傳統幼童教育共識的最理想所在。但是如何使原鄉的幼童父母生計得以保障，最直接關係著原住民幼童的教育。另外，原住民本身要更積極努力，從社區中發展出原住民的文化傳承。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具有文化特色的原住民幼童教育能否存在，端視整體社會是否如紐西蘭社會那樣具有反思與包容能力。原住民幼童的尊嚴和自尊受到威脅，並非先經過自我文化認同後所做出的選擇，若其能對自身文化有所了解，當身處強勢漢文化時就不至於太過自卑了。因為文化身分不但提供成員有意義的選項，而且文化的衰頹，會減少成員的選擇和機會，文化認同提供自我認同一個穩定的基礎和安全的歸屬感，如果一個文化被普遍尊敬，其成員之尊嚴和自尊自然也會不受到威脅。

對未來研究，研究者有下列幾點建議：

- 一、 加強原住民族語教育的研究：語言是決定一個文化是否存活的最重要指標，原住民語言的存亡，通常就是該語言所屬文化最重要形式的存亡。因此，落實原住民族語教育，已刻不容緩，而探索落實族語教育的確切之道，更屬當務之急。
- 二、 對於原住民生態文化作深入了解：深入探討原住民生態智慧與幼童教育的關係，如何傳承與大自然維持和諧密切的關係，亦是主體社會應學習的範疇。
- 三、 擴充研究探討的範圍：本研究僅囿於泰雅族原住民，但是，臺灣複雜與多樣性的原住民族流傳的文化精髓，是為世界難得之研究珍寶，亟需整體社會共同投注研究心力。

附錄一：訪談對象、時間、地點

編號	族別	族名	部落	性別	年齡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備註
1	泰雅族	Bagan ' Gidan	Doda(平靜) 人	女	76 歲	2001.11.09 12:30~14:30	仁愛鄉 平靜部落	
2	泰雅族	Gumu ' Nobas	Lugudaya (平和) 人	女	88 歲	2001.11.09 15:00~18:30	仁愛鄉 平靜部落	
3	泰雅族	Robo ' Walis	Doda(平靜) 人	女	83 歲	2001.11.09 15:00~18:30	仁愛鄉 平靜部落	
4	泰雅族	Dabas ' Wadan	Dluwan (平昇) 人	女	86 歲	2001.11.09 15:00~18:30	仁愛鄉 平靜部落	
5	泰雅族	Dagun ' Demu	Doda(平靜) 人	男	89 歲	2001.11.10 09:00~11:30	仁愛鄉 平靜部落	
6	泰雅族	Basau ' Wadan	Dluwan (平昇) 人	男	84 歲	2001.11.10 12:30~14:00	仁愛鄉 平靜部落	
7	泰雅族	Chili ' Dura	Doda(平靜) 人	男	91 歲	2001.11.17 14:00~16:00	仁愛鄉 春陽部落	訪談資料作為 參照用
8	泰雅族	Wugan ' Bawan	Lugudaya (平和) 人	男	81 歲	2001.11.23 19:00~22:00	埔里鎮受 訪者家中	

附錄二：訪談記錄表

紀錄人： 日期：

原住民名字		性別		年齡	
地 址		電 話			
家庭結構：					
被 教 育 的 經 驗					
訪談問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族名？年齡？目前家庭狀況？接受教育經過？ 2. 小時候的環境是怎樣的？（住在哪裡？家裡有什麼、住在一起的家人、建築的樣子、房子的配置、飲食、穿著、交通工具……）現在還看的到嗎？ 3. 小時候的事還記得什麼？那時候學些什麼？或還記爸爸媽媽族裡的長輩教過你什麼？那時候和你最親近的長輩是誰？（分別是幾歲？） 4. 父母親管教的方式？曾經因為什麼被處罰或讚美？處罰的方式？讚美的方式？ 5. 老人家曾說過什麼事可以做或什麼事不能去做，類似的訓誡或是其他的禁忌嗎？ 6. 小時候有哪些好朋友？你們常去的地方？玩過的遊戲？唱過的歌？ 7. 小時候你最喜歡的人（事）？最討厭的人（事）？最害怕的人（事）？ 8. 小時候部落裡去接受教育的人，需要什麼條件？通常家庭環境如何？是什麼身分地位的人？ 9. 小時候部落裡有沒有固定要做的活動或是慶典祭儀？會在這裡舉行？小孩子在活動或慶典祭儀時做些什麼？ 10. 以前常看見的動物、植物有哪些？ 11. 影響你最大的人或事是什麼？ 12. 對於現在小孩子的教育環境有什麼看法？希望小孩子學些什麼？ 					

附錄三：訪談問題之一

受訪者：mBGan · Gidan 76 歲 Doda (平靜) 人

訪談問題：

- Q：阿媽你幾歲？民國幾年生的？
- Q：阿媽，我想問小時候的事情，大概你六歲以前。
- Q：有沒有什麼事情你記得比較清楚的？
- Q：你們的田地附近嗎？
- Q：現在去的那個田嗎？
- Q：你媽媽以前是帶你去那裡喔？
- Q：現在種什麼東西？
- Q：阿媽妳是算這裡的人嗎？這個部落叫什麼？
- Q：Doda 不是分三個部分？你們這邊叫什麼？
- Q：阿公住的那個地方叫做什麼？Demu 阿公啊？
- Q：中間那個叫什麼？
- Q：妳是這邊的人（指 Tmbalaha）？
- Q：妳幾歲去唸書的？
- Q：在那裡唸書？平靜嗎？
- Q：那時候就叫做平靜國小嗎？
- Q：日本老師嗎？
- Q：那妳沒有去上學以前呢？
- Q：妳都自己玩嗎？還是很多朋友？
- Q：那你們以前都玩什麼樣的遊戲？
- Q：還有玩什麼遊戲？
- Q：分兩隊？
- Q：比賽嗎？
- Q：誰教妳織布的？
- Q：那個要不要學？大人教了就會玩嗎？就是看了很多小孩子就一起玩？
- Q：男生玩不玩這個？男生不玩只有女生玩這個？
- Q：那織布的方法跟織大的布一樣嗎？
- Q：把那個玩具當作學習？
- Q：現在有很多花樣？那以前呢？
- Q：以前沒有去讀書的時候是不是要在家幫忙做些什麼？
- Q：去接媽媽？走路喔？
- Q：為什麼要去接媽媽？幫她拿東西喔？
- Q：媽媽去哪裡？
- Q：不是在家裡附近的田？
- Q：妳小時候會幫忙揸嗎？
- Q：阿媽，妳有幾個兄弟姊妹？
- Q：以前妳媽媽生幾個？
- Q：不是種花生的田（指媽媽揸很重的東西，跌倒時壓死弟弟的田）？
- Q：河流裡面有沒有很多東西？有魚嗎？
- Q：你們會吃那個嗎？
- Q：不會危險嗎？
- Q：可以去看看嗎（阿媽養的鳥）？

- Q：Bubura（鳥的原住民名字）是什麼意思？
- Q：哪裡像香蕉（Bubura 是香蕉的意思）？
- Q：以前稻田裡去接媽媽，會不會有時候沒有去接一個人在家裡？一個人在家裡要不要自己煮飯？
- Q：妳多大的時候會煮飯？
- Q：還有吃什麼？
- Q：Matsu（小米）？是日本話嗎？
- Q：山地話叫松鼠什麼？
- Q：很多嗎？
- Q：誰種的（杉木）？老人家種的嗎？
- Q：阿媽這裡有 Hinogi（檜木）嗎？
- Q：小時候是住石板屋還是木屋？
- Q：小時候有住過嗎？
- Q：小的時候會玩玩具織布、煮地瓜，還有呢？
- Q：很少吃肉嗎？
- Q：有慶典活動嗎？辦活動慶祝村子很多人一起？
- Q：慶祝的歌會唱嗎？
- Q：小孩子唱得好玩的有沒有，不是日本歌，是原住民自己的童謠？
- Q：小時候有沒有學一些原住民的歌？小孩子的歌有沒有？
- Q：小時候要煮飯，到田裡面，還有沒有要幫忙其他的事情？
- Q：阿媽你們小時候爸爸媽媽會不會打你們？
- Q：那時候妳多大？
- Q：有做過小米酒嗎？
- Q：媽媽沒有教妳嗎？
- Q：以前做酒是放什麼東西？
- Q：放什麼東西？去山上找植物嗎？
- Q：以前打獵回來大家一起喝酒跳舞有沒有在一個一定的地方？
- Q：那個地方現在在哪裡？
- Q：有沒有一個廣場？

附錄四：訪談問題之二

受訪者：Gumu ` Nobas 88 歲 Lugudaya (平和) 人

受訪者：Robo ` Walis 83 歲 Doda (平靜) 人

受訪者：Dabas ` Wadan 86 歲 Dluwan (平昇) 人

訪談問題：

Q：會不會聽國語？

Q：你要在這裡講嗎？

Q：你走路還有力量走嗎？

Q：你的眼睛不是很好？

Q：你跟 Robo ` Walis 相差幾歲？

Q：你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的就不要說。

Q：說說小時候的事，6 歲以前，有唸書嗎？

Q：7 歲以前是不是跟爸爸媽媽在一起？在玩什麼？

Q：那時候玩什麼玩具？

Q：有玩織布嗎？

Q：織布外還有工作嗎？

Q：跟爸爸媽媽在一起要不要幫忙做事？

Q：有兄弟姊妹一起嗎？有幾個？

Q：跟兄弟姊妹在一起會做什麼？

Q：玩具裡面有什麼東西？

Q：幾歲離開 Tarugu 的？

Q：18 歲在 Tarugu 做什麼？

Q：你是不是在家煮飯或幫忙洗衣服？

Q：去哪裡買染色的，以前沒有在賣啊？

Q：很小的時候還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時候，跟部落的小孩都做些什麼活動？

Q：會不會爬樹？游泳？

Q：爸爸媽媽有沒有打你？

Q：別人的父母會打小孩嗎？

Q：主要的食物是吃什麼？

Q：打獵回來會不會跳舞、唱歌慶祝。

Q：記得歌嗎？

Q：那一句、二句也好。

Q：你幾歲？

Q：幾歲爸爸媽媽不在？

Q：幾歲會 (Mglasu) 織布 (Dminun) ？可能是幾歲？十多歲嗎？是不是你媽媽教的？

Q：幾歲嫁過來？

Q：你們以前玩什麼？

Q：跳舞誰在教？

Q：很多人嗎？舞步一樣嗎？

Q：有沒有固定的祭典？

Q：一年一次有沒有什麼祭典？

Q：去打獵回來是去哪裡跳舞的？

Q：除此之外，有沒有小孩唱著玩的歌

Q：怎麼唱？去田裡。
Q：那你怎麼知道？
Q：這是結婚唱的嗎？
Q：小時候有沒有玩石頭什麼的？
Q：長輩會打人嗎？
Q：你的爸爸媽媽會不會打你？
Q：日本時代幾歲去讀書的？
Q：剛剛去一年級嗎？
Q：去唸日本書有沒有繳錢？
Q：有沒有教唱歌跳舞？
Q：以前有沒有在日本人那裡學或我們山地自己有沒有學（唱歌跳舞）？
Q：幾年級的事（指 Labai`Walis 的事）？
Q：Labai`Walis 哪裡的人？
Q：記得最小最小的事是什麼？你小時候還有什麼玩的？你去學校以前？
Q：以前吃什麼？
Q：有沒有去水邊玩？
Q：打獵回來，小孩子會參加跳舞唱歌嗎？
Q：可不可以在旁邊看？
Q：小時候生活上有沒有什麼禁忌？什麼規矩？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Q：還有什麼不能做？
Q：為什麼小孩不能吃（指雞腳、翅膀、雞腳等）？
Q：小時候還有什麼印象很深的事？
Q：不能吃的部分能再細說嗎？
Q：什麼原因有那樣的規矩？
Q：那腳和翅膀呢（不能吃的的原因）？
Q：Dabas 還有沒有你們以前小時候的事，玩石頭、丟石頭？
Q：什麼時候會唱（換工的歌）？
Q：你們小時候應該有童歌？
Q：有沒有哄小孩的歌？
Q：小孩子期待什麼事？高興或喜歡的？
Q：大人工作，小孩子在家做什麼？
Q：有分男孩子、女孩子玩的嗎？
Q：女孩子玩什麼？
Q：有沒有玩一些自然的玩具？
Q：大人教小孩子什麼禮貌？
Q：你們應該還知道以前的什麼事？
Q：小孩子不可以做的？
Q：怎麼去對待動物？
Q：會不會傷害昆蟲、蛇，他們有靈魂嗎？
Q：對大自然的什麼特別尊敬？
Q：有沒有尊敬彩虹？或者是什麼？
Q：以前的人怕什麼？
Q：有怕自然界的嗎？
Q：再說一說洗衣服的葉子。

- Q：那時候穿什麼？
- Q：冬天怎麼辦？
- Q：有被子嗎？
- Q：有動物做的毛皮嗎？
- Q：不穿內褲？
- Q：穿到什麼時候（指傳統的山地服）？
- Q：以前結婚幾歲？
- Q：當時還有紋面嗎？
- Q：會不會很想紋面？
- Q：紋面是什麼意義？
- Q：有條件嗎？
- Q：會做酒嗎？
- Q：很小就會算數嗎？
- Q：我們先到這邊結束，天黑很晚了。

附錄五：訪談問題之三

受訪者：Dagun Demu 89 歲 Doda (平靜) 人

訪談問題：

Q：阿公幾歲？

Q：運動會（指霧社事件）的時候幾歲知不知道？

Q：運動會的時候穿什麼衣服。

Q：阿公有沒有讀過書？

Q：為什麼不去讀書？

Q：要幫忙種田嗎？

Q：幾歲的時候要幫忙？

Q：以前沒有仔細在計算年齡？？

Q：阿公知道爸爸媽媽那一代還有在紋面的嗎？

Q：那是什麼意思？

Q：小時候有沒有玩什麼玩具？

Q：日本人來才有的嗎（指陀螺）？

Q：媽媽教的嗎（指口簧琴）？

Q：有幾個兄弟姊妹？

Q：有什麼禁忌？

Q：什麼是壞事情？

Q：什麼時候可喝酒？

Q：小時候有射箭嗎？

Q：會把它當遊戲嗎？

Q：什麼時候會練習射箭？

Q：在部落裡面嗎？

Q：阿公小時候有沒有害怕過什麼？

Q：以前長輩打獵是不是都會好幾個人去？

Q：回來打獵的野獸會自己分還是很多人？

Q：會跳舞唱歌嗎？

Q：整個族人部落嗎？

Q：阿公會唱嗎？

Q：小孩子會不會參加唱歌跳舞？

Q：有沒有一些歌小孩子唱著玩的？

Q：有沒有爸爸媽媽教小孩子唱的歌？

Q：唱什麼歌？

Q：小時候常跟爸爸媽媽出去，還是爸爸媽媽出去工作小孩子留在家裡？

Q：沒有自己的地嗎？

Q：爸爸工作是自己留在家嗎還是媽媽照顧？

Q：爸爸媽媽會打你嗎？

Q：有沒有做錯過什麼事被打？

Q：生病的時候怎麼辦？

Q：沒有吃山上的植物？

附錄六：訪談問題之四

受訪者：Basau Wadan 84 歲 Tarugu (靜觀) 的 Dluwan (平昇) 人
訪談問題：

- Q：比較小以前比如說 10 歲以前有沒有學什麼？
- Q：不工作的時候在家會做什麼？
- Q：玩什麼？和誰一起玩？有特別的嗎？
- Q：最喜歡玩什麼？
- Q：那麼小為什麼就想工作？
- Q：誰帶你的（指嬰兒時就沒有媽媽）？
- Q：爸爸會不會打你？
- Q：除了不去工作，有沒有因為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被打？
- Q：有沒有做壞事偷東西欺負小朋友被打？
- Q：不一定打，有沒有因為做過什麼事情被處罰？
- Q：田在哪邊？
- Q：什麼顏色的鳥？
- Q：爸爸有沒有告訴你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
- Q：有沒有做什麼事被爸爸讚美？
- Q：看到的老人家都有紋面嗎，是什麼意思？做什麼事才會畫？
- Q：小時候吃的東西很少，阿公會不會去找一些可以吃的植物、果子來吃？
- Q：是不是小時候就知道不應該去拿別人的東西？
- Q：有沒有打仗？和誰打？
- Q：部落很多人去嗎？
- Q：自己想去願意去嗎？
- Q：山地人去了多少人打戰？
- Q：有沒有兄弟姊妹？
- Q：以前有幾個兄弟姊妹？
- Q：以前去當兵爸爸同意嗎？
- Q：知不知道霧社事件有參加嗎？
- Q：阿公覺得日本人好不好？
- Q：會什麼喜歡你？
- Q：小時候會爬樹去玩嗎？
- Q：也會去玩水嗎？
- Q：有跟爸爸去打獵嗎？
- Q：有看到哪些動物？
- Q：鹿？身上有斑點嗎？
- Q：爸爸小時候有沒有特別教一些什麼東西？比如說教田裡面的事或是教家裡面
的事，或是學什麼技術？
- Q：以前會幫忙作家事嗎？
- Q：衣服用什麼洗？
- Q：用種子還是葉子？
- Q：附近有嗎？
- Q：是不是也會做酒小米酒地瓜酒？
- Q：會不會做地瓜酒？以前會不會去找野菜來吃？

附錄七：訪談問題之五

受訪者：Chili ` Dura 91 歲 Doda (平靜) 人

訪談問題：

Q：阿公幾歲？

Q：阿公的山地名字？

Q：阿公本來是這邊的嗎？

Q：阿公到這邊（指春陽 sakura）的時候幾歲？

Q：本來住在平靜的什麼地方？

Q：全部都遷過來了嗎？

Q：是多少人？

Q：阿公唸過書嗎？

Q：阿公知不知道紋面是什麼意思？

Q：幾歲紋的？

Q：有沒有說誰不可以紋？

Q：有沒有說男孩子要一定很會打獵，女生要一定很會織布才可以紋面？

Q：阿公還記不記得小時候的事情？還記得以前小時候的什麼事嗎？

Q：幾歲的時候可以跟老人去打獵？

Q：誰教你的（指用石頭打老鼠）？

Q：爸爸還有教你什麼？

附錄八：訪談問題之六

受訪者：Wugan` Bawan 81 歲 Lugudaya (平和) 人

訪談問題：

- Q：阿公你幾歲？
- Q：阿公你記得你什麼時候生的嗎？
- Q：你小時候住哪裡？
- Q：全部的名字？
- Q：那個學校，教育所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 Q：你知道日本人什麼時候去到平靜那裡的嗎？
- Q：那你 12 歲以前呢？
- Q：山上是在哪裡？
- Q：在田裡面？
- Q：爸爸媽媽工作的時候你們小孩子在做什麼？
- Q：阿公你記得你有以幾個兄弟姊妹？
- Q：你第幾個？
- Q：現在還在嗎？
- Q：以前也在田裡面工作嗎？
- Q：你們不工作都在玩什麼？
- Q：你記得你玩什麼？
- Q：會釣什麼魚起來？
- Q：是什麼意思？
- Q：你只有釣那一種魚嗎？
- Q：平常除了釣魚以外，你還會跑去哪裡玩？
- Q：那時候開地了嗎？
- Q：如果要從埔里到霧社呢？
- Q：什麼車子？
- Q：你很小的時候有坐過嗎？
- Q：你小時候和誰玩？
- Q：你沒有住在部落哇？玩些什麼呢？
- Q：有很多動物嗎？
- Q：沒有其他的名字嗎？
- Q：頭上有沒有其他顏色。？
- Q：還有什麼鳥？
- Q：什麼顏色？
- Q：山上還看到什麼動物，除了鳥？
- Q：有沒有比較大的動物？
- Q：住的地方有很多樹嗎？
- Q：樹很大嗎？
- Q：大的多粗有比電視粗嗎？
- Q：什麼樹？
- Q：葉子有多大？
- Q：樹幹什麼顏色？
- Q：梅峰、清境那裡有 Hinogi 嗎？
- Q：你爸爸媽媽有沒有紋面？

- Q：你知道他們為什麼紋面，有什麼意思？
- Q：很會打獵才有？
- Q：那時候的部落有多大？
- Q：Galigoya 是什麼意思？
- Q：真的部落在哪裡？
- Q：有頭目嗎？日本時代有頭目嗎？
- Q：是誰？
- Q：有後代嗎？
- Q：頭目的山地話怎麼說？
- Q：清流是霧社事件過去的，全部都去了嗎？
- Q：阿公你知道遷去清流的有幾個部落？
- Q：現在住在那裡的是什麼人，從哪裡去的？
- Q：阿公，霧社事件的時候你多大？
- Q：你記得嗎？你上學了嗎？
- Q：你有去喔？
- Q：你有看到他們殺人？殺很多日本人？
- Q：開槍嗎還是拿刀殺人？
- Q：那時候你們去運動會的時候穿什麼衣服？
- Q：他們不會認錯？
- Q：日本人有哭嗎？
- Q：你有看到莫那魯道嗎？
- Q：在運動會那裡嗎？
- Q：那個時候怎麼可以當頭目是選出來的嗎？
- Q：日本人沒有來以前呢？
- Q：殺哪裡的人？
- Q：跟 Tarugu 靜觀那邊的呢？
- Q：阿公你記不記得沒去教育所前，12 歲以前爸爸媽媽有教你什麼嗎？
- Q：山上，有沒有教山上的一些東西？
- Q：以前開地不是用燒的嗎？
- Q：爸爸媽媽那個時候田有固定嗎？
- Q：日本人來以前種這些（指 Sbjuku（赤楊）、玉米、小米、地瓜、芋頭等。），有種豆子？
- Q：種什麼豆子？
- Q：會長多久？
- Q：去唸書以前老人還有教你什麼？告訴你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或是去山上要注意哪些事情？
- Q：你小時候有沒有爬樹？
- Q：什麼顏色？
- Q：像枇杷嗎？
- Q：小時候有沒有什麼慶典活動？有沒有慶祝？
- Q：除了找那個還有找什麼？
- Q：現在還有原始林嗎？
- Q：到原始林裡去做什麼？
- Q：我看過布農這樣做？

- Q：15、16 歲的時候去山上是一群人嗎？
- Q：去山上去多久？
- Q：去哪裡的山上？
- Q：不是往花蓮那邊去？
- Q：去多久？
- Q：會帶什麼東西回來？
- Q：去山上啊？
- Q：什麼時候去？
- Q：一年有沒有固定什麼時候會去打獵？
- Q：不是因為山地人要喔？
- Q：阿公你記得的事可以記到幾歲？最小的事幾歲你還記得？
- Q：什麼時候回 Lugudaya（平和）的？
- Q：那你的祖先住在哪裡？
- Q：從小的時候你爸爸媽媽管你，你如果不聽話會不會打你？
- Q：爸爸會不會帶你去玩嗎？
- Q：小時候有玩射箭嗎？
- Q：多大的時候？
- Q：用什麼做的？
- Q：人家是誰？
- Q：還有玩什麼？
- Q：平平的嗎？
- Q：還有玩什麼嗎？
- Q：可是你不是說你爸爸媽媽告訴你不要到河裡去玩嗎？
- Q：不是只有一條河流？
- Q：大的河流叫做什麼？
- Q：阿公你會累嗎？
- Q：我是想問你很小的時候你記得的事，不是日本人教你的，是爸爸媽媽或老人家教你什麼？
- Q：那時只有一件衣服，冬天很冷的時候呢？
- Q：冬天合歡山合歡山的山地話叫做什麼？
- Q：Suwan 是什麼意思？
- Q：冬天的時候會下雪？下雪叫做什麼？
- Q：平靜會不會下雪？
- Q：霜叫做什麼？
- Q：冬天很冷你們也穿一件衣服？
- Q：夏天呢？
- Q：小時候沒有去上小學的時候，有學唱歌嗎？
- Q：跳舞呢？
- Q：豐收收成的時候？
- Q：農作物放進穀倉的時候要不要慶祝？
- Q：會聚在什麼地方？
- Q：白天還是晚上？
- Q：那小孩子生下來呢？
- Q：生女孩子要請嗎？會不會重男輕女比較喜歡男生？

附錄九：布農幼稚園鄉土文化教學實施大要

	時間	師資	內容	母語教學	實行背景
第一年 1992	一週一堂 未持續一年	傳道人	1. 故事 2. 歌謠	單字	布幼初成立
第二年 1993	一週一堂 歌舞不定期	1. 媒體工作者 2. 當地耆老	1. 故事 2. 歌舞	成語、俚語、 俗諺、典故	幼稚園立案 通過 社區人士協助
第三年 1994	一週一堂 未持續一年	1. 文史工作者 2. 幼稚園教師	1. 故事 2. 佈置勞作 3. 歌舞	單字 自然界動物 類故事為主	基金會成立
第四年 1995	一整個月	幼稚教師	單元教學 以打耳祭為 中心	未特定開闢 母語課程，而 於單元與歌 曲中配合單 字教學	1. 教師為繳 交作業而 籌畫 2. 一名布農 族教師
第五年 1996	一學期八週	幼稚園教師	單元教學 祭儀民俗、編 織類為主	1. 故事 2. 歌曲 3. 活動如勞 作與扮演	1. 擁有專任 園長 2. 二名布農 族教師 3. 參加幼稚 園評鑑

資料來源：林頌恩，1998

參考資料

中文參考資料

- 大衛·克里斯托(2001)。語言的死亡(初版)(周蔚譯)。臺北：貓頭鷹。
- 山崎繁樹、野上矯介(1988)。1600—1930 台灣史。臺北：武陵。
-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等主編(1996)。教育改革—從傳統到後現代。臺北：師大書苑。
- 尹建中(1995)。少數民族教育--紐西蘭毛利人教育改革個案探討。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1, 129--147 頁。
- 孔文吉(2000)。忠於原味。臺北：前衛。
- 王如哲(1999)。外國教育改革與政策啟示。理論與政策, 13 卷 2 期, 57--83 頁。
- 王家通等譯(1996)。幼兒教育與文化：三個國家的幼教實況比較研究。高雄：麗文。
- 台邦 撒沙勒(2000)。尋找部落主權：文化商品化、智慧財產權與原住民傳統資源權利之探討。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主辦之『生物多樣性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研討會』論文。
- 朱元鴻(2000)。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臺北：唐山。
- 朱敬先(1992)。幼兒教育。臺北：五南。
- 牟中原、汪幼絨(1997)。原住民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 庄明水等(1994)。台灣教育簡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龍華(1998)。紐西蘭原住民與瓦湯頓條約。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9 卷 1 期, 145-182 頁。
- 杜武志(1997)。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板橋：北縣文化。
- 沈明仁(1998)。崇尚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臺北：海翁。

- 沈姍姍 (2000)。國際比較教育學。臺北：正中。
- 汪知亭 (1978)。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商務。
- 周德禎 (1998)。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二)---質性研究，載於陳奎熹主編，現代教育社會學。臺北：師大書苑。
- 林爽 (1997)。紐西蘭的原住民。臺北：世界華文作家。
- 林爽 (1998)。展翅奧克蘭。香港：當代文藝。
- 林爽 (1999)。紐西蘭的活潑教育。臺北：世界華文作家。
- 林再復 (1997)。南半球的原住民--紐西蘭毛利人之研究。聯合學報，15期，35-47頁。
- 林頌恩 (1998)。台東縣延平鄉布農幼稚園鄉土文化教學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 娃利斯·羅干 (1991)。泰雅腳蹤。台中：晨星。
- 姜添輝 (2000)。荷蘭據台時期的教育概況與特性。原住民教育季刊，18期，95-111頁。
- 洪泉湖、吳學燕主編 (1999)。臺灣原住民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 洪雯柔 (2000)。貝瑞岱比較教育研究方法之探析。臺北：揚智。
- 派翠西亞·鶴見 (E. Patricia Tsurumi) (1999)。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初版)(林正芳譯)。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
- 范信賢、謝小苓 (1999)。九年一貫課程中的學生主體性。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九年一貫課程之展望 (頁126-143)。臺北：揚智。
- 徐仁修 (1987)。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臺北：仲一。
- 馬騰嶽 (1998)。泰雅族文面圖譜。臺北：攝影天地。
-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1996)。臺灣幼教世紀發展史學術研討會手冊。
- 張建成 (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臺北：師大書苑。
- 張美麗 (1988)。幼教課程之相關研究探討。幼兒教育年刊，2期，

- 211--223 頁。
- 張家倩 (1999)。紐西蘭原住民教育實施現況。原住民教育季刊, 16 期, 15--20 頁。
- 張善娟 (1999)。中澳原住民教育政策之比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 曹永和 (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
- 曹永和 (2000)。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
- 梁志燊 (1995)。學前教育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盛清沂 (1978)。明鄭之復台、清代之治台。收於林衡道主編, 臺灣史 (頁 117-240 ; 241-488)。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玉峰 (1995)。臺灣植被誌 (第一卷)—總論及植被帶概論。臺北：玉山社。
- 陳伯璋 (1998)。原住民課程發展模式及其應用。課程與教學季刊, 1 (2), 1--14 頁。
- 陳枝烈 (1998a)。原住民地區學前教育現況調查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陳枝烈 (1998b)。臺灣原住民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 陳美如 (2000)。多元文化課程的理念與實踐。臺北：師大書苑。
- 陶東風 (2000)。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
- 黃光雄等譯 (2001)。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臺北：揚智。
- 黃森泉 (2000)。原住民教育之理論與實際。臺北：揚智。
- 黃麗容 (1999)。紐西蘭毛利語之研究--以小學「完全浸滲式」毛利語教學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 葉啟政 (1994)。評論「論評臺灣教育問題」。收於臺灣研究基金會策劃, 臺灣的教育改革 (頁 567-571)。臺北：前衛。
- 葉憲峻 (1993)。臺灣初等教育之演進。收於徐南號主編, 臺灣教育

- 史 (頁 85-132)。臺北：師大書苑。
- 廖炳惠 (1994)。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編譯 (1996)。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一卷 泰雅族。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歐用生 (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潘 英 (1998)。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源流。臺北：臺原。
- 蔡敏玲 (1996)。國小一年級原住民學童在校及在家互動模式之詮釋研究 (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盧美貴 (1992)。幼兒教育概論。臺北：五南。
- 蕭耀松、鄭榮洲 (2001)。臺灣中部地區天主教早期發展史及本土化過程。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中部地區自然與人文互動系列議題研討會論文集」，57-73 頁。
- 薛曉華 (1996)。臺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臺北：前衛。
- 瞿海源 (1994)。論評臺灣教育問題。收於臺灣研究基金會策劃，臺灣的教育改革 (頁 540-566)。臺北：前衛。
- 簡後聰等 (2000)。福爾摩沙傳奇：台灣的歷史源流。臺中：文建會中辦公室。
- 譚光鼎 (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臺北：五南。
- 鐵米拿葳依 (1999)。泰雅賽德克傳統織布文化。本土文化叢書。
- 日文參考資料
- 小泉鐵 (1933)。臺灣土俗誌。臺北：南天。
- 森丑之助 (1917)。臺灣蕃族誌。臺北：南天。

英文參考資料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B. R. Cosin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 England: Penguin Books Inc.
- Best, E.(1934).**The Maori As He Was Manual 4**. Wellington : Dominion Museum.
- Bruner, J. (1996).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ative biograph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No. 17. London: Sage.
- Ewing, J. L. & Shallcra, J. (1970) . **Introduction to Maori Education**. New Zealand :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 Jackson, P. M. (1931) . **Maori and Education of Natives in New Zealand and its Dependencies**. Willington : Ferguson&Osborn Limited.
- Metge, J. (1976) . **The Maoris of New Zealand**. London.
- Metge, J.(1964). **A New Maori Migration. Rural and Urban Relations in Northern New Zealand**. London : Athlone.
- Nigel Prickett (2001) . **Maori origins from Asia to Aotearoa** . New Zealand : Auckland.
- Polkinghorne, D. E.(1995).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J. A. Hatch & R. Wisniewski (Eds.),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pp.5-23).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Schwimmer, E. (1974) . **The world of the Maori**. Wellington :

A.H.&A.W.REED

Simon, J. et al.(1998). **Nga kura Maori Native School 1867-1969**. New Zealand :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Smith,D.G.(1991)。 The Hermeneutic magination and the pedagogic Text , in Short, E. ed. **Form of Curriculum Inquiry** . New York : Suny Press .

Smith,P. (1913) . The Lore of the Whare Wananga. **Memoirs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s 3-4**. New Plymouth : Thomas Avery.

Stafford, D. M. (1996) . **The World of the Maori**. Auckland : Reed Books.

Titi,R.P.(1998) . **Rangimarie Recollections of her life**. Wellington: Huia.

Wharemaru, H. & DuffieHeeni, M. k. (1997). **A Tainui Elder Remember**. New Zealand : Haper Collins

網站參考資料：

Maori Resources <http://www.culture.co.nz>

Statistics New Zealand <http://www.stats.govt.nz>

Te Kohanga Reo <http://www.kohanga.ac.nz/>

Te Puni Kokiri <http://www.tpk.govt.nz>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

紐西蘭教育部 <http://www.minedu.govt.nz/>

教育部 <http://www.edu.tw/index.shtml>

第四世界原住民全球資訊網

<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index.htm>